

普希金小說集

趙誠之譯



*A. Myer*

# 普希金小說集目次

普希金傳略	一
一個驛站的站長	一
假農女	二七
射擊	六七
風雪	九五
郭留興羅村的歷史	一二三
奚勒得沙里	一六一
棺材匠	一七七

目 錄

二

情盜……………一九三

鏹形的王后紙牌……………三四九

別爾金小說集跋……………一



## 普希金傳略

亞歷山大，寫勒格耶微支，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是俄國一位大詩家兼小說家。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生於莫斯科。他的父親和叔父都是有名的詩人。他的母親是當時鼎鼎大名「大彼得之奴」名叫亞伯拉姆（Абрам）的孫女，家裏富而且貴。後來普氏寫了一篇「大彼得之奴」（Апан Терпа Берикого）」就是敘述他母親的祖先的歷史的，可惜沒有作完，就絕筆了！

在十七八世紀的時代，俄國貴族社會盛行一種「傳保教育」貴族子弟盡是請法國教師或保姆來家中教養，所教的功課，除聖經和國文用

俄語外，其餘全用法文教授。所以法文在貴族社會占有大勢力，交際上思想上全用它，本國語幾乎不通行了。普氏是貴族子弟，自然不能例外；所以九歲的時候，他就能讀法文詩了。

普氏家中有一個大圖書館，藏着許多法國文學書籍。他小時性情靜默，不愛說話，每天坐在圖書館裏讀法文詩歌；大詩家的基礎，在小時已樹立起來了。

一八一二年秋，皇村開了一個「貴族學校」，普氏父親便送他入學。在學校裏結識了當時文學界的大人物克拉姆靜（Крамской）郁闊夫士基（Милославский）同學們都特別喜歡研究文學，開學不久，便組織了一個文學研究會。普氏年青學富，同學無不敬仰他。後來學會發行一種手

抄本雜誌，登載會員的作品。普氏第一次發表的長詩：告詩友，頗受文學界的讚美。他的詩人生活，於此開始了。

在學校裏，普氏專門研究文學，對於其餘的功課不甚注意，每逢考試，常不及格。但是學校教員見他有文學天才，也沒有說什麼。一八一五年貴族學校開了一個文藝觀摩大會，文學家街勒沙文（Горьковский）來校參觀，普氏朗誦自作的「皇村回憶」一詩，街氏大受感動，極力誇獎這位青年詩人。從此以後，普氏的詩名，轟動全城。

一八一七年夏，普氏畢業於貴族學校。出校後，便在外交部服務，然對於詩文的工作，并不拋廢。一八二〇年他的長詩盧士郎和留得米拉（Руслан и Людмила）完成後，詩名益發傳揚遠近。可惜當時結交了一

般浮浪少年，染了一場惡病；治癒後，作了一首『更生』詩以自傲。後來陸續作了好些激烈的自由詩，社會上頗爲風行；因此遭政府的忌妒，派他去南方殖民地保護部服務。

普氏剛到南方，又得了一場大病。幸而遇着拉也夫司基（*Левочкин*）將軍往高加索去，便把他帶隨身邊；不但治好了他的病，而且替他說情，准普氏一同到高加索遊歷。高加索風景極佳，最宜於文學家修養。普氏與天然美景接觸了，胸襟益發舒暢。後又到克雷姆半島東岸的古爾祝夫村住了三星期；在那裏著了兩篇長詩：（一）高加索之囚，（二）巴奇薩哈的噴水池（*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ий фонтан*）描寫高加索和克里米亞的天然風景，真是「惟妙惟肖」。

是年九月，普氏轉到奇石業夫（КНИЖОВ）銷假，便在那裏住下。當時他的舊脾氣復發作起來，又相與一般惡少，因此屢次和人家起衝突，竟被監禁一次。出獄後，又猛然覺悟了，痛改前非。整天在家裏研究法英文學，做了許多篇詩：盜兄弟（БРАТЪЯ-РАЗБОЙНИКИ）和采剛人（ЦЕГАНЕ）等篇，都是在奇石業夫作的；並且他又採集了好些塞爾維亞和斯拉夫民族的歌謠，作他自己詩歌的資料。

一八二一年普氏作了一篇名詩，題爲「拿破侖」。次年又作了一篇『詠神巫我列格』（ПЕЧЬ О ВЕЩЕМ ОРЕ）名詩。在這兩篇詩中，流露出俄國文學的「獨立精神」。

一八二三年普氏遷到渥迭薩城，供職於新總督佞變撮夫（ТИХОФОВ）

伯爵府裏。久處僻靜鄉村，新來那繁華的文明社會，又重新賞玩克里米亞南岸的海景，心中的快樂「不言而喻」了！但他是素來自由慣了的人，不能忍受職務的束縛；恰當那位佞總督看不起這等詩人，常時嚴厲的督責他辦理公事；因此普氏心中「大掃其興」。當時警廳發現了普氏給莫斯科友人一封信，言辭稍含憤激的語氣；於是總督便把他在外交部的名開除了，派武裝警察解到卜思可夫省米海洛夫司闊也村（Село Михайло-Бокое）嚴重的監視起來。這個小村莊是普氏母親的故里，風景頗佳。後來地方官漸漸的放任了，便完全等於住在家裏一般。他的好友亞者可甫（Решков）迭爾維革（Дельберг）子爵和卜思成（Пыжин）等常來安慰他；而且還有一個好伴侶，就是他的乳母也住在那裏。每日家聽她講故

事唱歌謠，所以不但不覺得寂寞，并且心中非常快樂，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

普氏軟禁在村中，讀書生活，頗不乾燥。在那裏作了許多短篇詩歌，還作了波利司葛杜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和魯林伯爵（Граф Тушин）兩篇戲曲，又繼續作葉夫格尼俄業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詩的小說；此外還研究意大利文和可蘭經。所以普氏這次雖不幸被禁於小村中，却是他的文學的確進步了不少。

一八二五年俄皇亞歷山大第一（Александр I）逝世，當時革命黨乘機起事，不幸事敗，黨人多被捕殺。普氏聽得這消息，便急把含有憤激言辭的著作完全燒毀，因此沒有被難。到新皇登位，即刻赦了普氏的罪，并召

他進莫斯科，十二分的優待，普氏因得恢復了自由。不久他便加入了莫斯科新聞雜誌社，自然是社中的重要分子了。

一八二八年三月普氏在莫斯科跳舞會中和一位十六歲的女郎娜達里亞 (Tataryn) 相識。這位女郎容貌極美，普氏傾心的了不得。次年三月普氏向她求婚，不幸失敗了；心中大失所望，便跑到高加索，投入派司克維奇伯爵軍中，跟隨上阿爾慈羅姆 (Opreym) 去。他這一次旅行，著成了阿爾慈羅姆城遊記一篇。當年秋季仍回莫斯科；冬季便轉到彼得格勒 (Петербург) 在迭爾維革 (Telburt) 所辦的文藝日報社當編輯。當時他心中還戀愛着前次拒絕他的婚約的娜達里亞，便重新作第二次求婚，誰知竟得她的允許；于是普氏與高采烈的預備結婚，收拾房屋，靜候結婚。



日期來臨。在這高興之下，完成了葉夫格尼俄業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還做了許多短篇小說——風雪（Метель）棺材匠（Гробовщик）一個驛站的站長（Станционный смотритель）假農女（Барышня-крестьянка）……等等和好些詩劇。瘟疫流行時的宴會（Пир во время чумы）石客（Камешный гость）齋客的騎士（Скупой рыцарь）……等等。至於短詩更不消說了。

一八三一年二月五日普氏和他的未婚妻娜達里亞在莫斯科舉行結婚典禮。『燕爾新婚』生活的愉快自不消說了。在那里閑住，他編輯了許多民間故事；新皇十分寵幸他，復命他在外交部服務，允許他進各種檔案收藏處搜集材料，預備作一部歷史。後來他搜得一七七三年到一七七四

年蒲加撒夫(Пугачев)作亂的事跡，便親身到作亂的地方，調查訪問當時的情形，於是著了一部蒲加撒夫叛亂史(История Пугачевского бунта)。這部歷史出版後，得了政府二萬盧布的獎金。後來又把叛亂時代的逸事，加上點理想，編成一部小說名『甲必丹之女』(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ь)，是歷史小說中著名的作品。

普氏一生的著作，固以詩爲最有名，但也極喜歡批評文學。他曾發表了一篇『批評和辯論的條件』，頗受當時文學界的歡迎。

普氏在彼得格勒(Петербург)享大名時，喜歡嘲笑人家，因此有許多人忌妒他。自結婚後，因爲他的夫人年青而貌美，又在交際場中常出風頭，忌妒者更捏造種種浮言，想陷害她。普氏血氣方剛，那裏能够忍受？因此

和法人騎兵軍官丹特士(Dantès)決鬥，親友勸阻無效。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時在黑河附近實行決鬥，不幸普氏受傷極重，藥醫無效。延至二十九日遂與世長辭了。

二月三日葬於聖山烏思平教堂。

一八八〇年春，在莫斯科建了一座巍峩的銅像，以紀念我們的大詩

家兼小說家——普希金。

一九二四，六，三〇，於北京。

普濟金匱略

卷之二

# 普希金小說集

## 一個驛站的站長

誰不咒罵驛站站長？誰不嘲弄侮辱他們？誰不說他們款待不周，傲慢無禮……恨不得連篇累牘的訴說他們的罪狀？誰不以爲他們是人類的蠱賊，狠毒的騙子？甚至以爲他們是模洛基的強盜！但是我們平心而論：驛站站長是什麼？真正是個十四級的苦工！他們保全自己的地位，全靠受得住往來旅客的謾罵和皮鞭，雖然不是常時的。（這層我要憑讀者的良心，不可只聽一面之辭。）侯爵瓦結姆士基把他們滑稽的叫做「執政者」。

究竟他們的職務是什麼？難道不是一件真正的苦役嗎？無論白天或夜晚，他們都沒有一刻的安閑！我們旅行的時候，一切的苦惱全堆積起來了，旅客却轉報復在站長身上：惡劣的天氣，濘泥的道路，頑固的車夫，不善走的馬……一切都歸罪於站長。這難道不使他够受的嗎？旅客走進他的貧苦的住宅，呼茶喚水，指東罵西，看待他如仇敵一樣。他只好避開那不速之客罷了。但是假使沒有了呢……上帝呀！多少的辱罵，多少的威嚇，集中於他的身上呵！在下雨飛雪的天氣，他也不得不在院裏奔忙；只有在暴風雪和聖誕節的時候，他纔得在屋外間兒稍微休息一會，藉以避開寄宿者的叫嚷和喝責……要是大將軍來到了，那戰慄的站長連忙把郵車上的馬，給他駕上兩輛餘賸的三套馬車。大將軍走了，也沒有對他說一聲：『謝謝！』

過了五分鐘，鈴聲響了，差官把驛馬證券往棹上一扔就走了。——如果我們仔細的考究這些情形，我們的心，不但不憤怒，反覺得真正的可憐！

最近二十年以來，俄國的名勝地方，我都游遍了。幾乎所有驛站的大路，我都認識。驛站站長的臉貌，我不認識的很少，而且有許多和我很要好的。我打算把旅行時所觀察的有趣味的材料，整理好了，不日發表。現在我只說社會上對於站長的階級，大多數是藐視的，錯誤的。這一般被誣謗的站長，大部分是平和的人；生性是忠勤的，愛社會生活的，是很講禮的，卑謙的，並不是什麼崇拜金錢的人。從他們的談話，（可惜過路老爺們不屑於聽）可以得着許多學問和教訓。至於我呢，我承認，我很喜愛他們的談話，比什麼六級官的話愛聽多了。

讀者見我如此袒護驛站站長，很容易猜到在這般可敬的站長中，我一定有幾位好朋友。不錯，他們隊裏有一個站長的印象，深刻於我的腦筋裏，永久不能忘却。從前我很熟習那些情形，現在我打算把他的事情對親愛的讀者談一談。

一八一六年五月，我從某驛路往省城去，那條驛路現在已經撤消了。我做的是一個小官，只有力量支付兩匹馬的驛站旅費。站長見我官小，待我很不恭敬。我常時同他爭論，據我的意見，這是權利上我所當然的。站長把給我所預備的馬，套上一位大官老爺的車，他這種卑鄙和胆小的行爲，我非常憤恨，但也無可奈何。到了省城，在省長的宴席上，菜蔬豐美，僕人輪



流遞上。但是我的官階很小，他們故意把菜盤遞到末尾才給我——固然。我是不慣使僕人的。這兩件事，我想是一定的理吧？是的，小官是要尊敬大官的。難道僕人就不該尊敬我了嗎？閑話休提，現在且談我的小說吧。

那天天氣很熱，離驛站不到六里地，就落起細雨來。霎時間，大雨如注，連貼肉的汗衫都濕透了。到了第二站，頭一件擔心的是趕快換衣服，其次就是請站長預備茶水。「喂，杜孃！去預備開壺；拿些奶油來！」站長剛說完這兩句，從屏風背出來了一個十四五歲的姑娘，跑向大門口的走廊去了。我一見她的美貌，不禁黯然消魂！我問站長道：「這位是你的女兒吧？」——「不錯，是我的女孩兒。」他回答，帶着自愛的神氣。「而且她的聰明和活潑完全同她的已死的母親一樣哩！」他便動手謄寫我的驛馬證券。我拾

頭周圍望望屋裏的陳設，雖然裝飾得俗陋，但很清潔。壁上掛着幾幅圖畫，都是畫着浪子的歷史。第一幅上：一個可敬的老頭，戴着寢帽，穿着寢衣，正在送一個心神不安的青年。那青年連忙接受他的錢袋和祝福。第二幅畫的更好，顏色鮮明，栩栩如生。那浪蕩的青年靠着桌子坐着，好些詐騙的男朋友和無數婦女圍繞着他。第三幅上：畫着那浪費的青年，穿件襤褸的衣服，戴頂三角帽子，替人牧豬，正在同那些豬一塊吃飯。他臉上露出深憂和後悔的神情。最後一幅：他已回到家裏，跪在父親面前。慈善的老頭仍是穿着前面的服裝。在遠景中，一個廚子正殺一口小肥牛；浪子的長兄問僕人高興的緣故。每一幅畫的下面，附有好些恰合畫意的德文詩，我都全讀完了。所有這些情形，到現在還保存在我的印象裏；並且種着鳳仙花的盆，和

掛着斑色蚊帳的床，以及當時在我目前的其餘的東西，也都還深印於我的腦中。那位主人，我看，大約五十歲左右，性情爽直，身體也還強壯。他穿件綠色的外套，在褪色的綬帶着三枚獎章。

我還沒有支付我的老車夫的車錢，杜孃已提着開水壺進來了。這位小的賣俏女，從第二眼之後，不禁大感動了我的心。她垂下大而淺藍色的眼睛，羞澀的偷望着我。我同她談起話來了。但是她回答我，沒有一點羞怯，好像見過世面的姑娘一樣。我請她的父親喝了一杯普恩士酒，給了她一杯茶；於是我們三個交談起來，一見如故，彷彿舊相識一般。

馬早已駕好了，我却很不願意同站長和他的女兒離別。畢竟我同他們告別了。父親祝我一路平安，女兒送我上車。在屋外間兒，我故意停住腳，

懇請她允許我親一個嘴。杜孃應諾了……我便親了無數個嘴……

從第一次同女子親嘴以來，我雖親了許多回的嘴，但是在我生平，從沒留下一個這麼長久這麼愉快的回憶。

過了好幾年，我到某處辦理一樁要事，不意又從那條路過，並且要經過那個驛站。我想起我的好朋友了。「這一次又要會見站長的女兒杜孃了！」這個念頭使我高興極了。但是我又想：「那老站長許是已經調換了；大概杜孃也已經出嫁了。」他們倆死亡的念頭，也一度在我的腦筋裏盤旋。我帶着憂愁的預覺，走近那驛站。馬車在驛站的小屋旁停住了，我連忙跳下車，走進站長的屋裏。那幾幅畫着浪子歷史的圖畫，我登時就認識了。

桌子和床仍擺設在從前的地位，不過窗上的花已經沒有了；滿屋現出頹唐和雜亂的景象來。站長躺在床上皮襖下，我的來到把他驚醒了。他站起身來，原來就是西蔑恩維林！但是他多麼衰老了呵！當他膽寫我的驛馬證券時，我注意望他的白頭髮，深長的皺紋，許久沒刮的臉，佝僂的背……我非常吃驚：怎麼三四年光陰，竟把一個健壯的漢子變成了這麼孱弱的老頭呢？我問他道：「你認得我嗎？我和你還是舊相識哩！」——「也許是舊相識吧。」他粗暴的回答：「這裏是大路，許多旅客經過我這裏哩。」——「你的杜孃康健嗎？」我緊接着問。老頭皺起眉來了：「誰知道呢！」——「那麼大概她已出嫁了吧？」我說。老頭假裝沒有聽見我的問話，繼續着低聲唸我的驛馬證券。我不好再追問了，只得請他預備開壺。但是好奇心

使我不安起來。我希望普恩士酒可以探聽我的老相識的話來。

我想的計策果然發生效力：老頭不推辭我的酒杯了。他喝了一杯糖酒之後，他的暴躁完全消滅了。待第二杯一下肚，他便滔滔的述叙起來。他這一篇小說，在當時我受了很大的影響，而且傷感了我的心。

「那麼你知道我的杜孃嗎？」他開始說起來了：「誰不知道她呢？唉，杜孃！杜孃！她是多麼可愛的一位姑娘呵！從前不論什麼往來的人，各人都稱贊她，沒有一個說她不好。有的太太們送她手絹，有的送她耳環。過往的老爺們特意逗遛，假裝要吃午飯，或吃晚飯，其實只為捨不得離開她，想久同她談一會。老爺們無論如何生氣，她一出來便安靜了，並且同我談話也溫和了。先生，你相信嗎？連信差和急使都要同她談半點鐘哩！家務盡是她

管理的。她既會收拾屋子，又會作飯。但是我這個老糊塗，從前反看不起她，而且非常的不滿意。我已經不愛我的杜孃嗎？難道我不知道寵愛我的孩子嗎？難道她現在已經死了嗎？唉……但是禍災是不能迴避的！天命是不能逃免的呵……」說到這裏，他便對我詳細的敘述他自己的苦惱——

三年前，在一個冬夜裏，站長正在把一本新冊子畫格線，他的女兒坐在屏風後縫衣服，一輛三套馬車來到了，一位旅客，頭戴一頂茄爾克士式帽子，身穿一件陸軍式外套，頸上披着一條圍巾，走進屋來，問站長要驛馬。但馬匹全駕了出去。旅客聽了這個消息，提高嗓子，揚起皮鞭，正待要發作；杜孃司空見慣，連忙從屏風後跑出來，嫵媚的向旅客道：「先生願意吃點什麼菜飯嗎？」杜孃一出來，竟發生特別的效力。旅客的怒氣登時消了；應

諸等着馬匹，並且預定晚餐。他脫下潤濕的氈毛帽子，解下圍巾，脫了外套，原來是一位年紀很青，體格高大，面上有些微黑鬚的騎兵軍官。他坐在站長屋裏，與高采烈的同站長父女兩個攀談起來。開過了晚餐，驛馬回來了，站長便吩咐不要卸馬具，趕快駕上旅客的車。但是轉身進來時，那少年人躺在長椅上，幾乎沒有知覺了。他的頭痛得發昏，已不能走了……怎麼辦呢？站長把自己的床讓出來，扶他上去躺着，並且決定病勢若不減輕，到第二天早晨，他打算遣人到城裏去請醫生。

到第二天，騎兵軍官的病勢更沈重了。他的僕人騎馬到城裏去請醫生。杜孃把浸濕了醋的手絹包着他的頭，自己坐在床前縫紉。站長一來到房裏，病人只有嘆息，幾乎說不出一句話來。但是他喝了兩杯咖啡，又嘆息



着定做自己的午餐。杜孃沒有一刻離開他。他時刻要喝水，杜孃便把自己預備的檸檬水拏來給他。病人並不嚥下去，只浸潤了一會嘴唇，便吐了出來。每次杜孃拏回杯去的時候，他用微弱無力的手，握一握她的手腕，表示感謝的意思。到午餐時，醫生來了。診了一會脈，便用德語同病人攀談起來。隨即用俄語向站長說，他須要靜養；再過兩天，他就可以動身上路了。騎兵軍官給他二十五盧布的出診費，並請他用午餐。醫生應允了，兩人大嚼起來，喝了一瓶酒；飯後，醫生告別去了。

又過了一天，騎兵軍官完全活潑了。他是非常快樂：一面同杜孃說笑話，一面又同站長談天；有時還要插進旅客的談話裏，說幾句滑稽話。他的嘴簡直沒有一刻停住的，不是談笑，就是吹噓。慈善的站長非常喜歡他。

到第二天早晨，站長竟捨不得同他離別了。那天正是禮拜日，杜孃預備到教堂去祈禱。他們替騎兵軍官駕好了車。他要同站長分別了，優厚的繳納了宿費和膳費。同孃杜道別，他願意送她到那座落在村邊的教堂。杜孃躊躇的站着……「你怕什麼？」她的父親說：「你瞧，這位老爺又不是隻狼，難道吃了你去不成？讓他送你到教堂去吧！」杜孃上了車，坐在騎兵軍官身旁。僕人跳上了車，車夫哨了一聲，馬快跑去了。

可憐的站長自己也不明白：怎麼他會允許他的杜孃同騎兵軍官一齊走去？怎地他昏迷到這步田地？當時他的智力究竟是怎麼了？不到半點鐘，他心裏慌亂起來了！心中煩燥到極點，他忍不住了，親自走上教堂去。到了教堂，他看見祈禱的人都散完了，並沒有杜孃的影子。他連忙走進教堂。

裏面，神父從祭壇走出來，寺吏正在吹息蠟燭；在牆角還有兩個婦人在祈禱。可是杜孃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可憐的父親問寺吏：『她來了沒有？』寺吏回答說：『她沒有來！』站長聽了這句回答，更着急起來！半生半死走回家去。現在他心中祇存留一個希望：杜孃是個輕狂的青年姑娘，許是她坐車到下一站去了，因為她的教母住在那裏。他心裏跳動得很厲害，只等候她坐去的那輛三套馬車轉回來。天色黑了，車夫還沒有轉回來。直到夜深，他才一個人大醉的回來了，并帶着一個致命的消息：『杜孃從第二站又同騎兵軍官往前進發去了。』

老頭受了這一個厲害的刺激，竟至急病了，登時就倒在前晚那青年騙子躺過的床上。他現在想着所有的情形，推測那軍官的病一定是假裝

的；不然，何以病也病得那麼快，好也好得那麼快呢？這倒霉的老頭害了許久的厲害的熱病。郵政局送他到城裏去診治，另外派人暫時代理他。那來診騎兵軍官的醫生也對他說，那青年並沒有得什麼病症，但是怕他的皮鞭，並且當時猜他別有所圖，所以不敢言語了。德國人是否說真話？還是自誇遠識呢？可是這些話絲毫不能安慰可憐的病人！他病了不久，站長復元了。他就到郵政局請了兩個月假，暗地裏追蹤自己的女兒去。他從驛馬證券上知道騎兵大尉名叫敏士基，是從斯木林士克往聖彼得堡去的。送那騎兵大尉的車夫見杜孃沿途哭泣，雖然她說是自己願意去的。站長想：『我這一次去，或者可以把我的迷失的小羊找回來。』他到了聖彼得堡，便留住在伊茲馬伊羅夫大街，他的一個老同事家裏，開始探聽杜孃的下落。不

多時，他打聽得騎兵大尉敏士基住在德姆托夫飯店，便決意去見他。

清早，他就到了敏士基住宅的外間兒。有一個年老的兵出來問他找誰，他便請他通他的老爺。一個軍服的僕人正在刷靴子，說，主人還睡着未曾起身，在十一點鐘前，無論誰都不接見的。站長退了出來。到了指定時間，他又轉來了。敏士基穿着寢衣，戴頂紅色便帽，從容地走出來。「兄弟！你要什麼？」他問站長。老頭的心震動起來了！眼眶裏的淚珠滲了出來！他只能顫聲的說：「老爺！請你……」敏士基很快的望了他一眼，不等他說完，忙握住他的手，引到書室裏，自己關了房門。「老爺！」老頭接着說：「覆水是不難收回的……請你把我的不幸的杜孃給我吧！雖然你沒有殘酷的打罵她，大概也十分玩弄她了……」——「做什麼？那你要不要帶回去了？」青

年極紛亂的說：『得罪你了！請你饒恕！但是你不想想，我可能捨棄杜孃？她現在很享福了！我對你說句老實話：爲什麼你要她呢？她很愛我！現在她已不習慣於從前的環境了——你不要忘記那回發生的事情！』他塞了一捲東西進站長袖裏，打開房門，站長自己也不明白怎地出來在街上了。

他呆呆地站了許久，一動也不動；後來看見袖口裏一捲紙，他取出來展開一看，原來是幾張五十盧布的搓柔了的紙幣。眼淚在眼眶裏轉動了，接着便滲了出來。他把紙幣揉成一團，拋棄在地上，用皮靴後踵踏了幾腳，便走開了。走了幾十步，他停住腳想……於是又轉回原地，但是紙幣已經不見了。一個穿着華麗的少年看見了他，急忙跑上車，嚷道：『走走！』站長也不追趕他，決定回到驛站的自己家去。但在回家前，還想只同自己的不

幸的杜孃會一次面。因此過了兩天，他又走到敏士基那裏去。陸軍式的僕人嚴厲的對他說，主人無論誰都不接見。挺起胸口，把他推出門外，登時關上了大門。站長站了許久，也就走了。

這天夜晚，他在安慰憂愁的聖母教堂唱完謝恩贊美歌之後，沿着李茹伊納亞大街走去。忽然一輛雅緻的輕快馬車往他前面疾馳過去。站長認識是敏士基馬車，停住在一座三層樓房的大門口，那位騎兵大尉跳上階台進去了。站長的腦中想出一條好計。他轉過去同那車夫並肩站着。「兄弟，誰的馬車？」他問。「不是敏士基老爺的嗎？」——「正是。」車夫回答。「你問他做什麼？」——「就是你的主人吩咐我到他的杜孃那裏送一封信去，却是我忘了杜孃的住址。」——「就在這裏第二層樓上。但是，

兄弟，你來晚了，送你的信；現在他已經在她那裏了。」——「不礙事，」站長心中帶着不明瞭的態度回答：「謝謝你！我要去幹自己的事情了。」說罷，便扶着梯子上樓。

門是關着的；他按了三次電鈴，不耐煩的等了一分來鐘，鎖響了，打開大門。「阿夫多基亞西（杜孃的名字）住在這裏嗎？」他問——「在這裏。」年青的女僕回答：「你問她幹什麼？」站長也不回答，便走進客廳去。「不能夠！不能夠！」女僕在他背後喊道：「在阿夫多基亞西那裏有客哩。」站長不睬她，往前直走進去。頭兩間房是黑的，在第三間裏纔有燈光。他走到這間房門口停住了；房門是開着的，房裏陳設得很華麗。敏士基坐着沉思；杜孃穿着全套時式的華服，坐在安樂椅的手把上，好像女騎手騎在英



國式的馬鞍上一般。她溫媚的望着敏士基，把他的卷髮繞纏在自己雪白的手指上。可憐的站長一見她的神態，想不到她竟變成這麼漂亮！便格外愛惜起來。「誰在那裏？」她問，也沒有抬頭。老頭仍完全靜默無言。不見回答，杜孃抬頭一望……大喊一聲，暈倒在地。敏士基嚇了一大跳，忙跳起來，扶起她。但是他突然看見站長站在房門口，便放下杜孃，氣得顛巍巍的向他走來。「你要什麼？」他咬着牙對他說：「你到處暗地跟着我，好像強盜一樣；難道想刺我嗎？滾開去！」用強有力的手揪住老頭的外套領子，把他推下樓梯去。

老頭回到自己房裏，他的朋友勸他起訴。但是他想了一想，沒有辦法，便決定讓步回去。過了兩天，他從聖彼得堡回到自己驛站，再營自己的職

業——「那已三年了！」他結束說：「自從杜孃離開了我；關於她的消息，三年來一點也沒得着！現在她還活着沒有，那只有上帝知道！年青姑娘們被過往的輕佻者誘惑去的很多哩！杜孃不是頭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起初他們同住在一起，久而久之，就丟棄了去，何等惡作劇！在聖彼得堡有許多糊塗娘兒們，今天穿綢着緞，到了明天，你就可以看見她們同乞丐在街上，一塊遊逛了！有時候我，一想起我的杜孃，許是流落在那裏了，就非常的難過！我願意她死了，倒安然……」

這就是我的朋友老站長的小說。他講這篇小說時，流了好幾次眼淚。大概一半是受了普恩士酒刺激出來的，一半是傷心流出來的。但是無論如何，他的眼淚十分傷感我的心！我同他離別後，老不能忘記他，並且非常

掛念着那可憐的杜孃……

最近我經過某鎮時，又想起我的老朋友來。我知道他所管轄的那驛站，現已裁撤了。在我的問話：「老站長還活着嗎？」沒有人能給我一個的確的回答。我決意到熟識的地方去訪問，便雇了一匹馬騎往某村去。

這時正是秋天：灰色的烏雲遮滿了天空；涼風從新割了的田野吹過，迎着風的樹上，紅紅黃黃的樹葉紛紛吹落。將近日落時，我走到了村裏，停住在驛站房子旁邊。從屋外間兒（就是從前可憐的杜孃親我的嘴的地方）走出來一個肥的老婆子。我問他站長住在那裏。她回答說：老站長早年已死了。他的屋裏現在是一個釀皮酒的搬來住着。她就是釀皮酒的妻。

子。可惜空跑了一趟，并且白花了七盧布——「他害什麼病死的？」我問釀皮酒的妻子。——「酒病，老爺！」她回答。——「他葬在那裏？」——「就在村邊他的夫人墳旁。」——「你可以帶我到墳上嗎？」——「可以，喂，王喀！你別同人家玩了。帶這位老爺到墳地去，給他指示站長的墳。」

說完這番話，一個紅頭髮的，獨眼睛的孩子，穿身破爛的衣服，向我跑來，即刻引我到村邊去。

「你認識這個死者嗎？」在路上我問他。

「怎麼不認識！他曾教我做笛子哩。從前他（我願他上樂土去）從小酒館走出來，我們跟着他嚷道：「爺爺！爺爺！賞些胡桃給我們吧！」他就把胡桃分給我們，而且從前他常時同我們玩哩。」

「但是旅客們也有想念他的沒有？」

「到現在旅客希少了，僅有一個陪審官來拜訪過他。就在今年夏天，來了一位太太，儘盤問老站長的事，並且到他墳上去過。」

「什麼樣子的太太？」我帶着好奇心問他。

「漂亮的太太，」小孩回答說：「她坐輛六匹馬的馬車，帶着三個小公子，一個保姆和一隻小黑狗。她聽說老站長死了，登時哭起來；於是對小孩們說：『你們安靜的坐在這裏，我到墳上去一會。』也是我願意帶她去。但是她說：『我自己認得這條路。』便給了我五個戈貝克，多麼慈善的太太呵！」

我們走到了墳地，只見一塊坦平的地，沒有什麼圍護着，木十字架林

立，也沒有一枝樹遮蔭着。我自出世以來，從沒看見過這麼悲慘的墳墓！

「這就是老站長的墳！」小孩指着對我說。他跳上砂堆去，在砂堆裏埋着一個銅像的十字架。

「那位太太到這裏來過嗎？」我問小孩。

「她來過。」王喀回答。「我遠遠的看着她倒在這裏躺了許久；後來又走去村裏，把牧師叫來，給了他好些錢才走去的……給了我五個戈貝克，真是一個好太太！」

我也給了小孩五個戈貝克。這次的訪問，就此告終了！

一八三〇，九，十四，於波爾基羅。

## 假農女

柏勞士托夫的產業座落在一個離我們極遠的縣裏。少年時代，他在近衛軍當武官，一直到一七九七年才辭了職，回自己村裏。從此以後，他不復出來了。他的夫人是個貧窮的貴族的女公子，當他駐在遼遠的戰場時，她因分娩死去了。夫人一死，家務移歸他親自掌管。他按照特別的圖形，建築了一座很大的洋房，開設一個製呢工廠，把每年所賺的利金，分別津貼鄰近村中清貧的好學之士。所以附近的人都頌揚他的善舉，常常帶着家眷和狗來他家作客。他呢，自然是歡迎的了。不得沒有一次拒絕的。他持身很樸素，平常穿着的不過是粗呢的衣服。一到節慶佳日，才換一件自家工

廠出產的上品的呢外套。家中和工廠中的賬目都是他自己登記管理的。但是他對於新聞紙，除了參議院的新聞，什麼也不看了。

他有一個近鄰，名叫模羅姆士基。他們倆不知爲什麼，都互相仇視。模羅姆士基是個俄國貴族。他的財產在莫斯科浪費去了一大半；後來他的夫人死了，便也回自己村裏來居住。但是胡鬧的行爲，仍沒改變一點。不過另自換了新樣兒罷了。所以他賣了英國式的花園的錢，也幾乎要花光了。他的女兒是位英國式的太太；他的車夫穿着英國式賽馬的衣服；他照着英國的種植方法，耕種自己的田地，但是——

俄國的五穀，照外國的方法耕種，不能生長！

模羅姆士基的收入漸漸減少，入不敷出，在村中又負了許多新債。本地的



地主見他產業快要當賣完了，都漸漸的冷落了他，看他不起，尤其以柏劣士托夫爲甚。柏劣士托夫的性質是最憎惡奢華的。他不能平心靜氣的批評他的鄰居的慕英吉利狂，只是想找機會去譏誚他。在客人面前，他愛自誇家務的處理，狡猾的笑着說道：「我最不喜歡我鄰居那模樣，處處模倣英國！不論到什麼地方，我見了英國式的東西，我非毀去不可！雖然我是滿了，仍是照我俄國的式樣！」這些譏刺語不知如何竟完全傳入模羅姆士基的耳鼓。狂慕英國者聽了，忍不住，也回了一篇譏誚的批評，好像新聞記者一樣。有時他氣極了，便送那妄評家一個綽號，稱他爲「狗熊」。

柏劣士托夫的兒子回來了；於是兩位地主間的隔閡漸漸溝通。亞歷奢伊在大學畢業後，很想到軍隊裏當武官，因爲他覺得自己的性格做不

得文官；但是他的父親不同意，不允許他去。雙方固執己見，各不相讓，於是亞歷奢伊一切都不幹了，住在家裏賦閑。他的鬍子不知不覺留長起來了。

其實亞歷奢伊真是一個雄偉的少年；若是他的堂堂的身軀不宜穿陸軍服，不配騎在馬上，那真冤枉而可憐了！他第一次出去打獵，迷了道路，姑娘們看見了，都釘着眼望他。雖然他很少注意她們，然而已好像着了魔術似的，開始同她們交談起來了。他帶着一個刻着半身像的指環，姑娘們覺得很好看，都拉着他的手瞧。時間過得很快，他別了她們，尋着路回家去了。

讀者如沒經過鄉村生活，一定不知道鄉間姑娘的美妙。她們活在新鮮的空氣裏，勞動疲困了，坐在果樹下一歇，清風徐來，那種安適的感覺不

可言說這是多麼心曠神怡的生活呵。

亞歷奢伊出獵這回事傳遍了鄰近村坊。各人當作特別新聞，覺得非常新鮮有趣；至於姑娘們想他想得發狂了。

却說模羅姆士基有個女兒，名叫麗珊，年方一十七歲，臉貌微黑，眼睛靈活，確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她沒有看見過亞歷奢伊的品貌，聽見鄰人談論他出獵的新聞，心裏非常欽慕他。自恨沒有機會可以會一會他。她有愛胡鬧的性情，同她的父親一樣；但是很得慈父的歡心。她正在失望的時候，父親請了一個老姑娘來陪伴她，密司沙克遜年四十歲，很喜歡修飾，她的白眉毛天天把墨染黑了，假充青年姑娘。她後來因抑鬱而死於俄羅斯。

納斯喬是服侍麗珊的女僕。她年紀很老，但還風騷如姑娘時一樣。麗珊很愛她，自己的秘密都對她宣布了，便同她共同割籌計謀。簡單一句話說：納斯喬是柏黎路清村中極重要的人物。

「姑娘，請你允許我今天去作客。」一天，納斯喬穿好了姑娘式的衣服說。

「好，好！但是你到那裏去呢？」麗珊問。

「到屠級羅俄村柏劣士托夫家去。今天是柏瓦羅家的底命名日；昨天她親自來請我去吃午飯，所以今天不得不去走走。」

「你看！主子們正在鬥氣，僕人們倒互相請起客來了……」

「我們僕人們往來，與主子們何干？而且我是服侍你的，並不是服侍

你爸爸的。你自己還不肯罵那亞歷奢伊呢！倒干涉起我來了！」納斯喬微笑着說。

「好利害的嘴！就讓你去吧！但是，納斯喬……你看見過了亞歷奢伊，却要好好告訴我他是個怎麼模樣？他的人品如何？」

納斯喬應諾着去了。麗珊在家裏「望眼欲穿」的等着，心中焦燥，不可言說。好不容易過了一天，晚上納斯喬回來了。「唔，麗珊姑娘！她剛走進屋裏，就對麗珊說：『我見過亞歷奢伊來了！我該多歡喜！我們整天在一處哩！』」

「怎麼着？你說！接着次序說！」

「請你聽着！我們都去了：我，阿尼西，耶葛羅夫納……」

「不必數了！我知道了。唔，以後怎麼呢？」

「請你聽着！我按層次慢慢說來。我們到了那裏，屋裏擠滿了各處的來賓，大半是闊勒濱城的，渣哈里耶夫城的……」

「唔，亞歷奢伊怎樣呢？」

「請等一等，別着急！那不是我們就席了，阿尼西坐在首座，我在她的旁邊……這麼就吃起來了……」

「喂，納斯喬你怎麼這們多費話……」

「姑娘，你怎麼就不耐煩起來了……我們的午飯足足三個鐘頭才吃完……午餐豐美極了：紅的，藍的，各樣細點，我們簡直吃不完……飯後，我們起身到花園裏去玩，在那裏少主人出來了！」

「喂，怎麼樣？他長得很漂亮，真的嗎？」

「怪漂亮的！簡直可以算得一個美人！身段整齊，雙頰暈紅……」

「真的？我想他的臉一定很白淨！怎麼樣？他對你表示了些什麼煩惱？」

「沉思？他望了一下你沒有？」

「你說什麼？我自出生以來，從沒看見過這麼一個輕狂少年！他想要

同我們捉迷藏哩！」

「同你們捉迷藏？不能吧！」

「誰說不能！他還想出一個新鮮玩法哩：捉住誰，就親個嘴！」

「隨便你，納斯喬，你胡扯……」

「真的，我并不是胡扯——他同我們整整玩了一天；天黑了，我才離

別了他，真有點捨不得……」

「傳說他不愛釘着眼睛望人，真的嗎？」

「他望不望別人，我不知道；但是我，他釘了好幾眼。過失說：「惡少你別欺負誰」……」

「這很奇怪！但是他家裏說他怎樣？」

「他們說，少主人很好心，地慈善，性情柔和。但是太愛跟女孩了。是的，以我看來，這不算什麼，可以漸漸放尊重的。」

麗珊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很願意看看他！可惜……」

「那有什麼難的？屠級羅哦村離我們這兒不遠——通共不過六里地。你可以徒步或騎馬到那裏逛逛，就一定得瞧見的了。他每天清早，必帶



槍到林裏打獵。」

「不行，這個方法不好；他倒以為是我去跟他的了。而且我們的父親正在鬥氣，我簡直不能夠結識他了……哈哈，納斯喬好一條妙計！我想起，我假扮一個農家姑娘，如何？」

「好極了！你穿上厚的襯衣，外套，大着胆子走去屠級羅哦村去，我敢保險他一定很注意你。」

「但是，在這裏我也很會說光面話！不過，納斯喬，親愛的納斯喬，這條計真不錯！」說着睡覺去了。夢裏夢着果然看見了亞歷奢伊，但面貌却看不清楚，心中意外的快樂不可言說。

到第二天，她實行自己的妙計了。打發人到市場去買粗布，棉花，銅紐

扣，親自幫助納斯喬裁襯衣，外套。忙了一天，一直到夜晚，才都預備妥當了。

麗珊穿上新衣，在穿衣鏡照了一照，真個像一個農女，竟連自己也認不出來了。她重覆演了一遍自己的動作：走路的時候，總是低着頭；嘴裏說的是農家婦女的土話；笑時就用衣袖掩住嘴。這些動作活像一個農家姑娘。納斯喬很讚美她。但是有一件難住了她：赤着腳在院子裏試走了一趟，泥土刺着他柔嫩的腳，沙子磨的使她難受極了。納斯喬想了一個法子，比着麗珊的腳，量了尺碼，跑去牧人羅特姆那裏，定做一雙草鞋。

到次日，天還沒亮，麗珊已醒了。全家還正酣睡，納斯喬已在門外等着牧人了。角號吹了一聲，村間的牛羣滿了紳士院落旁邊。牧人羅特姆走到納斯喬面前，遞給她一雙小巧精緻的草鞋，得了半盧布的報酬。麗珊輕輕

的扮成一個農女，出了後門，穿過花園，便跑去田野間去了。

晨曦由東方漸漸的射出來了，一行行的朝霞正等候太陽出山，好像羣臣候着朝皇帝一般。清明的天空，早晨的新鮮，小鳥的歌聲，和朝露晨風充滿了麗珊這少年的快樂的心胸。她兀自提心吊胆的怕遇見什麼熟人。她想不用走路，生翅飛去就好了。走進了父親領地邊境的樹林，她的脚步放慢了一些。這裏就是等候亞歷奢伊的地點了。她的心鹿撞起來，自己也不知爲什麼。但是她的臉色反特別漂亮了。她走進了樹林叢密處，樹枝咿呀的聲音歡迎這位女郎。她快樂的妄想起來：「一個十七歲的女郎清晨大早獨自站在樹林中，到底幹什麼？」一面想，一面走，大路兩旁盡是合抱不交的樹木……忽然一隻美麗的小獵狗向她叫起來，麗珊嚇了一大跳，

害怕得喊起來。就在那時發出一聲：「什波喀（狗名）別叫！住嘴！來這裏……」一個少年獵人從灌林下現出來——「不要害怕，」他對麗珊說：「我的狗是不咬人的。」——「是，我不怕，老爺。」她假裝半羞半怕的說：「我見牠這樣凶惡，以為牠要來咬我。」亞歷奢伊（讀者已知道是他了）留戀的注視着這位農家姑娘——「如果你害怕，我可以伴送你回去。」他對麗珊說：「你許我走你的身旁嗎？」——「誰有權力攔阻你！」麗珊回答：「道路是公共的，隨便你。」——「你從那里來的？」——「從柏黎路清村。我是鐵匠瓦西亞的女兒。」——「但是你就是屠級羅俄村的少爺嗎？是不是？」——「是的。」亞歷奢伊回答：「我是我們少爺的近侍。」他願意他們的階級平等。但是麗珊望着他微笑：「你又來撒謊了！」她說：「我

看你自已就是少爺，瞞不過我這蠢東西呵！」——「爲什麼你就看出我是少爺呢？」——「照全體看來……」——「怎麼樣？」——「難道主僕我都區別不出來？僕人的服裝不是這個式樣兒；並且你的話不同我們的一樣。你還叫你的狗不要咬我哩！」麗珊越談越喜歡亞歷奢伊。——亞歷奢伊素來同鄉裏姑娘往來，是不講究什麼禮節的；他很願意抱一抱麗珊。但她跑離開了。她這麼一來，亞歷奢伊倒怔住了，只管對着她微笑；他將來的願望也被麗珊這樣嚴冷的態度禁絕了。「你若願意同我做朋友呢？」她鄭重的說：「那就請你不要忘了我這蠢東西！」——「誰教你這樣聰明的？」亞歷奢伊笑着說：「不是納斯喬教你的嗎？我的朋友！還是你主人的姑娘教你的呢？這教授法真高明呵！」麗珊覺得自己露了破綻，便登時

修正過來。「你想什麼？」她說：「難道我從來沒有到過貴族之門嗎？我想，一切我都聽見過，而且看見過了！」——但是——「她接着說：『我同你談着話兒，可要把我拾菌子的工夫耽誤了。老爺！請你走那條路，我要往這兒去了，再會……』」麗珊想走開，但亞歷奢伊忙上前握她的手。「你叫什麼名字，我的心肝？」——「阿苦李納！」麗珊回答着，想掙脫自己的手。「請放開手，老爺！我回家的時候到了。」——「唔，我的朋友！阿苦李納！我一定去拜訪你的父親瓦西亞鐵匠……」——「你說什麼？到我家裏去？」麗珊活潑的說：「看上帝的面子，請你不要來吧！如果我父親知道我在林裏同老爺秘密談話，那我的禍災臨頭了。他一定要打死我。」——「但是我

很想同你再相會！怎麼辦呢？」——「唔，不論什麼時候，我還要來這裏探

茵子哩！——「什麼時候？你說！」——「就在明天吧。」——「親愛的阿苦李納，我很想親你一個嘴，但是又不敢冒昧……那麼明天這個時候，你一定要來這裏當真的！」——「是，一定！」——「你不騙我嗎？」——「決不騙你。」——「請起個誓，好不好？」——「唔，明天星期五，我一定來！」

兩位少年分別了。麗珊走出樹林，穿過田野，偷入了花園，便連忙跑進納斯喬等候着她的屋裏。一面更換衣服，一面回答那不能忍耐的女僕的問話。收拾好了，便到客廳去吃早飯；桌上已蒙上桌布，早飯預備好了。密司沙克遜打扮得妖精似的，腰纏得像酒杯一般細。父親稱贊她早晨的遊逛，對她說道：「你清早醒來的時候，沒有什麼不舒服吧？」說着，從英國雜誌裏

引了好些長壽的例，研究出來：人們若是長壽百歲，一定不要喝酒；不論冬夏，黎明就要起來。麗珊不聽他，只顧溫習早晨會面的情景和自己同少年獵人所說的話。但是她想到明天的誓約，心裏覺得很不安：不去踐自己的約吧，又恐怕亞歷奢伊在林裏白等着她；他等着，一定要來村裏訪問鐵匠的女兒，那時豈不弄糟了？想去會他吧，又恐遇着熟人，露了破綻。這兩面的思想使她又苦惱又驚恐。反覆想來，仍舊決定明早再去杰李納叢林去。

却說亞歷奢伊別了阿苦李納，快活的了不得！到家後，整天想着那位新相識，竟在夢中，也夢見那臉色微黑的美人兒。第二天早晨，東西方剛纔發白，他已經穿好衣服了，鎗的彈藥也不配齊，連忙背了槍，帶着自己的忠誠的什波喀，出發去了。約莫過了半點鐘，他到了約定的地點，但只聽見樹



上小鳥的吱啁聲，和朦朧的樹林，農女還不見來呢。他不耐煩的等了幾分鐘，忽然聽見輕輕的脚步聲。不一會，從林中枝葉的空間看見農女的外套，阿苦李納真個跚跚的走來了。她臉上帶着一些失意和不安的神情，雖然遼遠就微笑着來；但亞歷奢伊一見她的臉，就察覺了，很想探問她的原因。麗珊承認自己的行爲太輕狂。她愛亞歷奢伊的心很熱烈，本想再多同他會幾次面，但有種不可抵抗的勢力禁止她，覺得這次的會面是最一末了，便請他從此以後斷絕友誼——自然，這些話是用農民的土語說的。麗珊平常的一言一笑本具甚強的感動力，但斷絕友誼這一番話，不但不能感動亞歷奢伊，反被他的雄辯挽回了她的意思。他相信她是清白的，便起誓不奪她一點快樂，她的話沒有不順從的……起誓之後，亞歷奢伊一聲不

響了，靜默了許久，麗珊道：「你的話怎麼不說了？——但是我們相會，請你不要同着別人一塊來！」亞歷奢伊要對她起誓；但她微笑着阻止了。「我們下次的相會在什麼時候呢？明天好不好？」亞歷奢伊問她。——「好好，只你約定就夠了！我不須起誓了。」他們倆在林中一面逛，一面談，一直到麗珊說：「回家的時候到了！」才分手走開了。但是亞歷奢伊還獨自留在林中。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一個平常的鄉裏姑娘，才只會了兩次面，就被她迷住了。

如果我去打獵的時候，遇見過他們這一雙情人，那麼，他們相見時的情形，他們的癖性和談話，我一定能够詳細的記出來。不過這些瑣細的事情，我知道讀者大半是討厭的；所以我現在只簡單的說幾句，讀者諒不見

怪吧。他們相會不到兩個月，亞歷奢伊精神恍惚起來，記憶力也薄弱了。麗珊對他雖不大愛說話，但心心相印，無須多說了。他們倆儘管享現在的幸福，毫不顧及將來。

連綿的沉思在他們的腦中常時閃耀。他們各自的心中沒有一時不懸念着這個明顯的原因：就是亞歷奢伊戀愛不幸的阿苦李納的時候，就想起了農女和自己的身分差得太遠。至於麗珊呢，她最討厭的是他們的父親還存在着，不敢希望他們互相和解。但是突然發生了一樁意外之事，把他們的關係都改變了。

一個清爽的寒冷的早晨，柏劣士托夫騎馬出遊。

這天天氣很好，模羅姆士基也動了出遊之興，吩咐套好自己的短尾

馬，急馳出去；沿着自己的領地，跑到林中。他看見自己的鄰人，高傲的騎在馬上，穿件狐皮裏的皮套，等着兔子，但是小孩的叫嚷把兔子嚇進叢林裏去了。——如果模羅姆士基有先見之明，能够知道要遇着柏劣士托夫，那麼，他一定往別處去了。但是他完全意外的撞見了柏劣士托夫，這實在沒有法子。他是受了教育的歐洲人，雖然自己同鄰人合不來，但已面對面的撞着，非常難以爲情，只得走到自己的仇敵面前，胡亂的行了一禮。柏劣士托夫也回了一鞠躬，好像鎖着的熊順指揮者的命令向看客們施禮一樣。正在這時候，一隻兔子從林中跳出來，跑到田間去了。柏劣士托夫同馬夫大喊起來，唆起獵狗以全速力去追趕。模羅姆士基騎的馬從沒經過打獵，這一驚，駝起主人狂奔去了。模羅姆士基自誇騎術高明，不怕坐馬狂奔，但

這一次竟成例外。那匹馬把他從鞍上摔了下來，自己奔到山谷裏去了。模羅姆士基滑在冰地上，躺着大咒自己的短尾馬。柏劣士托夫當時見仇敵的坐馬狂奔了去，料想乘者一定要摔下馬來。這時他的仇視的心腸忽然消滅了，連忙勒馬跟着跑去，把鄰人救起來，問他受了傷沒有。叫馬夫另牽一匹空馬來，扶他上了鞍，招待他到自己家裏吃早飯。模羅姆士基感謝了，并轡轉回家裏。這次出獵，不但帶回弱的兔子，而且帶回受傷的仇敵，幾乎等於俘虜。

兩位鄰人吃了早飯，便親密的交談起來。柏劣士托夫見他的鄰人受傷很重，不能騎馬回家，便派人送他回去。到第二天，柏劣士托夫照友誼去回拜他的鄰人，并留在那裏吃午飯。於是這兩位鄰人的宿怨深仇，都因短

尾馬的驚奔，一齊消滅了。

麗珊迎出來，看見父親這般情形，驚奇的問道：「爸爸，這是怎麼一回事？你的腳爲什麼跛了你的馬呢？」——「我的孩子，難道這個你都猜想不到嗎？」便把早晨遭逢的事全告訴了她。但麗珊不相信。她父親不等她開口，便說，第二天柏劣士托夫父子要來吃午飯。「你說什麼？」麗珊說着，她的臉上青白起來了。——「柏劣士托夫父子明天要到我們這裏吃午飯。」——「不好，爸爸，這於你有什么利益？你怎麼了？難道發了神經病嗎？」——「你怎麼你害羞嗎？你討厭他們嗎？够了，不要發呆了！」——「不是的，我並不是爲什麼，不過我就是不願意見柏劣士托夫父子兩個。」父親不同她再辯了，因爲他知道她反對是無效的，搭起着走去休息去了。

麗珊走進自己房裏，把納斯喬叫來，同她商量辦法。明天的會晤，兩人討論了許久。如果亞歷奢伊知道了自己就是模羅姆士基的女兒，是個受過教育的姑娘，他當感想些什麼呢？他對於她的品行和態度又將怎樣呢？在另一方面，麗珊很想試驗亞歷奢伊對於自己的感情如何。但是她們倆都意料將來一定可獲幸福。這是無可疑惑的。

次日早飯後，模羅姆士基問自己的女兒：她是否打算藏起來，不見柏劣士托夫。爸爸，麗珊回答：「如果這是有利於你的，我一定招待他們；不過在他們面前，我無話可說，無事可做，又何必要我會他們？若是我招待他們不好，你又要罵我冷落他們了。」——「不要再惡作劇了。」父親笑着說：「唔，好吧，好吧！隨便你，你愛怎麼就怎麼吧，我的黑眼的惡作劇的小

姑娘！一說罷，親了麗珊一下額，她便去預備去了。

正打兩點鐘時，一輛自用馬車，駕着六匹馬，走進了院子，轉到濃綠的草場邊停住了。模羅姆士基家裏的兩個穿制服的僕人扶着老柏劣士托夫走上台階，他的兒子騎馬跟在背後，一起走進膳廳。酒席已擺好了。模羅姆士基招待自己的鄰人慇懃的了不得。午飯前，他帶他們去參觀自己的花園和野獸院。園中的花徑掃除得乾乾淨淨，上面鋪着一層砂子。老柏劣士托夫見了，他心裏很可惜這種徒事奢華的工作。但鄰人很恭敬的待他，也沒有說什麼。至於他的兒子呢，節儉的地主的不滿意和自愛的慕英吉利者的狂喜，他一概不管；只不耐煩的等着主人的女公子出來。她的聲名已聽過多少回了，雖然我們知道他已經有一位情人，但是少年的美人無



論如何很動他的心。

遊完了，三人轉回客廳坐下。兩個老頭想起從前自己服務時代的逸事，談些閑話；亞歷奢伊沉思不語，肚裏打算着麗珊出來了，自己應該怎樣舉動。思索了許久，決定對於她的態度不可太親熱，便準備起來了。門開了，他冷淡的回過頭去，看見一位姑娘進來，年紀雖老，却風騷動人。可惜走來的不是麗珊，却是密司沙克遜，打得厚的粉，却掩不了面上的疤痕；眼睛垂視；對來賓微微鞠了一躬。亞歷奢伊的活潑勇敢的動作，可惜白費了。他還沒有準備好的時候，門又開了；這次麗珊真個走了進來。各人都站了起來；父親向來賓一一介紹，但突然臉上表現漠然的神情……麗珊，他的微黑的麗珊，臉上一塊青一塊白，一直白到耳根。她的眉毛比沙克遜的還要黑。

些；她的裝束完全是英國式的，好像個英國的太太。她母親的鑽石還沒有當去，全帶在手上，頸上，和耳上。亞歷奢伊竟認不出來：這位滑稽的全身閃爍的小姐，就是自己的阿苦李納。他父親走到麗珊面前，親了她的手一下，他也憤恨的跟着他。他觸她的雪白的手指，覺得他們戰慄起來了。他看見麗珊的纖細的脚，穿着緞的高底皮鞋，覺得玲瓏動人。上身的裝束，雖然不中意，但只有這一雙脚，已足以掩蓋了。至於她臉上打了鉛粉，擦了胭脂沒有，他沒有看不出來。模羅姆士基想起了自己的約言，臉上竭力不表現驚異之色。但他女兒的戲謔是很滑稽，所以他竟把持不住了。不過對着這裝腔作勢的英國式的太太還沒有笑出來。麗珊覺得有點生氣，臉上緋紅起來，把人工的粉白掩蓋去了。她帶着怒容，瞅釘着那青年滑稽家，但是他說

些閒話打岔，假裝不注意她的樣子。

坐下吃飯。亞歷奢伊的舉動仍是豪放而沉靜。麗珊嬌聲作態懶聲的滿口法國話。父親時刻瞅着她，不明白她的用意；但是覺得她所說的非常滑稽有趣。柏劣士托夫一點不客氣，好像在家裏似的，吃喝笑都任意自由。於是他們的談話和哈哈笑漸漸的親密起來了。

飯後，客走了，模羅姆士基笑着問麗珊道：「你爲什麼嘲笑他們？你知道什麼白粉實在宜於你的臉色；但是我如是你，我要打粉；自然，粉不要太厚，輕輕一層够了。」麗珊見自己的計謀成功，狂喜起來。她應諾着聽從父親的勸告，便跑去安慰發怒的沙克遜。沙克遜究竟打開自己的房門，聽她請求原諒的話。微黑的臉色在生客的宴會中，麗珊是覺得很羞恥的；

……她不敢問……她相信親愛的密司沙克遜要問她一切情形……密司沙克遜相信麗珊不取笑她的心安了，親了麗珊一下嘴，送了一盒英國上等白粉給麗珊，麗珊無言的接受了，表示十分的謝意。

讀者當然可以猜到，第二天早晨，麗珊又去林中會她的好朋友去了。

「你昨天在我們老爺家裏宴會來，是不是？」麗珊對亞歷奢伊說：「我們

小姐對你表示了些什麼？」——「我不知道，我沒有注意她！」亞歷奢伊

淡淡的回答——「多可憐呵！但是爲什麼你不注意她？」麗珊問亞歷奢

伊：「我要問你……他們說……當真的……」——「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我好像我們小姐，當真的嗎？」——「這種小事誰去管牠！」

——「你在地面前說了些什麼？這樣的美人兒，你還說她不好，那真冤枉

她了！我那裏比得上她！你一定很愛她吧？」亞歷奢伊對她起誓，說麗珊比她好得萬倍；又說許多那位小姐可笑的相貌舉動來安慰她。麗珊聽了，心中大笑起來。「但是，」她嘆了一口氣說：「我們小姐的相貌舉動，雖然很可笑，不過我是目不識丁的人，真羨慕她的博學呵！……」——「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亞歷奢伊說：「如果你願意讀書，我立刻好好兒教你，如何？」——「當真的嗎？」麗珊說：「我很願意嘗試一下哩！」——「誰誑你來？親愛的，請饒恕我，現在我們就開始吧！」他們倆坐下。亞歷奢伊從袋裏取出一支鉛筆和一本日記簿，教他的情人讀書起來。阿苦李納學習字母非常快，只教一遍，她就記得了。亞歷奢伊見她如此聰明，大吃一驚。第二天早晨，她想練習寫字；起初那支鉛筆不聽她使用，但是練習了幾分鐘，

她不但會寫，而且寫得很整齊了。「這多奇怪！」亞歷奢伊說：「我們剛學了兩天，成績居然斐然可觀了！」第三天，阿苦李納已完全了解綴字了。亞歷奢伊見她學得這麼快，又是狂喜，又是吃驚。過了一星期，他們居然通起信來了。郵政局就是橡樹的空洞。亞歷奢伊把自己寫好的大字的書信，丟到洞裏去，於是那裏即時得着普通信紙的回信。字筆雖然惡劣，但很可愛。亞歷奢伊的學問本來很好，所以阿苦李納的智識因之啓發了不少。不上一個月光景，阿苦李納的文字做得很通暢了，就像受了中等教育的女孩子一般。

却說模羅姆士基和柏劣士托夫兩個，自從言歸於好之後，時常往來宴會，日益廝熟。他倆間的感情，漸漸的濃厚起來；不久，竟變爲刎頸之交了。

模羅姆士基常想：柏劣士托夫死後，他的產業當然是亞歷奢伊繼承；於是亞歷奢伊立刻就變爲縣裏首富的地主了。那麼，他一定很願意娶麗珊的。至於柏劣士托夫呢，年紀已老，雖然他常說他的鄰人有點狂妄，但是這一個他一定不反對的。而且模羅姆士基是柏羅伯爵的近親，伯爵也極能替亞歷奢伊爲力的。在柏劣士托夫方面呢，他是這麼想：模羅姆士基大概很願意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亞歷奢伊，在適當的時機。起初他們兩個老頭不過是各人心裏想着各自的事情，後來竟互相談論起來了。各人說出自己的心思，都非常歡喜；並且互相允許把這件事有秩序的辦去。但是模羅姆士基有一件困難橫阻在前面，就是很不容易勸告自己的麗珊快點與亞歷奢伊結識。因爲她自從那可紀念的午餐之後，再沒有會見過亞歷奢伊，以

爲他們互相都不歡喜；至少亞歷奢伊一定不肯再來柏黎路清村來了。并且每當模羅姆士基去拜訪自己的鄰人時，他的女兒總是躲進自己房裏，不肯同去。於是他想，若是要麗珊戀愛亞歷奢伊，先要請他常來家裏玩；那麼他們的愛情無有不曾發生的。這是事理的次序——時間要先約定，他們倆會面纔容易些。

柏劣士托夫心裏籌劃兒子的婚事很焦急；最困難的，就是恐怕亞歷奢伊不愛麗珊。就在當天夜晚，他叫自己的兒子來書室裏，吸着煙，靜默了一會，說：「你現打算幹什麼事？亞歷奢伊！你想不到軍界去服務了嗎？」——「不想去了，爸爸！」亞歷奢伊回答：「我見你心裏不願意我去騎兵隊服務；所以我現在決不想去軍界謀生活了。」——「好！我的孩子！我看，你真



是個孝順的孩子！我聽了你的話，心裏覺得很安慰！我不願意強迫你的意志，我不強迫你去……即刻……我可以替你在文官裏面找個好差事幹……但是現在我想先替你討個媳婦，好不好？」

「討誰呢？爸爸！」亞歷奢伊吃驚的問。

「討麗珊作媳婦如何？」柏劣士托夫回答：「新婦那天在模羅姆士基先生家裏午宴，你是看見過的，我看還不錯……」

「爸爸，現在我還不想結婚哩！」

「你不想結婚？那麼我替你想，並且改變你的思想！」

「隨便你，不過麗珊我是一點不樂意的。」

「快樂在將來哩！忍耐是快樂之母……」

「我不覺得我能造她的幸福。」

「你怎麼這樣固執？這樣就算你尊重父母的意志嗎？好一個孝順的兒！好！好！」

「討媳婦是我的終身大事；我不願意娶麗珊，不願意結婚！」

「你不娶妻，我不責罰你，這是你的意志。但是我的產業，我全把牠浪費完了，不留下一文給你。現在限你三天答覆我；過期你不贊成，那你就莫怪我這爲父的……」

亞歷奢伊見父親生了氣，把自己放在腦後去了；在他面前，那是很難辯勝的。於是他走進自己房裏。父母的威權，麗珊的容貌，阿苦李納的將來，父親公然說要他變成貧民，這種種愁苦的思想，都陸續的在他腦海裏起

覆了。最後他想起第一次在林中會見阿苦李納的時候，她是多麼戀愛他！難道我不能娶農女爲妻，刻苦的過活嗎？他越想越有理，很想把心中的謀劃告訴阿苦李納。但天雨連綿，不能去林中相會。於是用明瞭的書法，寫了一封憤激的信給阿苦李納，告訴父親要威迫他們了。即刻打發一個心腹的僕人帶信去投到郵局去——橡樹的空洞。

次日清早，亞歷奢伊走到模羅姆士基家裏，爲的是同他們公然的說明自己的意志。他希望鼓勵起模羅姆士基的大度，勸他打消前議。『模羅姆士基先生在家嗎？』他牽着自己的馬走到台階前，問僕人說——『沒有在家。』僕人回答：『主人清早就出去了。』——『倒霉！倒霉！』亞歷奢伊想：『麗珊小姐在家嗎？』——『在家。』他連忙把韁繩遞給僕人，不等

通報，就走進去了。

他走到客廳，想『所有的事情將要決定了！我親自對她解釋一切』他走進去了……知覺麻痺了……麗珊嗎？……不是……阿苦李納麼？……倒有點像……呀！可愛的，微黑的阿苦李納，穿件白色早外衣，坐在窗前讀他的信！真想不到麗珊就是親愛的阿苦李納……麗珊正忙於看信，沒有聽見他走進來。亞歷奢伊狂喜的了不得，快樂的大叫她一聲。麗珊嚇了一大跳，抬頭看見是亞歷奢伊，忙起身想跑進去；但是亞歷奢伊奔上前拉住她。『阿苦李納！阿苦李納！親愛的阿苦李納……』麗珊想竭力掙脫他……『別動我！別動我！放尊重些……你瘋了嗎？』麗珊重覆說——『阿苦李納！我的好友阿苦李納！』他也重覆說，親她的手。密司沙克遜就是這

同事的見證人；却不知道她當時的感想如何。正在這時候，門開了，模羅姆士基走了進來。

「啞！我們的事情大概已完全了結了！」模羅姆士基說。  
我這篇小說，就此結局。請讀者饒恕我不再往下寫了！

一八三〇，九，二十，夜九時，於波爾基羅。

假農女

六六

## 射擊

我們紮駐在一個小鎮裏。軍隊中武官的生活，各人都知道，早晨在馬術練習場操練；下了操，就在團長那裏，或者到猶太人的酒店裏吃早餐；一到夜晚，不是打牌，就是喝酒。這種生活，我已過了好幾年了。在這個小鎮裏，沒有一間公共的游藝室，沒有一個未嫁的姑娘。我們互相碰見的時候，除了我們軍隊的軍服，什麼也沒得看見了。

在我們這個社會裏，祇有一個人不是軍界的。他大約三十五歲，我們都稱呼他做老頭。他的經驗很豐富，所以他享受的優先比我們格外多。他的習慣的惡癖，頑固的氣質，和粗野的語言，使我們青年的性質受了不小

的影響。但是有一層秘密籠罩他的命運。他像個俄國人，却取一個外國名字。從前他也曾在騎兵隊裏當過武官；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他辭職的原因。他一出了軍界，便搬來這個窮鎮裏居住。他的生活很窮困：出外永遠是步行的，身上只穿一個破舊的黑色外套，午餐只有一兩碟青菜。但是在他家裏，專為我們軍隊中的武官擺着一張公用的大桌子。這又不能不說他太闊氣。至於他的財產和入款，沒有一個人知道，並且沒有一個人敢質問他。在他房裏堆着許多書籍，一半是小說，一半是軍事學。他喜歡借書給人家看，一借了出去，總不問人家討還的；所以他借了別人的書，看完就算了，來不歸還書主。這是他的怪脾氣。他的重要的練習，就是放射手鎗。屋子的牆壁被好些子彈射穿了，千瘡百孔，好像蜂房一般。上品的手鎗就是他



住的茅房裏唯一的奢華品。他的射術很高明：如果他想用手鎗射落帽上的梨子，誰都願意把自己的腦袋當他的靶子。

我們的談話，常時談到決鬥。西利維哦（他的名字）從來不插一句嘴。問他：曾經和人決鬥過沒有，他只索然的回答一句：『是，決鬥了。』不及其牠，可見這樣的問話，他是不喜歡的。我們因此推想，在他的良心上許有那令人驚服的技術的不幸的犧牲物。不過我們好像胆小的一樣，對於他沒有發生什麼疑訝。有一種人我們一見他的容貌，心中的疑訝立刻就冰釋了。但是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我們都吃了一場驚恐。

有一天，我們武官大約十來個人，在西利維哦家裏吃午飯，照常喝了許多酒。飯後，我們勸主人同我們一起打撲克。他從來沒有摸過紙牌，便堅

決的拒絕了幾次。究竟拗不過我們的敦勸，應諾了，撒了五十個金幣在桌上，坐下，叫莊家發牌。我們圍繞他坐着，便賭起來了。西利維哦在打牌的時候，從來不則一聲的，也不和人家爭論。如果賭家算錯了賬，他就登時還清欠賬，或者在粉牌上記着。賭了一會，他這個脾氣，我們都知道了。只得順着他的性子，不去拂逆他的習慣。但是我們裏面有一位新調來的武官，他還沒摸着西利維哦的脾氣。這一次他算錯了賬，西利維哦拿起粉筆，照按賭規平均計算。那位武官倒以為他算錯了，就爭論起來。西利維哦仍舊靜默地繼續賭。武官忍不住了，拿起刷子，把粉牌的記賬擦了去。西利維哦不睬他，拿起粉筆重新登記。那武官因為肚裏有幾分酒，加以朋友們的嘲笑，以為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就把桌上的銅燭台投向西利維哦身上。他閃避

開了，沒有挨打着。我們混亂了。西利維哦站起來，臉色氣得青白，眼睛閃着光，說道：『敬愛的先生！請你出去！這回事好在發生在我家裏！』

我們替這位新朋友擔心的了不得，以為他的命不長久了。但是他竟安然走了出去。臨走之前，說道，這次的侮辱我非報復不可！你們看着吧！西利維哦沒有回說什麼；我們仍繼續打了幾牌。但是覺得主人不能賭了，便散了場，各人回到自己房裏，談論這次的事情。

到次日，我們正在馬術練習場互相問訊：那可憐的中尉還活着沒有，他恰好走來了。我們便問他，西利維哦怎樣對付你？他說，在西利維哦方面，還沒有聽見什麼動靜。這個使我們大吃一驚。我們走到西利維哦家裏，在院子裏找着他正在射那貼在大門的靶子的中心，百發百中，真個好一把

射手。他照常招待我們，沒有說一句關於昨天的事情的話。過了三天，中尉還活着。我們驚奇的問道：『難道西利維哦不決鬥了嗎？』——『西利維哦沒有同我決鬥。』他們彼此諒解之後，這件事情調停下來，就完結了。

這回事情使我們青年武官，對於他的尊敬，減輕了許多。他的怯懦的態度，青年人很少原諒的。但是漸漸的一切通忘却了，西利維哦仍舊受人家的尊敬如初。

只有我不能同他親近了。我生來有種浪漫的幻想。從前我很親愛他，覺得他的生活好像謎語一般。他一定是秘密小說中的英雄。在他一方面，他也很愛我，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他都原諒我，饒恕我；並且常同我談論有趣味的事情。他的心地非常樸直，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但是經過了不

幸的昨天以後，那個念頭——他的名譽受了污辱，按他自己的意思，永不能洗淨了——常時盤旋於我的腦中，並且阻礙我同他去散步。我只是羞怯的望着他。他是非常聰明而且富有經驗的，我這種行爲，他一定很注意，而且要推測我的行爲的理由。我這樣待遇他，他覺得很苦惱。有兩次，我看出來他願意同我諒解互相的意見，但是我迴避了這樣的機會，也就離開了。從那時起，我們會面不過點點頭，從前我們的開心話久已斷絕了。

每逢星期三、五，是郵件遞來的日期。我們軍隊的事務所擠滿了武官。有的等候銀錢，有的等候信件，有的等候報紙包裹；通常都是就在這裏拆開的。新聞傳出來了，事務所便喧嘩起來，各人神態各殊，煞是一幅生氣活潑潑的圖畫。西利維哦的信件是注明由我們軍隊轉交的，他收到的信件，

通常就在這裏等着了。有一次，他接到了一封信，拆開蠟封的時候，臉上露出着急的神情。抽出信箋一讀，眼睛發火起來。武官們忙於看自己的信，誰也沒有察覺。『諸位先生！』西利維哦對他們說：『我有一件緊要的事，須得即刻離開這裏。今天晚上，我就要走了！我希望諸位不要拒絕在我家裏最後一次的宴會！』我也等候你！』他轉過來，向我緊接着說：『一定等你去。』說罷，他便連忙走了出去。我們約定時間一齊到西利維哦家裏；商量好了，各自回家。

我在約定的時間，到了西利維哦家裏。全軍隊的人物，幾乎都在那裏會見了。他的行李已經收拾妥當；屋裏不過留下四板槍彈打穿了的牆。我們就了席，主人非常快樂。不一會，他的快樂變成了一般人的快樂。塞瓶時

刻發響，杯酒裏泡沫不住的騰起。我們敬祝他一路平安。吃完飯，已是深夜了；我們盡歡而散。我正預備走出去，他握着我的手，留住我。「我有點事情同你談一會，」他低聲說，我便留下了。

來賓都走了，只賸下我們兩個，於是對面坐下，靜靜地吸着煙。西利維哦心裏懸念不安，拘攣的快樂的痕迹早已消滅了。陰鬱的蒼白臉色，閃光的眼睛，和嘴裏噴出的濃煙，使他變成了一副真正的夜叉似的容貌。過了幾分鐘，他自己把靜默打破了。「我們將來恐怕沒有相會的日子了！」他對我說：「在離別之前，我願意向你剖白一下：你可以看得出來，我是很不尊重別人的意見的；但是我很愛你，如果你心裏存着誤解我的意思，我覺得苦惱之極……」

說到這裏，他停頓了，把煙袋裏的灰敲了出來，從新裝上煙。我靜默着，眼睛往下注視。

「你一定覺得很奇怪！」他接着說：「當我不同這位醉狂的P.決鬥的時候，你可以承認，他的性命全在我的手裏，我却一點也沒有危險；因為我的射術，大概總得比他強一些。但是我不想逞強，所以謙讓一步，以示我的寬大。在你面前，我是不願意扯謊的；老實說，如果我能够懲罰他，而對於我的生命沒有一點危險，那麼，我無論如何都不赦宥的！」

我驚訝的望着西利維哦。這樣的認識，完全感動我的心！他接着說道：「生死有命，這句話真說得對！我的命不致於死，無論如何都不能叫我死去。六年前，我挨人家打了一頓很凶的嘴巴，我的仇人現在還活着哩！」



我的好奇心被他提醒了，問道：「你沒有同他決鬥嗎？」

「我同他決鬥過！」西利維哦回答：「那就是我們決鬥的紀念品哩！」說着，站起來，從厚紙盒裏取出一頂紅帽子，緣着金邊，帶着總毛。（法人叫做巡捕帽）他戴上帽子，一顆子彈正穿過離前額一寸高的地方。

「我曾在騎兵隊裏做過軍官，這是你知道的。」西利維哦接着說：「我的性格，你也知道，我是喜歡要強的一個人。那知這就是我少年時代的壞脾氣！前十幾年的時代，粗暴性是很流行的，在軍隊裏，我是第一個性子粗暴的人。我很能喝幾杯酒，以酒量著名的布勒綽夫都喝不過我，挨我打敗了。你知道，在軍隊裏，決鬥是常有的事，每次決鬥，我不是見證人，就是實行的人物；所以朋友們很敬愛我。但是團長時常調換我，以爲我是個了

不得的惡漢，看守我同一個重要的惡犯一般。

「我正在安然享受盛名的時候，一個貴族的青年加入我們的軍隊。（我不願意提他的真名）我自生以來，從沒看見過這麼運幸的一個寵兒！他既長得漂亮，天資又聰明，性情又勇敢；而且出身貴族，名望，金錢，轟動全城。這種種優勝的條件，全集於他的一身，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你試想想，我當時受了何等的影響？這是無疑的囉，我的首要的地位當然日益衰微了！他被我的盛名引誘着，願意同我要好，但我只冷淡的待遇他。他背開了我，却沒有什麼怨恨；然而我已討厭他了不得了。他在軍隊裏，婦女社會的成功使我完全絕望！我想藉端同他爭論，便做了好些短詩嘲笑他，但是他也用譏諷的短詩回答；而且他的詩，不但比我的更滑稽，並且銳利多了。

他常時取笑我，這更足以增加我的憤怒。後來有一天，在一位波蘭的地主跳舞會上，我看見他是婦女們的目的物，特別是與我有婚約的主婦注意他，我便附着他的耳朵，罵了他一句。他的臉發紅了，給我一個耳光子。我們鬧起來了，把劍取出來，互相刺殺。旁人把我們排解開了，婦女們嚇得昏倒下去。我們出來了，就在那天夜晚走去決鬥。

一天已漸漸的亮了。我帶着三個決鬥的副手，站在指定的地點，等候我的敵手。我心裏昏迷了，不知道幹的什麼事，只覺得等的不耐煩。春天的太陽漸漸上昇了，天氣溫熱起來。我遠遠的望見我的敵手徒步向我走來，搭着一件短褂在劍上，他也帶着一個副手同行。他走近了，只見他手中拿着一頂帽子，盛滿一帽的櫻桃。副手量好了二十步的距離，我應當先放鎗。

但是我的憎惡的情緒太奮興了，我覺得我的手描得一定不準確；所以請他先放頭一鎗。我的敵手却不同意，我們便決定抽籤。他真是一個運幸兒，抽着第一號。一鎗打穿了我的帽子。該輪到我的了，他的性命握在我手中。我釘着眼睛望他，想看出他心裏惶恐的影像來。他對着我的手槍站着，從帽裏選出好的櫻桃來吃。吐出的桃核，都飛到我這邊來。我想：「他完全不知道重視自己的生命，我若把他的性命奪了去，這於我有什麼益處？」我腦中憎惡的念頭，登時消滅了，便放下手鎗，對他說道：「現在你大概還沒預備着死。請你回家吃你的午飯去吧！我不願意阻礙你了！」——「你不阻礙我了？」他回答：「還是請放你的手鎗吧……但是也隨便你，這次放鎗是輪着你的，你要什麼時候同我決鬥。我即刻來就是！」我向副手說明，

我不願意放槍了；決鬥就此完結了……

『我退了伍，離開了那個地方，一直搬到這裏居住。從那時起，我沒有一天不想復仇；現在我的時候到了……』

西利維俄從口袋裏取出早晨接到的那封信給我，看是一個人（大概他的委托人）從莫斯科寫來給他的。說那位先生快要同那位青年漂亮的女郎正式結婚了。

『你試猜猜那位先生是誰？』西利維俄對我說：『我須得就要趕到莫斯科去，讓我們看着他好好死在自己的結婚以前，好像從前他在吃櫻桃的時候等着他的死期一樣。』

說完了他從前的故事，站起來，把那頂紅帽子拋到地板上，在屋裏來

回的走起來，好像老虎困在籠中一樣。我沒有作聲，只噓着氣，瞪着目，辨認那描寫不出的感情。

僕人進來說，馬已預備好了。西利維哦緊緊的握着我的手，親了我一個嘴。他坐上了小車，車上放着兩個皮箱：一個帶着手槍，一個裝着他的家具。我們重新道了別，馬飛跑去。

過了幾年，我搬到N縣裏一個僻靜的村子去住。管理家務，非常麻煩。回想從前那種無憂無慮的快樂的生活，不覺暗自羨慕。春夜的冬夜的孤獨生活，是我最困難的功課。每天正午時候，我喜歡同村長談話，調查工作，參觀新建的房屋；但是時間過得很快，我很想把牠延長。天一起黑起來了，

我完全不知道躲到那裏好。在衣櫃下和倉庫裏發現的那幾本書，我都背熟了；管家婦黎羅夫納所記得的故事，也都對我講完了；農家婦女的歌曲，使我憂愁。這無聊的煩悶一天一天的增加，我真難受了，只得喝幾杯櫻桃酒，藉以澆我的無端的憂愁。但是酒不解真愁，只使我的腦子岑岑的發癢。在附近一帶，沒有親近的鄰人，除了兩三個酒量大的以外，沒有別的什麼人了。他們的談話只是吃逆和嘆氣，簡直無法消遣。後來逼得我無法，只得決定早早睡眠，晚點吃早飯，把夜晚增長，縮短白天。這個方法我覺得很有効力。

離我的村子八里地，有一所財主的莊院，是伯爵夫人B君的產業。伯爵夫人只在出嫁的頭一年，在自己村裏住過一次，却不到一個月，就出外

游歷去了。只留下一個農場管理人在村裏照管。到我隱居的第二年春天，傳說伯爵夫人同她的丈夫要來自己村裏消夏。果然，他們在六月初就回來了。

鄉人聽見殷富的鄰人要回來了，各人都覺得這是莊重的時期。地主們和自己的僕人都談論那傳聞的事實起來。至於我呢，我承認這位年青的漂亮的鄰人來到的消息，使我高興的了不得。我很想會會她。在她到家後頭一個星期日午飯後，便驅車去拜訪她——我的最親近的鄰人。

僕人帶我進了伯爵的書室，便退出通報去了。這間寬闊的書室，陳設得很華麗：牆邊放着幾個書櫥，上面站着一個青銅的半身像。在大理石的煖爐旁，有一面大鏡子。地板上鋪着地氈。我住慣了僻陋的屋，那見這麼華



麗的陳設，忽然走進這樣華麗的書室，彷彿走進天宮一般，手足無所措，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怯怯的等候着，心裏跳動得很厲害，好像外省來的請求者等候總長出來一樣。門開了，走出一個男子，大約三十二歲光景，長得非常漂亮。他進來向我招呼，我正想介紹自己，他反僭了我的先，原來他就是伯爵。我們坐下，他的談話婉婉動聽，而且和靄，我的粗野的怯懦就散了。我剛開始恢復平日的態度，伯爵夫人猝然走了進來。我覺得心裏的擾亂比以前更甚。她實在是一個美人！我願意表示從容的態度，但是越想要假裝從容的態度，越發覺得拘束。他們見我太不自然，便自己交談起來。我的不自然的態度漸漸消滅了，老實不客氣的在書室裏往來踱着，四圍望望書櫃和圖畫，聊以消遣。對於圖畫，我不內行，不能辨別牠的好醜。只有一張

惹我注意：那張畫是畫着瑞士的風景；但是刺我的眼睛的不是繪畫上的美，是兩顆子彈射穿了的小孔。『那射擊好極了！』我對伯爵說。——『不錯，射得非常好。』伯爵說：『你可射的好嗎？』——『稍微會一點。』我回答。這種談話的題目，我非常喜歡：『在三十步以內，射擊一張紙牌，我是百發百中的；自然，這是我用熟了的手槍。』——『真的嗎？』伯爵夫人注意的說：『我的好朋友！你在二十步以內，可以射中紙牌？』——『好！不論什麼時候，讓我們試一試。』伯爵說：『從前我還射得不壞，但到現在，我沒有摸過手槍，已經四年了。』——『哦！』我說：『那麼，先生在十步以內，我可以打賭，一定不能射中紙牌。因為放手槍是要天天練習的，這個我從經驗上知道。在我們軍隊裏，不瞞先生說，我是一個高明的射手。有一次我的手

槍壞了，在舖裏修理，我整個月沒拿手槍。先生，你以為怎樣？後來我射擊起來，在二十五步內，射一個瓶子，連接四次，未中一槍。在我們那裏有一個騎兵大尉，是個輕狂而滑稽的人。他當時對我說：「兄弟！你不應當輕視練習呵！你要知道，射術精熟的人每天上午，至少要練習三次。他這種習慣，彷彿在午餐時要喝酒一樣。」先生！我的話你以為何如？」伯爵和他的夫人見我滔滔的談論起來，都非常歡喜。「但是他怎麼射擊呢？」伯爵問我——

「先生，就是這樣：他有時看見一個蒼蠅，落在牆上……你以為可笑嗎？伯爵夫人當真的，實在……他看見了一個蒼蠅，就喊道：『苦茲喀拿手槍來！』苦茲喀把裝好子彈的手槍遞給他，一槍把蒼蠅頂入牆裏去了！」

——「這又奇怪了，」伯爵說：「他叫做什麼名字？」——「西利維哦。」

——「西利維哦！」伯爵從坐位跳起來，嚷道：「你認識西利維哦嗎？」

——「怎麼不認識！我同他是好朋友哩。在我們軍隊裏，人人待他同自己的兄弟一般。但是五年來，我沒有知道一點兒消息了。那麼，先生也認識他嗎？」——「認識，而且很熟哩！他沒有對你說一件極奇怪的事情嗎？」

——「先生，不是他在跳舞會上，挨一個粗暴者打了一頓嘴巴那回事嗎？」——「他對你說過那粗暴者的名字沒有？」——「沒有，先生，他不

願意說出來……呵哈，先生……」——「我一面說，一面心裏推想：『請原諒我！

……我不知道……那……那……那……那不是先生嗎？』——「我？」伯爵說，

臉上露出擾亂不安的神色：「是的！那張射穿了的圖畫，便是我們最末一次會面的紀念！」——「呵哈，我的親愛的！」伯爵夫人說：「請你別提那

同事了吧！我一聽就害怕哩！——「不，我要把詳細的情形都說出來給這位先生聽。他既知道我怎樣的侮辱他的朋友，就讓他明白西利維哦怎樣報復我！」伯爵把椅子挪近着我，請我坐下，滔滔的叙述下文這篇小說。我帶着活潑的好奇心，靜默的注意的聽着。

「五年前，我剛結了婚，就來這裏度蜜月，就是住在這村裏。我住在這間屋的時候，是我平生生活最快樂的時期！受了最深刻的回憶！」

「一天黃昏，我們倆騎馬出遊。我的妻所騎的那匹馬有點執拗；她害怕起來，把轡繩遞給我，便步行回家。我在前面走着，看見院裏停着一輛旅行的貨車。僕人通報我說，剛來一位生客，坐在我書室裏；他不願意通報姓名，只說有要事到我這裏來找我。我走進了這間屋，看見在黑暗裏一個人

滿身塵土，亂髮蓬蓬，站在這兒煖爐旁邊。「你不認識我嗎，伯爵？」他顫聲的說——「西利維哦！」我嚷道。當時我覺得頭髮忽然豎立起來了。——

「從前你射了我一槍，現在我要來放我的手槍了！你準備好了沒有？」他從側面口袋取出了手槍，我由爐邊到牆角量好了二十步的距離。趁我的妻還沒回來時，請他快點放槍。他却延遲着——他問我要燈光，我拿燭來給了他，關好了門，吩咐僕人誰都不許進來，便再請他放槍。他舉起手槍描準我……我很掛念着我的妻……危險的時間過去了。西利維哦放下手槍，說道：「可惜我的手槍沒有裝上櫻桃核……子彈太重了！我以為我們不是決鬥，簡直是殺人！我是決不描準那沒有武器的人的……」我也裝好手槍，重新抽籤，看誰當先放……他用紙捲了兩張票，放在從前被我射

穿的那頂帽子裏，我又抽着先放槍的號碼。「伯爵，你的運氣真不小呀！」他微笑的說；那種微笑是我永久不會忘記的！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們幹的什麼事……我轟然放了一槍，射穿了這幅畫！（伯爵用手指着那幅射穿了的畫，臉上如火一般，發熱起來。伯爵夫人的臉色比自己的手絹更蒼白些。我不由得驚嘆起來。）

「我放了一槍，」伯爵接着說：「幸而沒有射中！那時西利維哦……（在這一秒鐘，他真令人害怕了！）他舉起槍描準我……正在這時候，門開了，馬沙喊着跑進來，箍着我的頸。她一來了，我的勇氣登時恢復了。」吾愛！我對她說：「難道你不看見我們是鬧玩的嗎？你怎麼倒驚嚇着了？去喝杯水再來我們這兒吧！我要給你介紹這位老朋友，老同事哩。」馬沙不

信我的話。「你們男子說實話的嗎？」她對我說了一句，便轉身問威嚴的  
 西利維哦道：「你們兩個當真是鬧玩的嗎？」——「伯爵夫人，他常時愛  
 同我鬧玩的：有一次，他同我鬧玩，打了我一頓嘴巴；又有一次，他同我鬧玩，  
 把我這頂帽子射穿了；剛才他又鬧着玩，打了我一槍，射穿了那幅畫；現在  
 我也願意來同他鬧鬧玩……」說到這裏，他要在他面前描準我……馬  
 沙忙跑去跪在他跟前。「站起來！馬沙好不害羞！」我憤怒的喊道：「先生，  
 你不嘲弄這不幸的婦人嗎？你要放槍不？」——「不放槍了！」西利維哦  
 說：「我滿足了你的迷惑，你的怯懦，我都看出來了，我滿足了你將來記着  
 吧……」說罷，他走出去；剛走出大門口，又回頭望了一望那幅射穿的畫，  
 便一直去了。我妻昏倒在地。僕人不敢留住他，只吃驚的望着他走到階



台上叫車夫道：「走！走！」……」

伯爵靜默不語了，我知道這篇使我非常感動的小說完結了。西利維  
哦！這個英雄我再沒遇見了！傳說在亞歷山大伊卜西南欺騷亂時代，他領  
率敢死隊，戰死於司苦涼城下。

一八三〇，十四，於波爾基羅。

海  
軍

九  
四

## 風雪

一羣馬在雪堆上跑，

踐踏着深厚的積雪……

突然望見一個孤獨的神廟。

……

忽然，周圍風雪大作；

天上雪片紛紛落下；

一個烏鴉振翅作聲，

盤旋在雪車上面；

一聲聲的預知的呻吟

宣出苦惱來！

那羣馬性急的

敏銳的望進那遼遠的黑暗裏去，

聳起自己的鬃毛……

……

茹闊夫士基

一八一一年，我記得在桌納拉多夫村裏，住着一位慈愛的富翁，名叫喀夫里拉喀夫里羅微支。他的性情很喜歡款待賓客，所以鄰人時常到他

家裏飲宴，同他的夫人拍什拉哥夫亞彼得羅夫納打五戈貝克一底的紙牌；更有些個却是特地爲瞧他們的女兒馬麗亞而去的。馬麗亞年十七歲，人品漂亮；一般人把她視作一個有錢的未婚妻，都想爲自己或爲自己的兒子求婚。

馬麗亞喜歡讀法國小說，受了不小的小說的影響。她和本村一個貧窮的，請假回里的陸軍下級軍官往來很親密。自然，少年人容易發生愛情！但是親愛的父母，看見他們倆的愛情日益濃厚，便禁阻自己的女兒和他往來，招待他比退職的議員還冷淡些。

這兩位情人受了喀夫里拉夫婦的奚落，不敢在家裏談心了。於是以前書信通往來，每天裏秘密在松林中或教堂旁晤會。彼此山盟海誓，怨恨自

己的命運；并謀劃種種的方法。這麼通了幾回信，密談了幾次，他們議決（很自然的）了：如果我們分離了不能生活，而殘酷的父母的意志又阻止我們的幸福，那麼，我們不能違背他們的意志嗎？自然，這層好意思是那少年人首先想出來的；但是使馬麗亞的浪漫的幻想非常滿意。

冬天來了，他們的密會跟着隔斷了。但書信往來越發增多。扶拉雞米勒每封信裏，都勸馬麗亞信任他，和他秘密結婚，結婚之後，隱藏幾時，再跑到父母膝前認罪；那麼，她的父母一定要被英雄的恆心和情人的痛苦所感動，自然不得不承認了。

馬麗亞躊躇了許久，許多計策都被她拒絕了。後來她應諾在約定的那一天，她不吃晚飯，藉口頭痛，退避到自己房裏，準備到夜間秘密的去結

婚。她的使女是同謀的，不消顧慮。她們走出花園，找着預先備好的雪車。坐上車，便開往離臬納拉多夫村十里地的沙德林羅村去。一直走進教堂，扶拉雞米勒便在那裏等候着她們，舉行結婚禮。

到約定那天的前一晚，馬麗亞整夜沒有睡覺。她收拾好了自己的衣服，寫了兩封長信：一封給她的同學；一封給她的父母。信上寫着令人感動的言辭，說自己忍受不住愛情的痛苦，請求雙親原諒自己的行爲。寫完她滿想將來奔到父母膝前認罪的時候，那是多麼幸福不過的生活時期呵！在信上簽了名，蓋了一方小圖章，她便上床睡去。那時東方快要發白了；她剛一合眼，就睡夢起來。但是那些可怕的幻想時常驚醒她。在床上翻覆了好一會，她夢見：就在那時候，她坐上了雪車，預備去結婚；不料她的父親阻

止她，生着氣把她從車裏趕快的拉了出來，順着雪扔到黑暗的極深的地穴裏……她心裏失了知覺，迷迷糊糊地飛落下去，看見扶拉雞米勒躺在草上，臉色青白，全身染着血。他閉着眼睛，用銳利的語調懇求她趕快和他結婚……並且在她面前，做出許多醜而無意識的現象……天亮了，她醒起來，臉色青白過於平日；頭也真個痛起來了。父母見她不舒服；他們的慈悲的憂慮，和「你怎樣了？馬沙！你病了？馬沙！」的不住的問話，使她難過起來。她想假裝高興的神情，竭力安慰他們，但是不能夠了。到了夜晚，她想自己快要同幸福的家庭離別了！心裏非常的難過！當下她已變成半死半活了。她秘密地同各人和身邊的物件道了別；開晚飯了，她心中異常苦痛，顫巍巍地說自己不想吃晚飯，便站起來同父母請了個晚安，走了出來。他們



照例同她親嘴，祝福，她幾乎沒哭出聲來。走進自己房裏，她一屁股坐在椅上，眼淚滴個不住。使女勸她安靜，并鼓舞她的精神。所有的東西都預備妥帖了；再過半點鐘，馬沙便當長別父母的家，自己的房，拋棄姑娘的生活了。……門外風雪大作，狂風吹着窗板，振搖發響，完全是對她表示恐嚇和悲傷的預告。不一會家裏一切都沉靜而熟睡了。馬沙圍上肩巾，穿起輕煖的外套，手中提了一只小皮箱，走出來，往後面的階台去。使女跟在她後面，拿着兩個包袱。她們走下台階，往花園去。風雪還沒有鎮靜，狂風迎面吹來，彷彿要強力阻止這位青年女犯逃走似的。走到花園後面，路上一輛雪車等候着她們。馬凍得站不住腳了，扶拉雞米勒的車夫在轅前徘徊着，節制着韁繩。他扶着馬沙和她的使女上了車，安放好了行李，便拉起韁繩；馬飛跑

起來了。

話分兩頭。我們暫且不提這位姑娘的運命如何，和車夫鐵劣士喀的馭術怎樣；却說——

扶拉雞米勒在約定結婚的那一天，整整奔忙了一日，沒得一刻休息。早晨他到沙德林羅村牧師家裏，商量一切結婚事宜；飯後，便跑去鄰近的地主家找證婚人。第一個證婚人，他找得的，是個騎兵隊退職的下級軍官德拉文，年四十歲。他願意承諾了這件奇事，並且擔保成功。扶拉雞米勒聽了，很歡喜。德拉文留住扶拉雞米勒在家吃午飯，說證婚人，不用再到別處去找了，我包你有人替你證婚就是了。果然午飯後，來了一位滿面鬍鬚的測量師；和一位地方裁判所的儿子，是個十六歲的少年，剛進輕騎兵不久。

的。他們不僅容納了扶拉雞米勒的提議，還敬祝新婚夫婦將來幸福無疆。扶拉雞米勒聽了，心中狂喜的，了不得，感謝了他們，便走回家預備去了。

天色早已黑下來了。扶拉雞米勒打發自己信任的車夫，鐵劣士喀，駕起一輛三套馬車往臬納拉多夫村去，並且詳細的吩咐了一番。他自己也駕了一輛小雪車，獨自一人，向沙德林羅村進發。大約再過兩點鐘，馬麗亞也當到那裏了。道路他是熟悉的；不過走二十分鐘，就可走到了。

但是扶拉雞米勒剛出了村子，走到田野，就括起風來；越括越大，竟成了大風雪。他什麼也看不見了。霎時間道路全被壅塞了；附近的地方都隱藏在濃黃色的大霧裏。白色雪片穿過大霧飛下來；天地混合不清。扶拉雞米勒走進了田野裏，總不能重新走上正路。馬冒險前進，一會兒走上雪堆，

一會兒跌到坑裏，雪車便時常顛覆。扶拉雞米勒只竭力不使迷失方向。但是他覺得已經走了大半點鐘，却還不會走到沙德林羅樹林。又過了十分鐘光景，樹林仍舊一點也看不見。扶拉雞米勒走到空曠的山谷裏面去了；風雪還沒平靜；天色仍然昏黑。馬也走疲倦了；雖然走在齊腰深的雪裏，可是身上的汗，像雹子一般的爆出來。

後來扶拉雞米勒看見走錯了路，便停住了車，想一想應當往那方面走。想了一會，決定往右方去，纔又往右走起來。他的馬慢騰騰的前進着；已經走了一點多鐘了，他還在道上。沙德林羅應當是不遠了，但是他走來走去，那片田野還沒有走盡，一路盡是雪堆和山谷，雪車時常顛覆，他便乘時要扶起來。時間快過了，扶拉雞米勒心裏厲害地焦灼起來。

後來他看見遠處有一片黑的東西，便驅車轉過那裏去。走近一看，原來是個樹林。「阿彌陀佛！」他想：「現在可近了。」靠着樹林，希望即刻走上熟道，一繞過樹林，沙德林羅村就快要到了。不久他找着了正路，便走進冬天落葉的樹林的黑暗裏，風不能施其狂暴了；道路平坦，馬已活潑，於是扶拉雞米勒心裏才安靜了。

但是他走來走去，却還沒看見沙德林羅村；樹林也沒有走盡，心中覺得很奇怪；看看自己已是走入生疏的林裏了，心中覺得非常絕望。他儘管鞭打那匹馬，那可憐的動物雖走的很快，但不一會，便又停住了。過了一刻鐘，纔又一步一步地走起來，牠那裏知道不幸的扶拉雞米勒的心焦？

樹木漸漸稀疏，扶拉雞米勒從林子裏走了出來；沙德林羅村却沒有

看見。那時將近夜半了，眼淚由他的眼眶滲流出來；他冒險走着。天氣平靜了，黑雲也散了；在他目前鋪着一片平原，好像一塊波紋似的白地氈；夜色非常清朗。離不遠他看見一個小村落，有四五間獨立的屋子，扶拉雞米勒便走向那裏去。走到頭一間屋旁，他從雪車跳出來，跑到窗旁，敲起窗板來。過了幾分鐘，木的窗板升起了，一個老者伸出蒼白的頭來。「你要什麼？」

——「遠不遠，到沙德林羅？」——「到沙德林羅遠不遠？」——「是，是不遠嗎？」——「不甚遠；不過十里地。」聽了這些回答，扶拉雞米勒搔着自己的頭髮，站着一動也不動，好像一個人宣告了死刑一般。

「可是你從那裏來的？」老頭緊接着問。扶拉雞米勒沒有心思回答這問題。「老頭，你能借我一匹馬到沙德林羅嗎？」他說。——「我們那裏

有馬哩！『老頭回答——』『可是我不能帶個嚮導去嗎？酬金隨便多少，我都可付給他的。』——『等一會！』老頭說着，把窗板放下：『我叫醒我的兒子；他可以送你去。』扶拉雞米勒等不到一分鐘，又敲起窗板來。窗板升上了，大鬍子又顯現出來。『你要什麼？』——『你的兒子怎麼啦？』——『立刻就出來；他正在穿鞋哩。難道你凍冷嗎？請走進來暖暖吧！』——『謝謝！請打發你的兒子快點出來吧！』

大門呀地響了，一個壯年走了出來，帶着一點笨態。他在前面走着，一面指引着，一面探索壅滿了雪堆的道路。『現在幾點鐘了？』扶拉雞米勒問他，——『快天亮了。』少年男子回答。扶拉雞米勒聽了，說不出一句話來。

他們到了沙德林羅，雞已叫了幾遍，天也大亮了。教堂是關閉着的。扶拉雞米勒付了嚮導些酬金，就走去牧師門口，在門外他的三套馬車已沒有了。怎樣的消息等着他哩？

話分兩頭。却說臬納拉多夫村慈善的地主家裏那天的情形怎樣。但是沒有什麼特別情形。

一對老夫婦醒起來，走到客廳。喀夫里拉，喀夫里羅微支戴頂睡帽，穿件粗毛布短外衣；拍拉士哥夫亞，彼得羅夫納穿件棉寢衣；開水壺沸騰着。喀夫里拉，喀夫里羅微支打發使女去探問馬麗亞的康健怎樣，和她夜裏睡的如何。使女轉身回來說，姑娘夜裏睡得不好，現在已輕鬆些；她說立刻就要走來客廳裏。果然門開了，馬麗亞走了進來，向父母請早安。



「你的頭怎麼了，馬沙？」喀夫里拉，喀夫里羅微支問。——「好些了，爸爸！」馬麗亞回答。——「馬沙！你昨天真是昏暈了？」拍拉士哥夫亞，彼得羅夫納說。——「許是吧，媽媽！」馬沙回答。

那一天平安地度過了；但是到夜晚，馬沙病了。打發人到城裏請醫生，夜深了，醫生才到；那時恰當病人說囁語，全身發極厲害的熱。這位不幸的病人，足足病了兩星期，病勢危極萬分。

家裏沒有一個知道那夜出走的事。馬沙把前晚所寫的信通燒燬了。她的使女沒有對誰述說那件事，爲是怕主人生氣。牧師，退伍的騎兵，大鬚子的測量師，和幼年的輕騎兵，都很忠誠，沒肯多嘴。車夫鐵劣士喀即使大醉時，也從沒說出一點。所以這件秘密被那半打有多的同謀者保守得非

常嚴緊；但是馬麗亞在不停的囁語裏，反自己說出來。她的話雖說的不清楚，可是她的母親一時沒有離開她的床；由那些話裏，她能明白她的女兒非常戀愛扶拉雞米勒；大概愛情就是生病的原因。她便同自己的丈夫和幾個鄰人商議；後來大家一致覺悟馬麗亞的命運明明是這樣的，天命是難逃的，貧窮是沒罪過的，俗諺說：『不要與金錢共生活，却當同人共生活。』這些道德的俗諺，在那種機會是怪有用的，當我們諒解別人的時候。

馬麗亞漸漸地痊癒了。扶拉雞米勒恐怕受冷淡的招待，早已不見到喀夫里拉，喀夫里羅微支家裏了。地主打發人去通知他一個意料之外的幸福：應諾了他的婚事。但是他的回答是一封半瘋半狂的信，臬納拉多夫村的地主接到之後，非常吃驚。他宣言他的腳永遠不到地主家裏了；願大

家忘記這不幸的人罷；至於死呢，就是他所留下的唯一希望。過了幾天，他們得知扶拉雞米勒去軍營裏了。這是一八一二年的事。

過了許久，他們不敢把這件事告訴新病好的馬沙；她也永遠想不起扶拉雞米勒了。又過了好幾個月，在波羅基雷城下之戰的受重傷人數內，發現扶拉雞米勒的名字，馬沙便暈倒過去；大家恐怕她的熱病不要又發作哩。但是上帝保佑，暈了一會就好了，沒有什麼礙事。

第二件苦難又來折磨馬麗亞了；喀夫里扶，喀夫里羅微支死了。遺囑把所有的產業與她承繼，但是承繼不能安慰她，不過她在，還可分點那不幸的拍拉士哥夫亞，彼得羅夫納的悲哀。她起誓永遠不同她母親分離。她們倆便離開了那臬納拉多夫憂愁回憶的地方，遷去另一村莊裏住。

在那裏，好些求婚的繞圍這位又漂亮又有錢的女郎；但是她沒有對任何人給他一點子希望。母親有時勸她另自選擇一個；馬麗亞祇搖頭而沉思。扶拉雞米勒已經不在了；當法人來侵犯的時候，他便死在莫斯科。馬沙對於他的紀念品，表示神聖的敬意。她至少要把所有他曾經讀過的書，哪，他爲她而寫的畫哪，信哪，詩哪，一齊保存起來。鄰人們知道了這些情形，對於她的真心非常驚異；並且帶着好奇心，等着看這位英雄在這清貞的苦節上最後所應得的勝利。

戰事榮幸地告終了。我們的軍隊從邊境回來，人民多跑去歡迎他們。音樂是奏着凱旋歌，棋羅的舞蹈曲，和苟可德的歌曲。軍官們當初出征時，大半是青年，經過一次戰爭的空氣，現在回來都變成糾糾的壯年，胸間佩

着十字架。兵士們自己互相快樂地交談着話，時常夾雜些德法語言。這是不可忘却的時候！這是又榮幸又快樂的時候！俄人心中對於祖國的名譽，奮興的何等厲害呵！我們把國榮與愛國心連合得多麼緊固呵！

婦女們，俄國的婦女們，那時是快樂無比。她們平日冷淡也消滅了，她們的狂喜真是到極點了。歡迎戰勝者的時候，口中大呼：『烏拉！』並且在天空中拋滿了的頭巾。

那時的軍官們誰也不承認，他領受了俄國婦女的又好又最貴重的禮物……

在這熱鬧的時候，馬麗亞同她母親正住在某省裏，沒有得見兩京怎地慶祝那凱旋的軍隊。但是在縣裏和鄉間，一般人的狂喜許還要更厲害

些軍官們往往來這些地方，炫耀真正的凱旋；並且有些個特地穿着燕尾服，在他鄰近地方找情人。

我已說過，馬麗亞心中雖然冷淡，求婚者仍絡繹不絕；但是一般來求婚的都被她拒絕了。話雖如此說，當時有一位受傷的驃騎軍團長布爾敏，來到她那省裏，却引起了馬麗亞的注意。

布爾敏是一個雄偉的人物，大約二十五六歲。他請假返里養病；他的村莊離馬麗亞住的莊子很近。馬麗亞非常注意他；一見他的面，心中就死灰復燃起來。雖然不能說她阿媚他，但詩家看出了她的舉動，至少可以說：這個雖不算是愛情，但已確實迷惑了！

布爾敏實在又是一個可愛的少年！他有一種使婦女喜歡的魔力；婦

女一見了他，就會要着迷；但他並不是弄手段，完全是出於自然的。他對於馬麗亞的舉動，沒有什麼特別的。馬麗亞也沒有說什麼，或有什麼動作。布爾敏的視線總是注射着她；雖然覺得自己的行爲非常輕佻，但這并不妨害他和馬麗亞的意見。馬麗亞——像一般少年婦女一樣——滿意的寬恕了他的惡行，露出勇敢和奮興的情態。

但是少年驟騎兵的靜默，足以刺激馬麗亞的好奇心和幻想，其力量強過於他的柔和，他的快樂的談話，他的蒼白的臉色，他的細繃帶的手……她不能不承認自己很喜歡他。大概布爾敏從自己的經驗上也能夠看出來馬麗亞很注意他了。『但是，』馬麗亞心想：『怎麼到這時候還不見他跪在自己膝前求婚呢？甚至連一句請求的話都沒聽見呢？與真愛情

不分離的羞怯嗎？驕傲嗎？不屑屈膝於婦人女子之前嗎？想了一會，她決定羞怯是唯一的原因，便竭力和布爾敏親近起來。果然，他們的愛情日益濃厚起來了。馬麗亞預備着收獲意料之外的效果，不耐煩的等候小說的說明的時間。無論那種秘密常使婦女心中難過。她的誘敵的動作終竟成功了。布爾敏竟落入她的情網，一對發火光的眼晴只管注射在馬麗亞身上，覺悟的時間似乎已接近了。鄰人們都談論他倆的婚事，好像事情已經完結了一般。慈善的拍拉士哥夫亞，彼得羅夫納見自己的女兒自己找着了，一個可意的未婚夫，心中非常歡喜。

有一天，老夫人獨自坐在客廳裏，玩着骨牌，布爾敏一走進屋來，就問馬麗亞在那裏。『她在花園裏哩。』老夫人回答：『你走去找她吧；我在這



兒等着你們。」布爾敏應諾着走了進去。老夫人畫着十字，心中想道：「大概事情今天可以告成功了！」

布爾敏找着馬麗亞在池邊柳樹下，手中拿着一本書，穿身素白衣服，真是小說裏的英雌似的。寒暄了幾句，馬麗亞故意默然無語；但是兩個心相印，已無須多說了。布爾敏不知道說些什麼好，臉上現出爲難的神色。但又覺得有一種偉大而不可抵抗的力，促迫着他，非叫他把自已的心思說出不可。不得已他請馬麗亞原諒他說幾句話。馬麗亞掩好書，垂下眼睛，表示同意。

「我愛你，」布爾敏說：「我非常愛你……」（馬麗亞臉上一陣陣緋紅起來，頭越發低下了。）「我的舉動很輕佻，你是知道的；但是我很願

意常常看着你的嬌豔的容貌，聽着你的嬌嚙的聲音……」（馬麗亞想起了第一封信）「現在我已慢慢的抵抗自己的命運了；我一回想起你的美貌無比的容顏，從此以後是我的生活的痛苦和快樂；但是我應當實行重大的責任，洩露你那可怕的秘密，造成我們倆中間的障礙……」

——「秘密時常有的，」馬麗亞快快的插嘴道：「我終竟不能做你的妻……」——「是，我知道，」布爾敏低聲對她說：「從前你戀愛……但已死三年了……親愛的馬麗亞！請你不要奪了我最後的安慰！請你允許成就我的幸福！如果……你默然不語，真苦煞我也是，我知道……我覺得只有你可以做我的……但是我很不幸……我老實承認……我已結過婚了。」

馬麗亞驚訝的望着他。

「我已經結過婚了。」布爾敏接着說：「我結婚已四年了；但是我不知道誰是我的妻，她現在在那裏；將來有時候能不能夠會得着她，我也不知道。」

「你說什麼話？」馬麗亞大聲喊道：「這多麼奇怪！你說！我的事情後來告訴你……請你接着說下去吧！」

「在一八一二年之初，」布爾敏說：「我急忙往威里納去，那裏紮駐我們的軍隊。一天到了一個驛站，天色將晚，我吩咐快些駕好馬，預備趕路；忽然括起一陣可怕的風雪，驛站站長和車夫勸我再等一會。我聽從了他們；但我覺得有一種莫明其妙的不安，好像有人這樣推我一般。風雪還沒

有停，我忍不住了，吩咐重新駕好馬，冒着大風雪走去。車夫想沿河走，爲的是可以縮短六里路程。河岸被雪遮蓋了，認不清楚。車夫走過去一塊地方，在那裏我們雖然上了道，却已走在不認識的地方了。暴風雪還沒停止哩！我們走到一個鄉村，在村中的教堂裏有點火光，教堂的門是開着的。在圍牆後邊停着幾輛雪車，教堂外有些人走着。「這裏來！這裏來！」有幾個聲音這麼叫。我吩咐車夫走到那裏。「請問你在那裏阻滯着來？」一個人對我說：「新婦眩暈了，牧師不知道怎樣辦法，我們都預備走回去了。快些走出來吧！」我沉默地跳出雪車，走進教堂，裏面點着二三枝火，色黯淡的蠟燭，一個姑娘坐在教堂黑暗的牆角一張椅上，又有一個姑娘摩弄她額上的卷髮。「謝上帝！」這個說：「究竟你來到了；你幾乎苦煞了我們小姐！」

老牧師走到我面前問：「吩咐舉行吧！」——「開始舉行，神父！」我大胆地回答。新婦起來了，她對我好像有點不快的神色，莫明其妙的，難恕的輕浮……我排着她站在香案前面；牧師急忙走着，三個村夫和一使女扶着新婦，都是爲她一人忙。我們結婚了。「親嘴！」他們對我們說。我的妻向我轉過她的青白色的臉來，我願意同她親嘴……她驚喊道：「啊！不是他！不是他！」說着暈倒下去。證婚人都用驚訝的眼光注視我。我轉身走出了教堂，并沒什麼阻礙，奔上雪車，喊道：「走走！」……」

「我的上帝！」馬麗亞喊道：「你不知道你那不幸的妻後來怎樣嗎？」

「不知道，」布爾敏回答：「我不知道我在那裏結婚的村莊叫做什

麼名字，也記不得了。從那一站走去的。在那時候，我很少注意我的有罪的惡作劇，所以我離開了教堂，便睡着了。到次日早晨醒來，已到第三站了。從前同我走的僕人，已經死在戰地。所以我簡直沒有希望找着我曾忍心嘲弄過的她。她現在想也要報復我呵！」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馬麗亞握住他的手說：「那麼，這就是你！你不認識我嗎？」

布爾敏面色漸漸地青白起來……俯在她的膝前……

一八三〇，十，二十，於波爾基羅。

## 郭留興羅村的歷史

讀者在讀我這篇小說之先，一定願意明白我爲什麼要寫這篇郭留興羅村的歷史。別忙，聽我慢慢道來！

我非常羨慕著作家！我夜夜做夢，夢我成功著作家了；真有這一天，我才樂哩！我的父母是對平凡的人，被古代習俗薰陶了，守舊的了不得。他們從來不讀什麼書；在我家裏，除了爲我而買的字母教科書，年鑑和最新尺牘文範以外，再找不出一本別的书了。研究尺牘文範是我永久的心愛的練習。我簡直背熟了；每天我在書裏找出新的未經注意的美來——在大將軍以後，我以爲苦勒革諾夫算得一個大人物了，他的父親曾當個副官

哩。我很想知道他生平的事跡，問了多少人，可惜簡直沒有一個知道他的底細，能夠滿足我的好奇心。他們回答我的問題，只是說：苦勒革諾夫著了一部最新尺牘文範，這是我所的確知道的。至於他其餘的事跡，被一重黑暗籠罩着，好像古代的半神人物一樣。有時我甚至懷疑他的存在的真實；他的名字似乎是我想像出來的；關於他的神話，要待新歷史家尼布爾研究哩。但是我的想像裏常有這麼一個人，我想竭力創造他的形貌；想起來了，他好像地方行政委員郭留磁金老頭一樣：身材短小，鼻紅，眼睛閃光。

一八一二年，我的父親把我送到莫斯科，進蔑耶勒學校。恰當敵人攻城，學校放了假，沒有念到三個月書，又轉回鄉裏來了。在寄宿舍我一點學問也沒得着，只學會了一種遊戲，所謂網球；到家不久，便把所有的貴族子



弟都教會打網球了。到十二個協約國退兵以後，他們願意又帶我到莫斯科去，看看茂耶勒學校究竟還存在沒有。若是牠停辦了，就叫我另進一個中學校。但是我却不願意再去了，便請求母親留住我在鄉間；因為我的康健不許我在清早七點鐘從被窩裏起身，像寄宿舍裏普通的規定。於是我的初等教育停止了；打球就是唯一的科學；我住在寄宿舍時，打球學到了家，沒有一個人敵得過我的。

後來，在家裏住厭了，便加入某步兵隊，當個下士。我在軍營裏，心中常時悶悶不樂；我想：『若果我升上了武官，每月賺個二百四十盧布，隨意花消，等到手中花得賸下一盧布加六十戈貝克，那我才快活哩！』在那軍隊裏，我一直駐到一八……年，我親愛的父母雙亡了，不得不請了假，回到世

## 襲產業的村裏。

這一時期是我的生活史上最重要的時期，現在且簡略的敘出來；如有不妥當的地方，請讀者原諒！

那天是秋季淒涼的一日。到了驛站，從那一站我當轉到郭留興羅村，我便自由起來，順着村道走去。雖然我的天性很沈靜，但是急於要想看看故鄉的不安的心緒，厲害地占領了我，所以我時刻催促我的車夫，一面允許多給他點酒錢，一面用打擊威嚇他。我用力推他的背，比較舉起錢包解開來的效力大得多。在路上，我承認大約打了他三次，這些是我生來從沒做過的。這些車夫階級，我不知道爲什麼對我特別親愛。車夫忙趕着自己

的三套馬車，但我總覺得他是照平常的馭術，嚷着馬，揮起鞭，還拉緊韁繩罷了。末後我遠遠地望見郭留興羅樹林；過了十分鐘，走進主人的院裏了。我的心厲害地跳動起來，我看見自己的周圍，非常傷感！八年我不見郭留興羅村了！我所植在籬笆旁的白楊，現在已長成高大的，枝葉繁茂的大樹了。那所院子，從前裝飾着三個端正的花壇，在花壇中間，有一條寬大的道路，用砂子鋪着，現在已變為青草蓬蓬的草地，上面牧放着一匹鐵青色的牛。我的破舊的馬車停在前面階台旁，僕人走去開門，但兩扇大門已封鎖了，雖然屋裏似乎還有人煙。一個老婦人從下人房裏走出來，問我要找誰。後來知道主人回來了，她又走進僕屋去；不一會，全院的人都出來了，把我圍繞起來。我被感動了到心的深處，看見熟識的和面生的人們，便友愛地

同所有他們那些人親個嘴。我的快樂的僕童，已長成好漢子了；從前坐在地板供差使的使女，也變成已嫁的老婦了。男子們哭了，我對婦女們不拘禮地說：「你們多麼年老了呵！」她們帶着傷感回答我：「老爺，您的相貌大變了，一點不像從前的模樣了！」他們引領我到後面的台階，我的乳母走出來迎着我，抱着我哭泣了一場，好像多愁的俄基奢亞一般。他們跑去溫暖浴室。家裏的廚師，以前沒事做，留起一部大鬍鬚，現在親身給我預備午飯和晚飯。因爲天色已黑起來了，他們登時給我掃除房子，那間屋是我的乳母同先母的使女住過的，我便住在安靜的祖宗家裏——就在那間二十三年前我出世的房裏睡覺。

我奔忙於各項事務，將近三個月，因爲我同委員，族長，和省裏的萬能

的官吏，打了許久的麻煩。末後我承接了世襲位置，占領了世襲財產。我安寧了。但不久這無事做的鬱悶，使我苦惱起來。我還沒有同我的慈善的尊敬的鄰人認識哩。家務我完全不知管理。我把乳母提拔做了管家婦；他的談話常是十五個家庭逸事，我非常喜歡聽那些事迹，但被她說出來了，常變爲單調無味。這些逸事就是她替我做成的另一部最新尺牘文範，在那書裏，我能知道那一行在那一頁裏。適合的，有價值的尺牘文範，被我在倉庫裏亂七八糟的家具裏面找着了。我拿出來，不客氣的接受了。但是普勒革諾夫已失掉了從前的美麗，我只讀了一遍，就擱下了。

這時候，我腦中發生一個念頭：自己不要嘗試著述些文章嗎？敬愛的讀者已經知道，我青年時代是位闊少爺，帶銅臭氣味；長大了，習慣成自然，

那少年的習氣，竟改不過來。——我十六歲時，整天同貴族子弟打網球；後來呢，從這省遷到那一省，從這一間屋搬到別一間屋；同猶太人和酒店的掌櫃消磨時光，在破舊的球台上或在爛泥裏打球玩。

我覺得以我這種外行的人，要想做一個著作家，這是難的，而且是徒勞無功的；所以著述的念頭使我畏縮了。我的會見著作家的希望還未曾實現，我豈敢希望將來做一個著作家？但是這個使我想了一樁往事，且對讀者談談，藉以證明我對於祖國文學的熱烈的愛慕。

在一八二〇年，我還是個下士。當年因國家的需要，調我到彼得格勒去。我在京城裏住了一個星期，雖然那裏沒有一個熟人，我過的時光，却非常快活。每天我靜悄悄的走到戲園第四層樓廂去看戲。所有的優伶，我都

知道他們的名字，並且愛迷了某名伶。我記得，有一個星期日開演那本「憎惡人類和懺悔」他扮演馬達里亞那個脚色；他的藝術演的好極了！

每天早晨，我從參謀部轉回來，通常要到一間小水菓舖喝杯諸古律，讀讀文學雜誌。有一天，我正坐着沉思「善意」雜誌上批評的論文，一個人穿件雜色的外套，近我走來。他從我的書下抽出一張德國漢堡的報紙，我正忙着讀我的書，沒有揚起眼睛望望他。這位面生者叫夥計定做了些牛肉巴，便坐在我對面。我仍舊讀着論文，不去注意他。他一面吃着早飯，一面喝責夥計侍候不周；喝完半瓶酒，便走了出去。還有兩個少年也在這裏吃早飯。「你知道這是誰嗎？」一個對另一個說，「這位就是著作家B君哩。」——「著作家」我不由驚嘆了一聲，連忙拋下沒讀完的雜誌，和沒

喝乾的茶碗，赶快跑去會賬；不等找清錢，就跑出街上去了。朝四方望了一望，我遼遠的看見雜色的外套，沿着臬夫馬路前進，還好沒有逃去。我趕了幾步，忽然覺得有東西擋住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近衛軍武官站着注視我。他說我不當在步道上推他。我說了一聲「抱歉」，連忙又往前進。受了這次的譴責，我更謹慎了。我真不幸，時時遇見武官，便時刻逗留著；著作家在我前面走去了。我自出世以來，兵士的外套，我取之沒有這樣困難；肩章呢，我不表示這樣的羨慕。末後竟在亞尼赤金橋上，我趕上那穿雜色的外套的。「請問，」我行了一個舉手禮說：「你是B先生嗎？你的皇皇的論文，我榮幸地在教育的競爭上拜讀過了！」——「不，不，不！」他回答我：「我不是著作家，我是個律師。但B君我很熟，一刻鐘以前，我曾在警察橋



上遇見他。」我因爲尊敬俄國文學，不但白花了那店裏沒有找回的三十戈貝克，還受了長官的斥責，幾乎沒有被抓去拘禁——一切的勞力都白費了。

雖然我心裏反對一切，但做著作家的大胆的念頭在我的腦子裏時常發生。末後我不能再違背我的心的志願了，便釘好了厚的紙本，決定了堅固的企圖，無論如何，要把那紙本寫滿去。各類的詩（因爲關於溫利的散文我還沒有研究）我都研究有素，并能批評牠的價值；至於祖國歷史的敘事詩，我居然大有心得。不久我自己找尋英雄——選出了留黎克——便從事工作起來。

對於詩我獲得了許多習慣，謄寫到紙本上，全賴我們武官的手，就是：

評論莫斯科散步場，柏列士林池塘，危險的鄰人等等。雖然我的詩進步遲慢，却做到第三首，便把牠拋棄了。我想我的天才不長於做敘事詩，於是開始作悲劇；留黎克悲劇不風行了，我轉來試驗作短歌；但短歌不給我自由，末後一個靈的感覺把我啓發了——我高興地做完了：在留黎克的半身像下署了一個名。

雖然我的署名有點注意的價值，特別是少年詩家的處女作，但是我覺得我沒有詩人的天才，這第一次的經驗便足以證明了。然而我的著作的試驗使我非常地戀念於文學事業，所以我不能同紙本和墨水瓶離別了。我願意作散文。第一個原因是希望把從前的研究，計劃的安排，部分的結構等等，都可以拋棄不顧。我打算描寫個別的思想，在那形式裏面，沒有

一致的聯絡和一切的層次，如我發現出的形式。不幸在我腦裏不發生那種思想，整整的兩天，我只想出下文這幾句綱要：

「人類，如果違背理性的法則，而屈服於慾色的願志，常常是錯誤的，並且終要使自己發最後的悔悟！」

這思想自然是真實不偏的，但已不新了。遺留下的思想，我取來做小說；但缺乏藝術，不會安排那想像的事件，我便選拔奇異的逸事，從前我從各人聽得的，竭力地用小說的生氣來描寫牠的真實，却有時也創造些特別的想像。組成了這篇小說，我漸漸地磨練自己的文字，使牠正確地，美麗地，自由地，表達出來。但是不多久，我的貯蓄的材料空虛了，於是重新為我的文學的活動搜集材料起來。

爲描寫真實的重大的歷史，把瑣細難信的逸事拋棄，我以爲這是很正當的。但是這樣重要的歷史，著作家早已著好了，而且成功的有價值的著作也不少；以我這樣可憐的教育，怎麼能寫這樣的歷史呢？那裏不有博學的誠實的人們占了我的優先？那一類的歷史不已被他們寫盡了呢？我着手寫全世界的歷史，莫不是因爲米羅特僧院長的永垂不朽的著作不在了嗎？至於祖國的歷史，我在塔其撒夫、波爾卿、葛李闊夫諸名人的後，並且我連斯拉夫的數字還不大熟習，又要我說什麼呢？難道我要搜索紀年和尋求古代語的神秘的意義嗎？呵哈，小範圍的歷史，我倒細想了一會，例如：我們省裏省長的歷史，但是發生了阻礙，使我失敗了。至於我們本縣的歷史，爲我非常便利：可以到城裏旅行，拜訪縣長和教主，請求他們允許

我到檔案保存處和僧院的文庫……搜集材料，但這種歷史用不着哲學和雄辯的筆墨，就可以簡明的記敘出來了。現在這城名是在一七……年才改今名的。在牠的紀念史上，這唯一的明顯的原因，就是十年前，這城裏發生了一個可怕的火災，燒燬了市場和會議的地點。

意外的事解決了我這疑惑。一個鄉婦到高樓上懸掛襯衣，發現了一個舊的小籃，滿裝着木片木屑和幾本書。全家都知道我是好讀書的，那時我正坐在我的紙旁，咬着鋼筆，思索關於鄉村講演的經驗，我的主婦莊重地拖進籃子到我屋裏，高興地驚嚷道：「書書！」——「書書！」我狂喜地重複說，便奔到籃子前，果然我看見幾本綠色和藍色紙皮的書籍。這是舊的年鑑集本，這些發明冷却了我的狂喜。但是我很喜歡這些意外的天賜

物，因為這所有的都是書籍。我豪快地忙拿半盧布賞那洗衣婦的熱心。

她出去了，我檢查那些年鑑起來，我的注意厲害地惹引起了。那些年鑑是從一七四四年到一七九九年的，恰好是連續的五十五年。疊褶在年鑑裏的藍色紙頁，寫滿了古代的墨蹟。我注視這一行一行的文字，牠們不但記載有氣候的摘要，和內政的費用，並且有關於郭留興羅村簡短的著名的歷史，這使我非常吃驚而高興！我連忙選擇那些寶貴的記錄，于是在幾乎整百年的經過裏和極嚴格的編年次序中，登時發見，牠們居然記錄有我的世襲財產的完滿的歷史；除此以外，還包含有無窮的經濟學的材料，靜力學的，氣象學的，和別種的實驗的材料。從那時起，這些記錄的研究，把我累的够受了。因為我看見從這些記錄可以選出好些整齊的奇怪的

教訓的小說，我十分熟識了這些珍貴古蹟後，便開始找郭留興羅村歷史的新材料，不久這豐富的材料使我吃了一驚，在預備的研究上犧牲了整整六個月光陰。末後我便動手解決那早已料到的困難，好在上帝助我，這樁研究就在一八二七年十一月三日告成了。到現在我好像某君一樣，絕像一個歷史家，至他的名字，我却記不起了。我完成了自己的困難的偉業，憂鬱地擱下鋼筆，走到我的花園裏，沉思那些被我所完成的事業。我想，寫完了郭留興羅村的歷史，我簡直不需要世界了；我的義務盡完了，該到我休息的時候了。

在這裏我附錄些原來的記錄，我自己暫時做郭留興羅村的歷史的

編輯。

(1) 我的祖父做的五十五部分舊年鑑的集本，起首的二十部分寫滿了爵位職名的古代筆蹟。這些紀錄是我的曾祖父安得列伊士茄柏羅微支別爾基雷編成的；牠的特色就是用簡明的文字記述繁雜的事情，例如：「五月四日，雪。特黎士喀因粗暴被打。六日，栗色的母牛死了。奢喀因酗酒被打。八日，天氣清明。九日，下雨又落雪。特黎士喀因天氣不好被打。十日，特黎士喀因喝醉了酒被打。十一日，天氣清明，初雪；獵犬捕得三隻兔。」其餘的三十五部分寫着各種筆蹟，大部分是所謂商人的流水賬，有些蓋有招牌圖章，有些又沒有筆迹。大半是又粗肥又不相聯絡的，並且有不按着正字法的；有些地方可以看出是女子的手筆。在這些部分裏，有我的祖父



伊宛安得列耶微支別爾金和我的祖母夫耶拍拉克西亞歷克奢耶夫納的事業的記錄，並且還有總管葛勒波微赤基的記錄。

(2) 郭留興羅村寺吏的紀年 這些奇怪有趣的文稿是我在那位娶編年鑑者的女兒的教父那裏找得的。頭幾頁被牧師的孩子撕下，用來糊紙鳶，其中一張掉落在我的院中；我拾起來還給小孩，突然看見上面寫滿了的字迹。我仔細一看，是張紀年稿子，知道紙鳶是由紀年稿糊成的。幸而我發現得早，便把其餘的都救得了。這些紀年去了四石燕麥的代價，才到了我的手，費了一番非常的深思和研究才把牠區別出來。

(3) 口說的傳聞 我從沒侮辱他人的名譽，但在特別的情形，傳說亞夫奢伊村長的母親，阿革拉非納特里夫諾瓦亞，是總管葛勒波微赤基

的情人。

(4) 戶籍調查簿 這本簿附有從前的村長的摘要，(出入的賬簿) 關係於人道和農民的景況。

### ●神話時代

#### (一) 村長特里風

郭留興羅村創始的歷史和牠的最初居民的歷史不大清楚。有些不可理解的傳說都說從前郭留興羅是一個廣闊的有錢的村莊；說是所有居民都是安樂殷富的；說是一年裏只徵收一次租稅，和送幾車穀物，却不給誰。在那時一切什物都是低賤地買進來，昂貴地賣出去，沒有總管；村長誰不敢也欺侮；居民作工的很少，都是奢華地度活；牧人去牧放牛羊也

穿着長桶靴，這些好的景象都是很可信的。天然的黃金世界的思想對於所有的人民，只是證明人類沒有一個時候可以真正地滿足的；按着經驗說，將來的希望是很靠不住的，不過人類都喜歡用一切的自己想像之花來裝飾那過去的事實。傳說郭留興羅村從前附屬於貴族別爾金，這是的確可信的。但是我的祖先已領有許多世襲產業，所以不注意於這些遼遠的土地。郭留興羅繳納的租稅很少；全村事務是由委員處理，那些委員是在那所謂和平會議的議會上，由人民直接選舉出的。

但是經過這一時期，別爾金世襲的產業分裂了，而且到衰微的時代。有錢的祖父的窮孫子，不但不能打破自己的奢華習慣，反要從減少了十倍的產業要求同從前一樣的豐富收入。嚴厲的命令陸續發表了。村長在

會議上宣讀了命令，委員們雄辯的演說起來。

墨黑的烏雲罩在郭留興羅村上面，却沒有一個人擔心牠。特里風是最後的村長，由人民選舉出來的。在他執政的最末了一年，就在那天神殿祭祀日，全村的人民正喧嘩的圍繞着那遊藝園；（俗語叫做小旅館）有些在大街小巷裏遊蕩着，高聲朗唱阿勒希拍雷洗歌，忽然一輛編織的有棚的馬車，駕着一對活潑的老馬，走進村來。在趕車的座兒上坐着一個流落的猶太人；從馬車裏伸出一個帶着帽子的頭，彷彿好奇的望着那些興高采烈的人民。村民帶着粗暴的嘲笑歡迎那輛馬車。（附注：村裏有幾個無賴漢，捲起衣服的邊，做成豬耳朵的模樣，嘲笑那猶太車夫，大聲喊道：「猶太人，猶太人，你拿這個豬耳朵去吃吧！」——郭留興羅村寺吏的紀年——）馬車來到了，村民非常吃驚那輛車

走到村中停住了，一個人從車裏跳出來，用命令式的語氣把村長特里風叫了來。這位貴人走到游藝園，兩個委員用手指引着他。生客嚴肅的望着村長，給他一封信，吩咐他快點宣讀。但村長是個目不識丁的人。因郭留興羅的村長有種風俗：他們自己從來不讀什麼的。他們便派遣阿夫街伊去繙譯，恰好在附近衚衕裏籬圍下找着了；於是引領他到生客那裏。但是許因意外的驚恐，或因淒悲的預覺，那信上的文字雖明瞭寫着，他看去覺得非常模糊，並且他簡直認不清了。那位生客便叫村長特里風和那位本地書記阿夫街伊回去睡覺，那封信且擱到明日白天再說；于是自己走到衕門的矮屋，那猶太人提着他的小皮箱，跟在背後走去。

郭留興羅村的人民帶着靜默的驚訝，看着這些意外的事情。但不多

時候，那馬車猶太人和生客都忘去了。那一天光陰便喧嚷地快樂地度完了。——郭留興羅瞌睡了，不知道將來發生什麼……

次日早晨，太陽剛纔升起，全村居民都被敲窗戶的響聲和那和平會議的召喚驚醒起來。公民陸續地走到那專為會議用的衙署內院的空場上。他們的眼睛又骯髒又鮮紅，臉皮腫脹，打了一會呵欠，搔了一會癢，便歇着一個帶帽的人，穿件破舊的淡青色的外套，莊嚴地站在衙署的台階上。——他們竭力地回想他的相貌，有時他們曾見過的。村長和本地書記阿夫街伊光着頭，站在他旁邊，露出卑賤的和深憂的神情。『全在這裏嗎？』那生客問。——『全到這裏了嗎？』村長重複說。——『全到了。』公民們回答。村長便宣布說：從上司接到一件公文，且叫本地書記阿夫街伊宣讀

給大家聽。阿夫街伊大踏步走出來，開始宣讀道：（附注：這件威嚴的公文是我在村長特里風那裏謄抄來的；村長把他保藏在他的聖像匣裏，和其餘的他在郭留與羅的管理時的紀念品在一塊。）

### 特里風伊宛諾夫！

呈獻這封信的信使，是我的代理人；他走去我的世襲產業村裏，專為管理我的產業。他到後，要趕快召集農民們，對他們宣布我的貴族意志，就是我這位保管人的指揮，他們農民們必須要服從，如同服從我自己一樣；並且他的命令，要絕對地執行；如有反抗，他即以專制的權力對付他們。這是他們的無良心的反抗和你的——特里風伊宛諾夫——放恣強迫我做的。

署名：N. N.

這時，那代理人伸張兩腳，好像X字母一樣；兩手叉腰，彷彿字母Z似的。他發出簡短的，明白有力的言詞：『你們看着我，不要儘管發議論——你們呢，我知道是放恣慣了的人民，但是我一定要把你們腦裏的詭計洩露出來，比昨天的酒醉還快些。』聽了這番話，各人腦子裏興高采烈的念頭都消滅不知那裏去了；好像受了雷打一般，稱稱鼻子，擔着驚恐的散到屋裏去了。

## (二) 總管的行政

總管承奉了管理方針，便向農民追索租約；把他們分爲貧富兩等，實行起自己的政策來。這必須特別研究的。



一個重要的基礎原理是這樣：農民越富，越放恣；越貧，越馴良。總管理會了這個原理，便用專制手段，以力謀調勻，彷彿是貧民的恩人一般。(1) 剩餘的款項分派到有錢的農民，課以重利，強迫他們歸還。(2) 殘廢的和游惰的漢子安置在田裏，使他工作。如果作工不勤，就把他送給農民作農奴，只收一點的租稅；但是這些農奴有完全的自由權利，不過一年付兩次租稅。這麼一來，社會上各項的稅租全歸於富裕的農民擔負了。這個切長補短的方法，對於貪婪的首領，大占勝利。因此富裕的農民自身得了自由，到後來選舉村長不落到流氓和敗子身上。總管這一個政策，真想的大妙！和平會議破壞了。總管慢慢的收起租來，雖然拖延到一年之久，農民們却都交納了，並沒有一個人抗租。但是苦哉那些農民們，無論如何，不

能長久作工，長久貯蓄金錢。三年之內，郭留興羅村都全變貧窮了，總管却還沒創徵苛刻的稅金哩。郭留興羅變爲憂鬱了，市場荒涼了，阿勒希拍，雷洗歌曲也沈默了。一半農民是在田圃裏，其餘的都當農奴；小孩們都變爲乞兒——神殿祭禮日，按着紀年上的記錄，在白天也變不高興和喜悅了，只有一種悲哀的追悼深深地印刻在這紀念日子。

### (三) 郭留興羅紀年的報告

那不信神的總管把安托其摩非耶夫鎖鏈了去，老其摩非耶夫用一百盧布把兒子贖了出來。總管又鎖了彼得耶劣滅耶夫，他父親用六十八盧布贖了出來。後來總管想鎖列哈達拉鎖夫，但他跑上山林去了，於是總管發愁了，在言語裏憤怒的了不得。他雖專制，却無可奈何！

## ●歷史時代

國土（按照首都的名字，可以稱爲郭留興羅國；居民的數目總計六十三名）占了地球上二十四英畝強，北界街勒陸呵維伊和撒勒苦呵維伊兩村；（這兩村居民都是貧窮的，瘦弱的，矮小的；地主們非常喜歡練習獵兔。）南以西夫喀河界於喀勒撒夫士基的自由農民的領地；——這些農民是不安分的，著名暴亂的，有殘酷風俗習慣的鄰人。——西邊是渣哈仁士基的碧綠的田地包圍着，幸而在賢明的受過教育的地主之下；東邊連接着寬闊不毛的荒涼地方，不能通行的池塘，在那裏一株醬果樹正在發芽，單調的蛙聲格格地叫，按迷信的傳說，那裏是魔鬼的所在。（附注：這池塘名叫別鎖夫士基；大家都說這池塘彷彿一個魯鈍的女牧奴，在這人迹罕到的地方，看守着一羣母豬

一般傳說她有一次懷孕的時候，池裏常時聽見怪聲音；所以人民都咒罵這池魔。但這故事不值得歷史家的注意；並且在尼布爾之後，更難相信了。

自古以來，郭留興羅村是以肥沃豐饒和溫和的氣候著名的。在他的肥沃的田野上，米哪，麥哪，綿羊哪，大麥哪，蕎哪，到處長着。白樺樹林裏和樅林裏的樹木及風吹倒的大樹，便供給居民建造住宅。落花生哪，紅霉台子哪，黑莓子哪，都儘够吃；蕈菌的數量生長的非常之多；把牠們在酸乳油裏炸了，便成了一種好吃的食物，雖然不很滋補，却非常爽口。池沼裏充滿了鮪魚，在西夫喀河中梭魚和鱈魚生長的非常多。

郭留興羅的居民大部分是中等身材，體格強壯，性勇敢；他們的眼睛

作灰色；頭髮作淡黃色或紅色。婦女們可以高聳的鼻子，突出的頰骨和肥胖的身體區別出來。（附注：「村婦是很健壯的。」這句話在戶籍調查簿上村長的附注裏常時可以看見。）

男子是溫和的，誠實的，精勤的，（特別是在自己的田地上）勇敢的，尚武的。他們大部分愛去獵熊；並且有以拳鬥著名於鄰近的村莊的。所有的人大都好喝酒和肉慾上的快樂。婦女們除了家庭工作以外，還要分擔男子的工作；並且她們的勇敢也不下於男子。她們怕村長的很少。她們還組織了一隊強壯的社會衛兵，不憚勞苦的看守貴族的院落，叫做女衛兵。（女衛兵一字是從斯拉夫語「槍矛」引伸出來的。）女衛兵的重要職務就是怎地能夠把石塊打成鉛板，使惡漢一見生畏。她們都是很貞節的，

如同她們的嬌美一樣。

郭留興羅村的居民以製造菩提樹皮箱和織菩提樹皮草鞋爲業。也有經商的，但屬少數。西夫喀河對於商業有莫大的助力。春天他們坐在輕舟上渡河，彷彿古代的士干丁扶夫人一般。但當水淺時，他們都不坐艇子，先把褲腳捲到膝蓋上，就能涉過了。

郭留興羅村的語言確是斯拉夫語的支派；但有許多差異，同俄國的一樣。牠充滿了簡筆字和節略尾音家，有些聲韻完全廢除了，或者被別的代替了。但是俄國婦女和郭留興羅村的婦女彼此交談，仍舊容易明瞭對談者的意思。

男子普通都是在十三歲結婚，娶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子。妻子在新婚

的四五年內，事事可以自己作主，不受丈夫的干涉；但經過了這時期以後，丈夫就要開始打妻子了。雙方都有自己作主的時期，保守得非常平勻。

喪禮是這麼一種儀式：就在死者臨終那天，便把他抬到墓地，免得死者白白占據有用的地位。妻子哀哭丈夫，大都是這樣號：「親愛的！我的勇敢的愛人兒！你拋棄了我，誰來保護我呀？你將來用什麼追悼我呢？」從墓地回來，便作起法事來，表彰死者的光榮。親戚朋友要醉兩三天，甚至一個整星期；熱忱的望着，留戀着死人的紀念品。這種古代的儀式，一直保存到現在。

郭留興羅村人的服裝，從襯衫到外衣，處處表現斯拉夫族種原的特徵。到冬天，他們都是穿件綿羊皮的皮襖，同現在的風俗一樣，不過比較現

在的樸素些罷了。這是因爲他們通常只披在肩上，并不穿好的；一到勞動時，若覺得有點不便當，就立刻把皮襖脫下來。

科學，美術，和詩文在郭留興羅村中自古以來有十分發達的境況。村中上流的牧師和教堂的寺吏，往往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紀年上說本地書記鐵林其亞活到一七六七年；他不僅會用右手寫字，並且能用左手。這位非常的人物所做的文字，如請願的公文，私人的書信……等等，在附近一帶大享盛名。他爲自己的藝術用了一番苦工夫；他死時年齡已很高了，那時候，他正用右腳學習寫字，因爲雙手的筆蹟過於著名了。他在郭留興羅的歷史中，是個重要的人物。（讀者以後可以看見的）

音樂是受過教育的郭留興羅人的永遠的心愛的藝術；三弦琴和風



笛，高興的感情與心胸，到現今在他們的住宅裏還發響着，特別是在古代建築物裏更常時聽得到。

在古代的郭留興羅，詩的作品是很著名的，到現在阿勒希拍，雷洗的詩還保存着一首作後裔的紀念品。（這首詩大部分是從俄國的兵士和貴族的僕人所編著而借來的，但非常熟練地適合郭留興羅的習慣，風俗，和各級的社會。）我們且舉這首諷譏的詩爲例：

村長走到貴族阿基姆的院子，

懷裏帶着一個「符節」

想送給貴族；

但是貴族看見了，什麼也不明白！

呵哈，村長！

你偷完了貴族的東西，

叫村民去做乞丐，

不如把你自己的媳婦也送給貴族吧！

以溫柔婉轉而論，這首詩并不遜於有名的牧歌維勒革李伊；以想像的美妙而論，却比蘇馬洛闊夫的牧歌好多了；雖然文字的幽雅遜於最新的藝術作品，但工巧和機警還是平行的。

郭留興羅村的政體變革了好幾次，政權才輪到首領勢力之下，地主特任的總管的手裏。末後就直接落到地主的手中。他們的管理法的優劣，我在上文已敘述過了——

我既已把郭留興羅村的人種學上和靜學上的情形，以及牠的風俗，習慣，通通介紹了給我的敬愛的讀者，現在且讓我慢慢兒敘述這篇小說……

一八三〇，十一，一，於波爾基羅。



## 奚勒得沙里

奚勒得沙里是布爾加人。「奚勒得沙里」的義意，在土耳其語是指武士，勇敢者；至於他的真名字，我却不知道了。

奚勒得沙里是個土匪首領，打家劫舍，就是他的生活。摩爾達維亞全部的居民，沒有一個不怕他。我們爲了解他的人品起見，且先叙述他一件豐功偉績：有一天夜晚，他和一個阿勒拉烏特族人米哈拉伊克兩人劫搶布爾加村。他們放火從村子兩頭燒起，趁火打劫。奚勒得沙里殺人，米哈拉伊克搶東西；一邊劫搶，一面大聲喊：「奚勒得沙里！奚勒得沙里！」全村的人都逃避了。

亞歷山大伊卜西南欺時代，國內大亂。亞歷山大招募軍隊，以鎮內亂。奚勒得沙里領帶許多老同伴去投軍。他們對於出師的真目的，是一點也不明白的；但是戰爭是一個發財的好機會，這個他們却很知道！土匪式的軍隊就是如此……

亞歷山大是一個「銀樣蠟頭槍」的人物，沒有一點勇敢氣。他既乏軍事學識，性情又粗忽，治軍的事他一點也不知道；所以部下的土匪正「得其所哉」，對於他沒有信仰和尊敬。不交戰就罷了，每戰必敗；卒爲紐塔奚阿李姆比哦欺打得大敗，代取了他的地位。亞歷山大站不住了，於是跑去與國邊境，調遣自己的殘部——胆小的無賴漢——來復仇。這些無賴漢都沒受過軍事訓練，一旦開來抵禦強得十倍的敵人，那得不敗呢？結果竟

全軍覆滅在奢苦修道院裏和拍魯特河岸上。

奚勒得沙里紮駐在康塔苦金的先鋒隊裏。康塔苦金也是亞歷山大伊卜西南歐一流人，沒有一點真本領。在司苦涼城下交戰的前一晚，康塔苦金請求俄國當局，允許他進去檢疫院裏。先鋒隊沒有嚮道紮住了；但奚勒得沙里，沙非阿羅士基，康塔果里的軍隊，仍舊前發，沒有發生嚮導的必  
要。

司苦涼城下的戰爭，非常猛烈，而且悲慘！可惜沒有一個人描寫那些使人感動的事實！你們試想：七百個阿勒納烏特人，希臘人，阿爾班人，布爾加人，都是沒經過戰術的訓練的，忽然遇見一萬五千土耳其的騎兵，那得不退呢？先鋒隊退迫於拍魯特河岸了，在隊前架着兩尊小砲——在亞沙

州侯爵門外找得的；從前在侯爵命名日的午宴還放過哩。土耳其人喜歡放射葡萄彈丸，但沒得俄國當局的允許，是不敢的；所以葡萄丸簡直沒飛過一顆到這邊岸來。檢疫院院長，雖服務於戰場四十年，却從來沒有聽見過子彈的嘯聲；這一次上帝特意帶他來聽聽。有些子彈劈拍響着，從他耳邊飛過。老頭這一驚非同小可，便生氣的罵那個步兵隊的陸軍少佐，紮駐在檢疫院近旁的。少佐沒了主意，便跑去河邊；在河的那一面好些街李把式人往來走着，少佐作手勢恐嚇他們。街李把式人看見，都挨嚇跑了，于是所有土耳其先鋒追趕他們。用手勢嚇人的少佐叫做霍勒撒夫士基，我却不知道他做了些什麼。

到次日，土耳其人攻擊愛撒黎司人，他們不敢用葡萄丸和開花彈，便



決定反對自己的習慣，使用冷淡無情的快鎗。戰爭是多麼殘酷呵！他們都用腰刀殺戮！從土耳其人方面發現槍矛了；這在他們那裏算是空前的哩。這些槍矛都是俄國的。愛撒黎司人得了俄國皇上的允許，可以渡過特魯拍河，躲藏在我們的檢疫院裏。他們都渡過來了。只有康塔果里和沙菲阿羅士基停留在土耳其人的岸上。奚勒得沙里，前晚受傷，已躺在檢疫醫院裏了。沙菲阿羅士基被打死了。康塔果里是個大胖子，肚子着刺了一槍；他一隻手舉起腰刀，一隻手握住殺敵的槍矛，用力抵住在自己身上，使用腰刀殺敵，於是二個敵人同時被他殺倒在地下。

所有的全完結了。土耳其人戰勝了。摩爾達維亞剿清了。大約有六百阿勒納烏特散佈在別士沙拉比他方；地們不知道怎地過活，却很感俄國

的援助。他們的生活很閒散，但不致淫蕩。在別士沙拉比州的咖啡店裏，時常可以看見他們這些人，口中含着長煙筒，啜飲小杯的咖啡渣滓。他們的模一樣的短衣和紅色的尖頭靴，都已被爛了，冠毛的球帽完全還是歪斜的戴着，但腰刀和手槍寬腰帶上不見突露出來了。沒有一個人可憐他們。在這些平和的乞兒隊裏，不僅有摩爾達維亞最著名的土匪，嚴酷的奚勒得沙里的朋友，就是奚勒得沙里自己也居在他們裏面。

亞沙州總督知道了那些情形，便根據和平條約，要求俄國當局把暴亂者交出來。

巡警到處搜索起來；果然偵探出來奚勒得沙里真個躲在奚希桌地方。一天夜晚，他剛吃完晚飯，同七個黨羽坐在逃避的僧屋裏，巡警捕了他

去。

里。

奚勒得沙里被看守起來。他並不隱諱真情，老實承認他是奚勒得沙里。

「但是，」他加添說：「從那時起，我渡過了拍魯特河以後，我沒有撫摩過他人的一根頭髮，沒有欺侮過下等的賤民；對於土耳其人，摩爾達維亞人，瓦拉赫人，我自然是個強盜，但是對於俄國人，我却是個賓客。當沙菲阿羅士基射完所有自己的葡萄丸，來到檢疫院裏，在受傷者裏面選出銅扣子，釘子，小鎖，和腰刀的尖頭來做最後的子彈時，我給了他二十頂布三角帽，我的錢都花完了。上帝看得見，我奚勒得沙里活着是像進貢品似的。爲什麼現在俄人把我交出給我們的敵人呢？」

說完後，奚勒得沙里靜默了，安然等候自己命運的決定。

他等候了不多時候，當局不把他當作「義盜」看待，相信他的正當的要求，即刻吩咐把他解到亞沙州去。

一個又聰明又有心肝的人——他在當時是個有令名的青年官吏，到現在已經佔據重要的位置了。——把奚勒得沙里出發時的情形對我活潑地敘述道：

在牢獄的大門邊，站着一輛郵車……（許是你不知道那郵車是怎麼樣。這是一種低小的編織成的貨車，近來普通還是駕着六匹或八匹老馬。有鬍子的摩爾達維亞人，戴頂羔羊皮的帽子，騎在一匹老馬上，時刻叫喊着，用鞭子打着，老馬便用大步飛跑。如有一匹馬停住不走了，他就很毒

地咒詛着，把馬具解卸下來，拋棄於路上，毫不顧慮馬的命運。在轉回的路上，他是相信在原地點可以找得那匹馬在碧綠的厚草上牧放着的。所以有時旅客從驛站走出來時，馬的數目是單的，到了別一站馬匹變成雙數了。這是十五年前的情形了。到現在與俄同化了的別沙拉比人已經模倣俄式的馬具和貨車了。

在一八二一年九月尾的一天，有這樣的一輛車站在牢獄門旁。好些猶太人脫了衣袖，用靴踏着地作響；好些阿勒納烏特人穿着破爛的有圖畫的服裝，和整齊的摩爾達維亞姑娘，手上抱着黑眼的小孩，圍繞了那輛貨車。男子們保守着靜默，婦女們帶着一種熱心等候着。

大門開了，幾個警官走出街上來；在他們背後，兩個兵牽出來帶着手

鐐脚铐的奚勒得沙里。

他約莫三十歲左右；他的微黑的臉貌，是又端正又粗暴；他的身材高偉，肩寬；所以他顯露非常的體力。花的頭帕傾斜地包蓋着他的頭，一條寬腰帶捆纏着纖細的腰部；厚而結實的羊毛呢的騎兵式短衣，寬大的縐褶的襯衣，都垂過膝的，和美觀的拖鞋，便是他的其餘的裝束。他的神情是又驕傲又安適。

一個紅臉的老頭區官，穿件褪色的制服，衣上懸着三顆扣子搖動着；挾帶着一付錫邊眼鏡，他的鼻子挾傷成紫色的腫。展開公文，含糊地用摩爾達維亞的語言誦讀起來。他時時高傲地望望鎖鏈着的奚勒得沙里，表面看來，那公文是關係奚勒得沙里的，奚勒得沙里注意地聽着他。區官讀

完了文章，疊褶好了公文，嚴厲地喝叱差人，命令把他牽進車裏去。奚勒得沙里上前，用摩爾達維亞的語言對區官說了幾句話，他的聲音抖顫了，臉色也改變了，他哭倒在警官脚下，敲響着自己的鎖鏈。警官嚇了一跳，跳離開了。兵士們想去扶起他；但他自己站起來了，整理了自己的手錶腳銬，跑上車大聲嚷道：『讓我走吧！』一個憲兵坐在他旁邊，摩爾達維亞人鞭打着馬，於是車子轉動了。

「這奚勒得沙里對你說了些什麼？」一個青年的官吏問巡警說。

「他請求我，」巡警笑着回答：「要我照顧他的妻室和孩子；他們現住在離奚利耶不遠的布加爾村裏，因為他恐怕他們爲他受損害。人民好蠢動哩。」

少年官吏的故事厲害地感動了我，我很可憐那不幸的奚勒得沙里。許久我不知道一點他的命運；幾個年頭已過去了，我又遇見那少年的官吏，我們便談及過去的事。

「你的朋友奚勒得沙里怎樣了？」我問。「你不知道他以後如何嗎？」

「怎麼不知道哩。」他回答，於是對我叙說下文：

奚勒得沙里解到了亞沙州，報告了總督，總督判決他當處杙刺刑。但死刑是要到一個紀念纔執行，便暫時把他監禁在獄裏。

看守囚犯的是七個土耳其人。（平民的心裏都以爲這些人也是強盜，像奚勒得沙里一樣。）他們很尊重他，並且熱心地聽着他說奇怪的故



事。

在看守兵和囚犯之間不覺創造了一種親密的關係。有一天，奚勒得沙里對他們說：「兄弟們！我的死期逼近了！沒有一個人能避免自己的命運的，我快要同各位分別了！我很願意給你們存留一點紀念品。」

土耳其人豎耳細聽着。

「兄弟們！」奚勒得沙里接着說：「三年前，我同我的死友米哈拉伊克，共同搶劫時，我們埋藏了一罐珠寶在離亞沙州不遠的荒原裏，顯然也不是我，也不是他，能享受這些財寶了。這麼着，讓你們自己去取他來和睦地均分了吧。」

土耳其人喜的幾乎發瘋了。他們討論怎地可以尋着藏寶的地方，想

來想去，還是決議要奚勒得沙里自己引領他們去。

到了晚上，土耳其人從囚犯的腳上解脫了腳銬，用繩子捆緊他的手，便帶着他出城，進發到荒原去。

奚勒得沙里引領着他們到一個地方，從一個墳地走到別個墳地，他們走了許久，末後奚勒得沙里停住了腳，在一塊寬石旁測量了二十步的距離，踏着地說道：「在這裏。」

土耳其人排起隊伍來了。四個取出自己的腰刀，開始挖地，三個站着守衛。奚勒得沙里坐在石上，看着他們作工。

「唔，快了吧？」他問：「挖到了嗎？」

「不，還未曾哩！」土耳其人回答。他們這麼工作下去，全身汗流如雨。

奚勒得沙里表示忍不住的神色起來了。

「你們這樣的人民，」他說：「連挖地也不會！若是在我，只要兩分鐘，事情就可完結了。孩子們，請解開我的手，把腰刀給我。」

土耳其人默想了一會，便互相商議起來。怎麼辦呢？（他們決定了）我們可以解脫他的手，把腰刀給他，他能逃跑麼？他單獨一個，我們有七人哩。於是土耳其人解脫他的手，把腰刀給他。

奚勒得沙里得了自由，並且有武器了。他應當是感覺什麼哩？……他敏捷地挖起來，看守兵幫助他……突然他用自己的腰刀刺殺了他們中的一個，那把劍便隨他插在他的胸裏，從他的腰帶裏取出兩支手槍來。

其餘六人見奚勒得沙里拿着手槍這武器，都逃散了。

現在奚勒得沙里正在亞沙州一帶劫搶哩。前一發他寫了一封信給一位侯爺，問他要五千元，若是支付短一文，就要先放火燒了亞沙州去，再到侯爺那裏，五千元究竟給他到手了。

奚勒得沙里是怎樣一個人物呀？

## 棺材匠

阿德里安拍羅何羅夫是個棺材匠。這一天他搬家：自己的殘餘的家具都裝在棺車上，兩匹瘦馬拉著，由巴什滿納亞大街運到尼革特什喀亞大街去，一連四次，才運完了。他關好了老舖子，在大門上貼了一張招租或出賣的廣告，便步行回新居。

跨進了新居的門坎，他看見屋裏的傢伙亂七八糟的堆著，他的頭岑岑發癢。回想起老屋裏，住了十八個年頭，一切的家具齊整的擺著，不覺悻然，便大罵自己的女兒和女工收拾太慢了，親自去幫著她們。不一會，一切的傢伙都收拾好了：聖像匣，食具櫃，桌椅，床鋪都安置在後房指定的地位；

棺材匠的手工品——各色各樣的大小不等的棺材——擺列在廚房和客廳裏。在大門上高高的掛着一塊招牌，上面畫着一個肥胖的孩子，還寫着幾行字：『本舖發售或定做普通的和油漆的棺材，并兼修理舊棺材。』一切收拾妥當了，他兩個女兒便走進自己的閨房。阿德里安在自己房裏往來踱了一會，便坐在窗前沉思起來。

博學的讀者已知道沙士比亞和瓦里撒勒什可特兩位大著作家，曾經用滑稽的文字，描寫挖墳工人。這個反乎人情的作品，很感動我們的幻想。我們尊重真理，却不能依照他們的範本，一定要承認棺材匠的性質是完全符合於他們的悲哀的職業的。

阿德里安的臉色總是枯澀的，沈鬱的。他的性情，喜歡靜默；除非責罵

自己的女兒，（他撞見她們從窗口閑眺的時候）或同顧主爭論價值的時候，他總不開口的。今天他照常坐在窗前，喝了幾杯茶，連綿的愁悶的沉思開始了：「前個星期，退職的師長出殯，真倒霉！在城門口遇着一場大雨！許多喪服都縮了水，喪帽也淋彎曲了。這一次的損失可不小啦！我的積蓄都用光了！怎麼能够撈回這一筆損失呢？哦！老婆子特留希納快要死了；充其量不過還活得一年。她丈夫是個富商。這項生意我希望把以前的損失全撈回來……但特留希納住在拉茲古拉伊街，離我這裏很遠，恐怕她的承繼人懶得打發人來我這裏，照顧我的生意呵……他同我還有些交情，不會這樣吧……」

這些沉思突然截斷了：大門呀的響了一聲，一個德國的工人走進屋

來。他滿臉露着喜色。「請饒恕我親愛的鄰人。」這是他用俄國土語說的話，到現在我們聽見了，要笑得肚子痛。「請恕我對不起，我來打擾你……我希望快同你結識。我是一個靴匠，名叫郭提李伯粟里慈；正住在你對過的那條街，你的窗戶正對着我的屋子哩。明天是我的結婚的二十五週年紀念日，請你同令嬾明天一準到我家吃午飯，千萬不要客氣。」棺材匠應諾了，便請靴匠坐下喝茶，粟里慈的性情很樸實，他們登時親切的交談起來。「你的生意興旺吧？」阿德里安問。——「唉！唉！」粟里慈回答。「那可不一定！我真苦得說不出口！但是我的貨物不同你的一樣：生時沒有靴，還可走動；死人沒有棺材，不能安身。」——「實在很對！」阿德里安說。「不錯，活人沒有錢買靴穿，他還可赤腳走路；至於死屍，無論如何窮，也得



要化一付棺材的。」他們這麼的談了幾分鐘，靴匠站起來，重新申說了自已的招請，便同棺材匠分別了。

到次日，剛打十二點鐘，棺材匠和他的兩個女兒從新買的屋裏走出來，向鄰人家去了。他們的裝束，我甘願違背近代小說家的習慣，不詳細的敘述了。但是有兩件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兩位姑娘戴頂黃帽子，穿雙紅靴子，這是她們爲表示莊重的緣故。

靴匠的屋子很窄小，來了一大帮的賓客，擠得滿滿的，沒餘一點隙地。那些來賓大部分是德國工人夫婦和學徒。俄國的官吏，只來了一個巡查，芬蘭人，名叫郁爾喀。他的職位雖很卑賤，却獲得了主人的特別優待。巡查之職，他已幹了二十五年了。一八一二年的大火災，燒毀了國都，郁爾喀的

屋子，也被回祿。但是燒了不久，在他的屋子的地皮上，新建築起一座灰色的高大的洋樓。郁爾喀穿着胸甲，帶着斧子，又在新洋房的旁邊巡查起來了。大部分的德國工人，住在尼革特什喀亞大街的，他都認識。他們這些人在星期夜晚還有曾在他家裏住過一夜的。阿德里安登時同他們招呼了，通了姓名，大家漸漸的熟識起來了。

開午餐的時間到了，來賓就席坐下。栗里慈兩夫婦和他們的十七歲的女兒，羅特罄，陪着賓客一齊用午餐。皮酒預備了很多。郁爾喀和阿德里安的酒量甚大，平常四個人，都喝不過他。漸漸的德語的談話聲喧嘩起來了。忽然主人拔開了一瓶皮酒，用俄語高聲說道：「敬祝我的親愛的路伊珊夫人康健！」便溫柔的親了一下自己四十歲的女伴的清冷的臉。賓客

們接着喝乾了祝仁慈的路伊珊夫人的康健的酒。「敬祝我們的親愛的來賓的康健！」主人拔開了第二瓶酒，舉杯祝飲說——賓客謝了他，又乾了自己的酒杯。隨即來賓互相敬祝康健。阿德里安熱心的喝了祝康健的酒，正打算提議一種滑稽的祝飲辭，突然一個來賓，肥胖的麪包工人，舉杯喊道：「敬祝我們的顧主的康健！」這種祝飲辭自然同以前的一樣，受大家的歡迎……郁爾喀忽然轉身向棺材匠說：「喝酒呀！老爺，敬祝死屍的康健！」大家哈哈的笑起來。棺材匠受了侮辱，便皺起眉頭。可是沒有一個留心察覺。來賓仍繼續喝着酒；一直到打過禱鐘，酒席才吃罷了。

來賓散去的時候，夜已很深了。他們都喝醉了，尤以麪包工人和釘書匠醉的更厲害，臉色緋紅，好像製好了的紅山羊皮一樣。釘書匠還拉着郁

爾喀的手，請教他一句俄國俗諺：『負債必須償還！』——棺材匠回到家裏，已醉昏了，大怒道：『這是什麼話？難道我的手藝比不上其餘各行的尊重嗎？難道棺材匠是劊子手一流的人？背教徒嘲笑什麼？難道我是祭聖節變戲法的丑腳，任你們嘲笑？我新搬了家，還沒請他們一合酒，不如趁這時機請他們到新居來，回他們一席酒；但是正教徒的屍骸，我也一起請來，叫他看看！』——『你怎麼了，老爺？』一個女工一面說，一面脫他的靴子：『你說什麼？畫畫十字吧！請死人來新居，多麼可怕的話！』——『當真的！我一定要請！』阿德里安接着說：『就定明天吧，我請我的恩人（死屍）明天夜晚，在我這裏宴會。我要用我所有的東西款待他們。』說罷，棺材匠走去睡了，剛倒上床，就鼾鼾的睡着了。

阿德里安朦朧的驚醒了，門外還是漆黑的。商婦特留希納就在這晚死了。一個管家騎馬來報告阿德里安，招呼他趕快去拚擋喪事。棺材匠喜歡的了不得，究竟自己的料想着了，便給了管家十個戈貝克，賞他做酒錢。自己趕忙穿好衣服，雇了一輛馬車，往拉茲古拉伊街去。在喪家的大門旁，站着一個警察；還有好些商人往來踱着，彷彿烏鴉垂液死屍一般。死人躺在桌上，臉色像蠟一般黃，幸還沒腐爛。親戚，鄰人，家屬，都擁擠在死人身旁。屋裏的窗戶統打開了；蠟燭也點燃了；牧師讀着禱告文。阿德里安走到特留希納的外甥面前——穿着時式外套的少年商人——說棺材，蠟燭，棺衣，和其餘一切葬埋應用的東西，他已全套送來了。繼承人非常感謝他，說一切

應用物件的價錢，他不爭論；等到喪事完結了，任憑阿德里安開出賬來，只要良心上過得去，他就照單給錢。棺材匠聽了：「照單付錢」一句，心中何等的快樂！以前的損失，在這一次可以全撈回來了！他照常起個誓，不取過貴的價錢，一總按公道計算。與繼承人商量妥恰之後，他便去辦事去了。這次的喪事，累得他奔忙了一整天。一切都料理妥當了，自己的馬車費也付清了，便步行回家。

那夜是個月夜，月色很好。棺材匠走到尼革特什喀亞街口，瓦茲臬奢 尼耶教堂旁邊，聽見郁爾喀在背後叫他的名字，但棺材匠不睬他也不答，應一聲，仍舊只管走自己的路。那時夜已很深了，靜悄悄的沒有一個行人。棺材匠走到了自己的屋，忽然望見有個人走進他家裏去。「這是什麼一

回事？」阿德里安想：「誰又來找我？不是小偷竄進我家嗎？難道情人來找我這個傻子？許是這麼呵！」棺材匠這時想着都爾喀了，想叫他來幫助自己。正在這時候，又有一個人走近耳門，預備走進去；但他看見了急行的主人歸來了，便停住腳，脫下三角帽子。他的臉貌，阿德里安覺得很熟，但在急遽之中，辨認不清楚是誰。「你找我的嗎？」阿德里安喘着氣說。「請進！」——「不要客氣，老爺！」那位低聲回答。「請你走面前引導我！」阿德里安也不講禮，打開耳門，進去。那位跟着他。阿德里安覺得房內有人走動。「又發生什麼事情了？」想着走了進去……他的腿嚇軟了，不能上前一步了，原來房裏擠滿了的死屍。月光透過窗子，照着青黃色的臉，微微捲縮的嘴，朦朧半開的眼睛，突高的鼻子……阿德里安嚇了一大跳，認得那些

死屍都是自己埋葬的；並且上星期大雨時纔埋葬的那位師長也在內。這些不速之客一見棺材匠回來了，男男女女，都來圍繞着他，歡迎致敬；只有一個窮漢，穿一身襤褸的衣服，羞怯的站在屋角。至於他們的裝束，都是很合身分的：婦人帶着頭巾；官員穿着制服，長着大鬍子；商人穿着大禮服；……「你看見了吧，拍羅何羅夫？」那個在闊綽的交際場中很出風頭的師長說：「我們都是特地來應你的招請的。至於那些全身腐爛了的和只留下骨格，沒有皮膚了的，都不能來了。但是這裏有一位很想見見你：」

一付很小的骨骸分開衆人，穿過人叢，走到阿德里安面前，對着棺材匠親切的微笑。他身上掛着淡綠色的和紅色的粗呢，好像掛在柱頭上似的；一雙腳骨插在達膝的長靴內，好像一根杵搗在白中一般。「你不認識我了



嗎，拍羅何羅夫？」骸骨說：「你記得退伍的近衛軍彼得彼得微支苦黎勒金嗎？一七九九年，你把自己頭一次做的棺材賣給我——還是松木的呢，你記得不？」說罷，死屍張開手骨想去擁抱棺材匠。但阿德里安用力叫嚷起來，把他推開了。苦黎勒金脚下站不穩，翻身一交，全身都跌碎了。其餘的死屍看見棺材匠把自己的同伴撞跌碎了，都上前包圍起阿德里安來，一面謾罵，一面威嚇。可憐的主人被他們的喊聲振聾了，失了知覺，倒在其餘的近衛軍士的骸骨上，不省人事。

太陽早已照在棺材匠的床上了，他還酣睡未醒。後來惡夢的結局把他驚醒了，睜眼一望，看見女工在面前燒開水壺。他驚訝的想起昨天的事

情；特留希納和苦黎勒金的影子，不時呈現於他的幻想裏。他靜默的等着女工開始同他談話，好對她說出他昨夜所遭的奇事。

「你怎麼睡了這麼久，阿德里安老爺？」女工說着，把衣服遞給他：「剛才隔壁裁縫匠來訪你……這裏的巡查也來說：今天是警察廳長的命名日；你正在酣睡，我們沒有喚醒你……」

「他們是從死者特留希納家裏來找我嗎？」

「死人誰說她死了？」

「真糊塗啦！昨天你不幫助我料理了她的葬事嗎？」

「什麼老爺，你瘋了嗎？難道昨天的酒還沒有醒？昨天有什麼葬事呀？」

你在德國工人那裏喝了一天的酒，醉了回來，就倒在床上，一直睡到這時

候，教堂的廣告鐘早已打過了！」

「真的？」快樂的棺材匠說。

「真是這樣！」女工回答。

「唔！如果這樣，快給我一杯茶，叫女兒們來！」

增村匠

一九二

## 情盜

### 第一章

前幾年，在柏克洛夫士基村住有一位俄國貴族，姓特洛耶苦洛夫，名基里拉，彼得微支；年紀已經很老了。他有闊綽的親友，富厚的產業，而且自己又是一個貴族；所以在本省，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待人接物，表面十分和藹，從來沒有對誰發過一回脾氣。他的性情很喜歡交際，因此他的屋裏時常擠滿了賓客，喧譁地談論着省城的官員聽見他的名字，心裏也要悸跳一下。由此可見他的威風了。每次他所請去宴會的人，沒有一個敢大膽地拒絕的，或者到了柏克洛夫士基村而不恭敬的。

但是，基里拉雖然好款待賓客，然而他天生一副極陰險的才幹，而且非常好女色，每晚要找一個女子一洩他的獸慾。他家裏養着許多女子，專供他洩慾之用。這些可憐的女子全住在他的洋樓旁邊的傍屋裏。傍屋的窗戶有鐵欄護着，大門整天用鎖鎖着，鑰匙保藏在基里拉的口袋裏。她們整天在裏面做活計，要在指定的時間內，才能到花園裏去逛一逛，還有兩個老頭子監視着。基里拉處置這些青年女子的規矩是這樣：她們中有年紀大了的，約莫到了成人的時期，他便放出去嫁人；於是又有新來的，不幸者代替了她們的位置，所以常有放出買入這一回事，好像皇宮中的宮女一般。

基里拉時常帶着僕人，同着鄰居，列隊似的出外巡行。鄰居和僕人對

於他非常忠心，奉承他如皇帝一般。他們看見自己的主人這樣富貴而有聲望，便常以此驕人，甚至仗勢橫行。他們的心裏以爲自己犯了法，不要緊，有鄰人與主人庇護。

基里拉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出發到自己的田地上巡查，或是在家裏整天整夜的宴會賓客。除此以外，他就無所事事了。他很喜歡人家奉承他，一個新交的朋友必要一件贄見的禮物，就是老朋友，除了安得列伊喀夫里洛微支，杜伯洛夫士基以外，送禮物也是免不了的。這個安得列伊是一個退職的陸軍中尉，他的最親近的鄰居，手下統轄有七十名農奴。基里拉在交際場中，有時不免有點高傲，但是對於安得列伊，雖然他的身分卑賤，却非常尊敬他。他們從前曾同過事。基里拉按着經驗，知道他的朋友的

性情急燥而果決。一七六二年他們分別了；安得列伊因爲紛亂的景況，辭了職，遷回自己的村裏住。基里拉知道了這些情形，便對他的老朋友說，一定保護他。安得列伊很感謝他；但是他雖然很窮，却願獨立過自己的生活。過了幾年，特洛耶苦洛夫辭了陸軍大將之職，回到自己莊上。他們會見了，彼此樂不可支。從那時起，他們每天常在一處。特洛耶苦洛夫生平從不尊敬地去拜訪過誰，但他却常單騎到自己老友的小屋子去——他們是同一年，又生在同一階級裏，受過相同的教育；所以他們的性質和脾氣都有幾分相似。並且他們的命運也很相同：兩個都是愛情結婚，却兩個一齊都死了妻室；兩個都留下小孩子。杜伯洛夫士基的兒在彼得格勒讀書。特洛耶苦洛夫的女兒，他自己撫養。他常時對杜伯洛夫士基說：「你聽着！安得列



伊哥，你的波羅基喀長大了，那麼我就把我的馬沙嫁給他，不論他赤貧如鷹也好！安得列伊搖搖頭，泛泛地回答道：「不行！基里拉哥！我的波羅基喀不能娶馬沙。像他這樣一個赤貧的小貴族，不如娶個貧窮的貴族之女吧；而且他在家裏做個家主，好過作少年女子寵愛的主人哩！」

高傲的基里拉和貧窮的安得列伊間的感情，這樣融洽，所以有許多人嫉妒他們。安得列伊的心地非常直率，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毫不顧到主人反對自己的意見與否。這真使所有的人驚訝他的勇敢。有些人想學他的行徑，放心而談，但是這個觸怒了基里拉；於是他威嚇他們，使他們永遠抑制了自己試圖的慾望。但是安得列伊的話，無論他說得如何唐突，基里拉是決不生氣的。——話雖如此說，但是忽然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把一切的情形完全變更了。

有一天，正是秋初的時候，基里拉要到一處極遠的田地去收割。前一晚便發下命令，說次早五點鐘，管獵狗的和馬夫就要預備一切，以便出發。帳幕和廚師要先走一程，到主人該當吃午餐的時候，便預備飯菜候着。主人和賓客走到養狗院，院裏有五百多隻能打獵的，機敏的獵狗住在適意而溫暖的地方。基里拉的惜物心腸，簡直著名在自己的狗的舌頭上了。在這所養狗院裏，有專為治病狗的醫院，軍醫長其莫士喀掌管之；又有一間小房，專門預備給產狗仔和哺乳用的。基里拉在賓客面前，常以此自誇，并且沒有一個時候不談論這些美妙的建築物，所以每個來賓至少要聽見他說過二十次。他在養狗院散步，賓客圍繞着，軍醫長其莫士喀和重要的

管獵狗的跟着。他停住在一間小狗房前面，一面喚狗到自己的朋友面前，一面詢問病狗的健康，一面同朋友們親切地談着話。賓客們以爲這種管獵的職務，基里拉的獵僕一定非常喜歡的。只有安得列伊一個人沈默無言，并且皺着眉頭。他本來是一個非常好打獵的人，但是他的境遇只能養活兩隻獵犬和一隻最好的母狗。他看見這所壯麗的建築物，心裏不免生幾分嫉妒。「你皺眉幹什麼？兄弟！」基里拉問他：「許是我的犬舍你不喜歡吧？」——「不是的。」安得列伊刻薄地回答：「犬舍實在建築得好的很！他們這班人，還很難得這樣的生活，像你的狗一樣哩！」管獵犬的被侮辱了。一個譏誚他說：「我們自己的生活，謝謝上帝和主人，還勉強維持得下，不致於向人訴苦，求人庇護！無論誰，雖然他是貴族，決不能夠打破我們

的飯碗。這裏雖是犬舍，但很飽暖哩。」基里拉聽了僕人大胆的譏諷，哈哈大笑，心裏覺得很高興。賓客們也跟着主人打哈哈，雖然他們覺得管獵的譏笑有點說到自己身上。正在這時候，基里拉拿來了一菩提樹皮籃的新生的狗仔。他仔細地審查了一下，選出兩隻好的來，其餘的吩咐僕人都溺死去。安得列伊趁着這個機會，就躲藏去了，沒有一個人留神他。

基里拉同着賓客們轉回客廳，坐下吃晚飯，但只不見了安得列伊，於是叫人去找他。有人回答說，安得列伊回家去了。基里拉登時打發人去追趕他，一定請他轉回來。因為基里拉生平從來沒有一次不同着安得列伊一起出去打獵的。因為這位老朋友是一個有經驗的批評獵狗價值的評價者，而且又是獵人爭論時的正確評判者。追趕安得列伊的僕人回來了，

那時賓客們還正吃着飯，報告自己的主人，說安得列伊不聽話，不願意轉回來了。基里拉喝了菓子酒，有點生氣，第二次又打發剛才那個僕人去對安得列伊說，如果他不願即刻來柏克洛夫士基過夜，那麼他（特洛耶苦洛夫）和他永久斷絕交情。僕人重新又跑去了，基里拉吃完飯，送了客，便去睡了。

到次日，他的第一句問話是：「安得列伊喀夫里洛微支在這裏麼？」僕人拿來一封疊成三角形的信給他，基里拉便吩咐自己的書記念給他聽，聽得信上說：

我最敬愛的先生：

你什麼時候不開發那個犯罪的管獵狗的怕拉莫士喀，我就

什麼時候也不打算到柏克洛夫士基村去了！據我的意思，他們那班人，非嚴格地處罰不可。我委實不能夠忍受你的僕人的譏誚，而且我也不能忍受你的嘲笑，因為我並不是一個滑稽家，任由你們取笑，我是一個貴族哩！

安得列伊杜伯洛夫士基上。

按照現代禮節的定義說來，這封信是十二分的不合禮的；所以把基里拉激怒了。這不僅因為文字太唐突，並且因為含義太高傲。「怎麼？」基里拉大嚷了一聲，從被窩裏裸着腳跳了起來。「打發我的僕人到他那裏任他處罰吧！但是他實際上替我謀劃了些什麼！難道不知道這與誰的面子有關係嗎？我偏不處罰他！看你怎樣！」

基里拉自言自語地發了一頓脾氣，穿好衣服，邀齊賓客，帶着自己的僕人出去打獵去了。這一天事情真奇怪：他打了半天的獵，只見一隻兔子，還給他跑了去。在田野裏帳幕下吃午飯，基里拉覺得索然無味，肴饌只是淡淡的，不由大怒，把廚師打了一頓，並且遷怒於賓客。獵罷，故意走到安得列伊的田裏。

## 第二章

過了幾天，兩個老朋友間的怨憤仍沒消除。安得列伊真個不到柏克洛夫士基村了。基里拉因為沒有他作伴，心裏非常煩悶，說了一大車侮辱的話，以發洩自己的怨恨。但是在這個時候，如果有人調停，也不致大翻臉皮。誰知道忽然發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打消了和解的最後希望。

有一天安得列伊出去巡查自己的窄小的田地。走近白樺樹林，他聽見斧子砍樹的聲音，一會兒，又聽見大樹倒地聲，他便急忙跑到那裏，撞見了幾個柏克洛夫士基村的男子，安然地在他的樹林裏偷樹。他們看見了他，飛奔着逃去了。杜伯洛夫士基同自己的車夫捉住了他們兩個，帶回來，捆綁在自己院子裏。仇敵的三匹馬已經是變爲勝利者的掠獲品了。杜伯洛夫士基是非常的憤怒。本來特洛耶苦洛夫的人們都是著名的強盜，只因知道杜伯洛夫士基和他們的主人有朋友的關係，才不敢在他的田地內偷東西。杜伯洛夫士基看見他們利用他和他的鄰人間所發生的決裂，便反對那戰爭正義的觀念，決定用棍棒打他們。在他的樹林裏準備好的拷問自己的俘虜。那根棍棒是樹林中得來的，立刻威迫他們作工，當做主



人的牛馬一樣。

就在那天，這件事傳到了基里拉的耳裏，他聽了大怒，想登時帶起自己的僕人去侵襲基士撒桌夫喀（他的鄰人的村名）把牠完全毀滅了；並且圍攻那地主的農舍。這樣的行爲，他確是做過，不算希奇了。但是他的思潮不久便變遷了，他用沈重的步伐在客廳裏往來地散步着，絕望地望望窗戶。忽然看見在大門旁停着一輛三套馬車，一個矮小的人戴頂皮帽子，穿件粗呢外套，從車裏出來，走進旁屋管家那裏去。特洛耶苦洛夫認識他是議員沙巴士金，便吩咐人把他叫來。不一會兒，沙巴士金來到基里拉面前，恭敬地鞠了幾躬，肅靜地伺候他的吩咐。

「你好……你叫什麼名字？」特洛耶苦洛夫說：「你來這裏幹什

麼？」

「我進城去，老爺！」沙巴士金回答：「我剛才到伊宛街姆亞諾夫處探問老爺有什麼吩咐沒有。」

「很好的機會，你進城……你叫什麼名字？我現在要你做一件事情；你且喝乾一杯酒再聽我說吧。」

這樣的慫恿態度竟使那位議員喫了一驚。他拒絕了喝酒，非常注意地聽着基里拉彼得微支。

「我有一個鄰人，」特洛耶苦洛夫說：「是個小地主的無禮者；我願意奪取他的產業……你以為如何？」

「老爺，如果有什麼契紙或……」

「胡說！兄弟，你有什麼契紙？這要你說！那只要有勢力，就是沒有什麼公理，也足能強奪他的產業，使他變爲乞丐了！但是這產業在從前是屬於我的，我在石披催手上買來，後來才賣給杜伯洛夫士基的父親。這不能曲辯嗎？」

「好聰明！老爺，似乎這些買賣完全是法律上的手續。」

「想一想！兄弟，想一個好法子！」

「老爺，如果您用任何手段，能够從您的鄰人手中取得他的田地的契約，那就一定……」

「我明白了，但是那是一件慘事：放一把火，把他所有的契紙都燒燬了！」

「老爺，怎地他的契紙會燒去？你還有好點的計策沒有？那麼着，請依法做去，不要遲疑，你就可以得着滿意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托你這件事，你不要忘了。至於我的報酬你是相信得過的。」

沙巴士金鞠了一躬，幾乎到地，便走了出去。從那天起，他開始奔忙這件圖謀事；因為他的敏捷，剛剛過了兩星期，杜伯洛夫斯基從城裏接到一張公文，要他即刻去明白的解釋。（因為特洛耶苦洛夫到城裏法庭遞了一張呈子，說他占領基士撒桌夫喀完全不合法。）

這意外的質問使安得列伊吃了一驚，當天他就寫了一封很粗暴的信給沙巴士金；他解釋說基士撒桌夫喀村是在他的雙親死時取得的。

按着世襲的權利，他當管理牠，說沒有什麼事體與特洛耶苦洛夫有纏繞的；說各方面都有陰謀想占據他的產業，請法庭秉公辦理。

這封信非常刺激議員沙巴士金的心事；他看見一來呢，安得列伊很少知道這件事骨子裏的意味；二來呢，杜氏是這麼一個粗忽而熱烈的人，將不難擺佈他，使他進退爲難。

安得列伊冷淡地注視着他所發的質問，默想了一會，看見有更詳細回答的必要，他便寫了一張非常剴切的公文；但那張呈文究竟寫得不完全；因爲他對於訟訴事件沒有什麼經驗。他用自己的常識指點案內人證很難相信，並且事實全是捏造的。

事情延擱起來了。自信合法的安得列伊關於訴訟事件毫不着急；他

既沒有經驗，又沒有金錢去運動，雖然從前曾有一次黑了良心行賄，去愚弄一個黑種人，但是作詭計的念頭從沒在他腦裏發生過。在那一方面，特洛耶苦洛夫也是很少掛念着圖謀的事情的勝利，因為沙巴士金爲他效勞，仗着他的名字，實行恐嚇，并且賄賂法官，胡亂地解釋所有實際上的各種法令。一八……年二月九日，安得列伊接到城中法庭的傳票，傳他到地方法庭去聽候他和特洛耶苦洛夫將軍爭產業的案子的判決，并表示滿意與否。當日安得列伊就出發到城裏去，在路上他碰見了特洛耶苦洛夫。他們倆驕傲地面面相覷。安得列伊看出來了自己的仇人臉上有種惡意的微笑。

到了縣城，安得列伊寄宿在一個熟識的商人家里。次日早晨，他出席

於縣城的法庭，沒有一個人注意他。最後，在他背後來了基里拉，管獵犬的跟着，把鋼筆夾在耳邊。各人迎着基里拉帶着非常卑賤的神情。因為尊敬他的官階年紀和肥胖，把安樂椅挪近給他。他坐下了，安得列伊站在打開着的門裏，靠着牆壁，異常的安靜。書記官高聲宣讀法庭的判決。我們聽了判決全文，就知道一個方法：在俄國，可以掠奪人家的產業，獲得人家的現成的權利，只要有勢力有金錢。

書記官沈默了，那位議員站起來，向着特洛耶苦洛夫恭敬地鞠了一躬，請他在擱在面前的公文上署名。殘忍的特洛耶苦洛夫接過鋼筆，便在那自己完全滿足的法庭判決下署了一個名。

輪到安得列伊簽名了。書記把公文拿給他，但安得列伊站着不動，垂

下了頭。書記官對他重複說自己的請求道：「簽字呀；如果你對於這個判決表示不滿意，在良心上覺得他做的事情不合法，你可以在法定的上訴時期內，向上級法庭提起訴訟。」

安得列伊沈默無言……忽然他抬起頭，眼睛閃光起來。他站穩了腳根，用力把書記官一推，那書記官便倒了下去。他又拿起墨水瓶向那位議員擲去，所有的人全驚恐起來了。安得列伊粗聲暴氣地嚷道：「怎地不恭敬上帝！給我滾開，你這個不懂禮的東西！」後來又向基里拉接着說：「閣下，這真是怪事：管獵犬的帶狗進上帝的教堂，狗在教堂裏亂跑。我要教訓你！」衛兵在吵鬧時跑了進來，把他彈壓住了。他們帶了他出去，坐上了車。特洛耶普洛夫隨後跟着他也走出來，所有的法官都送他出來。安得列伊



的意外的瘋狂厲害地感動了特氏的天良，並且打破了他的勝利心。那些盼望他的感謝的法官沒有接到他一句感謝的話。他當天回到柏克洛夫士基村，心裏譴責自己的良心，很後悔和老朋友起這種衝突。安得列伊當時躺在被裏了。幸而縣城的醫生很有點學識，連忙用水蛭吸出了他的汗血，到夜裏輕鬆些了。次日他們把他抬回基士撒桌夫喀村，這個村幾乎不屬他管轄了。

### 第三章

過了好些時光，那貧窮的安得列伊的康健還完全很壞，瘋癲症簡直不能復元了。他的氣力很衰弱；他忘記了以前的業務，很少走出自己的屋，只是整天整夜地沈思。耶果洛夫納是一個慈善的老婦，從前伺候他的兒

子的。現在做了他的乳母了。她看護他如同孩子一般，記着他吃飯和睡覺的時間，吃時要餵他，夜裏要收拾鋪蓋給他睡。安得列伊很服從她，除了她沒有同誰交際了。他已經不能夠思想什麼事情，處理自己的家務了。耶果洛夫納看來必需要把一切情形報告於少主人杜伯洛夫士基了。這位少年服務於近衛軍，當時駐在彼得格勒。於是撕下一頁賬簿，她口授廚師哈里同書寫。他是基士撒臬夫喀村的唯一能書寫的人哩。信寫好了，當天就送到城裏郵政局。

但是讀者現在到了認識這篇小說裏真正的英雄的時候了。

扶拉雞米勒杜伯洛夫士基（安得列伊的兒子）畢業於武備學校，現在近衛軍當騎兵中校。父親從不自己節省一點拿去供給他，所以少年

人從家裏所接到的超過他所希望的。他的性情極勇敢，但很貪名，而且揮霍無度。他賭牌負了一身債，却毫不顧慮將來的。（有時他想着遲早他要娶有錢的未婚妻。）

那一天夜晚，有幾個武官坐在他屋裏，靠着長背椅伸腰，用琥珀烟嘴吸着烟，他的僕人革利沙給他一封信，信上的題字和圖章登時使少年人喫了一驚。他急忙拆開讀道：

先生，我們的扶拉雞米勒安得列耶微支！我是你的老乳母，現在大胆報告你的老爸爸的康健，他是很不好了；有時要說胡話，并且整天呆坐着，彷彿一個笨鈍的小孩似的。——至於生與死上帝才明白！——請你回來我們這裏。我的可愛的小寶貝，我們已給

你打發馬匹到別索赤諾耶了。聽聞地方法庭教我們受特洛耶苦洛夫的管轄。我們大概要變爲他們的人了，却是我們自來是屬於你們的——自出世以來我們沒有聽見過。你住在彼得格勒，可以把這件事奏明皇上；不過他還沒有給我們什麼侮辱。（在我們這裏那已下了兩星期雨了。牧人羅佳在六月十二日死了。我祝福我的革利沙！但是他服侍你好嗎？）

你的忠誠的女僕，乳母阿里納耶果洛夫納布嘴劣瓦上。

扶拉雞米勒把這幾行難理解的却非常感動的信連續地讀了好幾遍。他幼年喪母，年剛八歲，就被帶到彼得格勒，所以幾乎不認識自己的父親。但是他很喜歡他的父親，一聽見父親身體不好，心裏就不安起來。

他久已忘了自己的父親，現在忽然觸覺了，心裏自然要很難過；況且病人貧困的景況，他由自己乳母的信所猜想到的，更使他吃了一驚。他幻想自己的父親住在陰鬱的村裏，在蠢婆子和僕人的手中，而且爲這麼的貧困所壓迫，沒有一個人幫助他，那麼在精神和肉體上他一定苦惱不堪。呵！扶拉雞米勒便譴責自己有罪的懈怠和疎忽來。許久他沒接到父親一點消息，也不想寫信回家問候他，總以爲他出外去了，或者因爲家務的忙碌。

他決定回到父親那裏去；並且如果父親的病狀危急，要他在家侍奉，他還決定辭職。同僚們察覺了他的不安神情，都走去了。拉扶雞米勒寫好請假書，吸了一會煙，便陷于玄妙的沈思了。當天他就去告了假；過了兩天，

帶了自己忠誠的革利沙，上了驛站輕便郵車的路了。

扶拉雞米勒走近了應當轉向基士撒桌夫喀村的一站，他的心充滿了憂愁的預感。他恐怕已不能會見活着的父親了；悲哀的生活狀態在村裏等候着。樹木叢密啦，人口稀少啦，事情奔忙啦，這種種幻想簡直使他沒了主意。到了驛站，他走進站屋向站長要活潑奔放的馬匹。站長問他往那裏去，說從基士撒桌夫喀遣派來的馬已等候他四晝夜了。當下一個老車夫來到扶拉雞米勒面前，他名叫安當，從前在馬號裏曾侍候過他，並且看守過他的小馬。安當見了他，落下淚來，向他恭敬地鞠了一躬。說主人還活着；隨即跑去駕馬。扶拉雞米勒拒絕了先前說預備的早餐，便趕快出發。安當引領他在村道上走時，他們談話起來。

「請你告訴我，安當，我的父親同特洛耶苦洛夫怎樣一回事？」

「誰知道他們哩！扶拉雞米勒少爺，聽說是同基里拉不和睦了，但也不致告到法庭——雖然他自己曾做過司法官。這些事是老爺們的意志，我們不敢批評，却是當真的，你的爸爸白白地到基里拉那裏走了一趟。用鞭子不能打破斧頭呵！」

「這麼，大概基里拉在我們那裏爲所欲爲了？」

「的確如此，少爺，省長到他那裏也要敬禮他；議員們聽說他的名字，也要嚇出一身冷汗；警察廳長彷彿是他的聽差；先生們會見他非常恭敬；俗語說：『如果有豬槽，就有豬來吃！』」

「當真他強奪了我們的產業嗎？」

「哦，少爺，我們這麼聽說，前幾天柏克洛夫士基的守墓者在我們村長家的洗禮宴會上，說你們逛够了，等一會你們就要受基里拉的管轄了。但是鐵匠米基達對他說，够了，沙維里伊赤！不要苦惱教母，不要煩擾賓客了。基里拉要自治，但安得列伊也要自治——只有上帝和皇上配管轄我們！他們瞎說，你由他去吧。」

「那麼你不希望我們的產業歸特洛耶苦洛夫管轄嗎？」

「基里拉的產業嗎！上帝保護我們呀！在他那裏，農奴受苦極了！如他得了別人的農奴，那麼他不僅要削他們的皮，而且要割他們的肉哩！上帝呀！請賜安得列伊永久地健在罷！但是如果不幸他死了，那麼除了你以外，誰也不配當我們的主人！請你不要拋了我們，請你保護我們！我們一定



擁護你！」

說完這些話，安當揮起鞭，震動轡繩，馬便大步快跑去。

杜伯洛夫士基受了老車夫忠義的感動，沈默着又沈思起來了。過了點多鐘，忽然革利沙奮激地感嘆道：「那就是柏克洛夫士闊耶了！」杜伯洛夫士基抬起頭，看見沿着一個大湖的岸，一條小河從湖裏流出來，流到岡陵中間，終於看不見了。在一個岡陵上，稠密的綠色樹林的上面，高聳着一個綠色屋頂和龐大石屋的望閣。在另一個岡陵上，高聳着五個圓屋的教堂和古代的大鐘；附近有些木屋，都是散亂的，屋旁有菜園和水井。杜伯洛夫士基認識得這個地方。他想起來就在這岡陵上，他曾同特洛耶苦洛夫的小馬沙遊逛過。她比他小兩歲，在那時已經許爲美人了。他願意把關

於她的事情質問安當，但一種羞怯禁住了他。

走到了主人的屋子，他看見白色衣服在花園中的樹木中間閃閃放光。這時安當鞭打着馬，心裏覺得非常高興，臉上露出驕傲的神色，好像村中普通的車夫一樣。他開足馬力，盡力驅車。從村裏走了出來，他們登到山上，扶拉雞米勒看見了白樺樹林，左邊開廠的地上，有一座帶紅屋頂的灰色小屋；他的心碎裂了——在目前他看見基士撒桌夫喀村和自己父親的窮屋子了。

過了十分鐘，走進主人的院子。他張望自己周圍，露出不可形容的傷感，因為十二年他沒見自己的故家了。那些栽在籬笆近旁的白樺，現在長成高大而枝葉繁茂的樹木了；門前的院子，從前有三座端正的花塢裝飾

着，花塢中間，有一條寬道，鋪着砂子，現在已變成牧畜的草場，上面牧着一匹繫住的馬。狗望見他們走來，一齊吠起來；但認識是安當，便沈默了，搖着深毛的尾巴。僕人們從那有人煙的小屋羣擁出來，圍繞着少主人，帶着快樂的神色。後來扶拉雞米勒穿過熱情的人羣，跑上古代式的階台，在屋外間，耶果洛夫納遇着他，便擁抱着自己的養子哭泣起來。「你好，你好，乳母！」他重複地說，抱着那慈善的老婦的心了。「爸爸呢？他在那裏？他健康嗎？」他登時走進客廳。

他的老父親身材很高，窮而且瘦，穿件寢衣，戴着睡帽。「瓦羅基喀在那裏？」他細聲說，於是扶拉雞米勒熱情地擁抱自己的父親。快樂使病人過於震動，他衰弱無力了，他的雙腳一屈，他幾乎要倒下了，如果他兒子不

支住他。『爲什麼你從被裏站起來？』耶果洛夫納對他說：『他的腳站不穩的，可是人家去那裏，他也想跟到那裏。』他們把老頭抬去臥室裏，他盡力和他們談話。但他腦中的思想受了阻礙，所說的話沒有次序，他沈默了，隨即倒下就眠。扶拉雞米勒安歇在父親的寢室內，和他同住一房。家人遵從了，於是所有的人都轉向革利沙。他們引領他到下屋去，按着鄉俗，非常慇懃地款待他。各人都向他施禮，不住地質問他一切事情，因此使他疲倦不堪了。

#### 第四章 那裏有糧食，那裏就有墳墓！

少年的杜伯洛夫士基到家後，休息了幾天，他願意把交涉辦清楚，但他的父親已不能夠給他緊要的說明；不是安得列伊的代理人搜索父親

的公文，他只找得那議員的第一封信和回信的原稿。從這些他不能得關於訴訟的明瞭的解釋，便決定等候其結果，而且希望這件案子的公平判決。

漸漸地安得列伊的健康一點鐘不如一點鐘了。扶拉雞米勒預知他快死了，便不離開那完全變爲少年時代似的老頭子一步。

不久提起上訴的時期已過，上告是無效了。基士撒臬夫喀便屬於特洛耶苦洛夫。沙巴士金到特氏那裏恭賀他，恭敬地請求指定：『大人，什麼時候方便去占領新得的產業？——親自去，還是委任誰去？』基里拉心裏慌亂了。他的天性是不貪婪的，不過只因復仇的心厲害地誘惑他，所以才做出這宗事來。現在他的良心發現，怨恨自己不該做這件事。他知道他的

對手少年時的老同伴，現在怎樣的情勢，然而勝利又使心裏快慰了。他嚴厲地瞅着沙巴士金，想藉故斥責他，但找不着適當的藉口的資料，便對他大怒道：「滾開！不干你的事！」沙巴士金看見他「心不在焉」，鞠了一躬，趕快退了出來。基里拉獨自在客廳裏往來地散步着，口中打唿哨道：「勝利的雷聲要響動了吧；但是在牠心裏覺得非常難過哩！」

末後他吩咐套馬車，穿得暖暖的，（這時已是九月尾了）自己馭着馬，從院裏走出去了。

不一會兒，他遠遠地望見安得列伊的屋了。反對的感情充滿了他的心，滿意的復仇心和霸氣消除了一些很濃厚的感情，但是末後牠們仍占了勝利，他決定同自己的老鄰人和解，取消爭論的結果，退還他的所有物。

這些誠實的用意和緩了他的心。基里拉放開快步，向自己鄰人的田舍來。——直接走進院子裏去。

在這個時候，病人正坐在臥室的窗旁。他認識了基里拉——驚恐的慌亂呈露於他的臉上，平時蒼白的臉色現在變為紫色的紅暈，眼睛閃閃發光，他發出不明瞭的聲音來。他的兒坐在那裏翻閱家務簿，抬起頭來看見他容貌，不覺嗅了一驚。病人用手指指着院子，帶着害怕而憤怒的表神。當下耶果洛夫納的聲音和重步的足音也響起來了。——「老爺，老爺！基里拉來了！他在階台旁哩！」耶果洛夫納嘆息着說：「老爺們，我的上帝！這是怎樣一回事？他到底來幹什麼？」安得列伊趕忙拾起自己寢衣的裾，預備從安樂椅上站起來。剛一起身，忽然就倒了下來。他兒子奔上前去，但老

頭躺着已沒感覺了，沒有吸呼了！因他得了癱瘓症。扶拉雞米勒急嚷道：「快點，快點到城裏請醫生！」——「基里拉問你，」一個僕人走進來說。扶拉雞米勒一雙可怕的目光瞬着他：「你告訴基里拉，叫他趕快退去，不要待我來吩咐趕他出院子……去！」僕人高興地跑去執行主人的命令了。耶果洛扶納嚇得握住手在胸前。「我的爺！」她哭聲說：「你忍心棄了我嗎！基里拉吃完我們了！」——「靜靜！不要哭，乳母！」扶拉雞米勒帶着憤怒說：「快去叫安當登時到城裏請醫生！」耶果洛夫納走了出來。在前房沒有一個人，所有的人全跑出院子看基里拉去了。她走出到階台上，聽見僕人用少主人的名字回答，基里拉坐在馬車上傾聽着，他的臉比腳還黑闇些，帶着輕蔑的微笑，嚴厲地望着女僕。後來下車在院子裏散步，他望



進一個小窗，先前看見安得列伊坐在那裏，却現在已不在那兒了。乳母站在階台上，忘了主人的吩咐。女僕們喧譁地談論這件事，忽然扶拉雞米勒在人叢中現出來，斷續地說道：『不要去請醫生了！——爸爸已經死了！』

擾亂發生了。人們都跑進老主人房裏，只見他躺在安樂椅裏，（扶拉雞米勒拾上去的）右手垂到地板上，頭屈到胸前——已經現了死形，不過還沒有冷罷了。耶果洛夫納放聲大哭起來。僕人們圍繞着死主人，也大放哀聲——把他洗淨了，穿上在一七九七年縫就的壽衣，抬放在一張桌上。

## 第五章

到第三天舉行葬埋。窮老頭子的屍身躺在桌上，桌面蒙着壽布，周圍

燃着蠟燭。僕人擁擠在飯廳裏，預備去送殯。扶拉雞米勒和僕人們抬起棺材，牧師走在前面，寺吏跟着，朗誦葬的禱文。基士撒桌夫喀的老主人這是最後一次跨過自己屋子的門坎了！棺材抬過樹林——在樹林後面有一座教堂。那天天氣清明而寒冷，經秋的樹葉從樹上紛紛落下來。到樹林的出口處，看見了基士撒桌夫喀村木板的教堂和墳地，上面有老菩提樹覆蓋着。扶拉雞米勒的母親就葬在那裏。在她墓旁，前晚已挖好一個新坑了。教堂裏擠滿了基士撒桌夫喀村的農民。他們都是來對自己的主人行最後的敬禮的。少年的杜伯洛夫士基站在歌隊旁邊，他也不哭也不祈禱，但臉色呈露奇怪的神情。悲哀的禮節完畢了，扶拉雞米勒首先走去向屍體告別。跟着他的是所有的僕人。隨即蓋上棺蓋，用釘釘好。那位老乳母放

聲大哭，農民們也時時用手掌拭淚。扶拉雞米勒和那三個僕人把棺材抬到墓地上，全村的人都臨穴而弔。棺材放下墳坑了。——所有送殯之人每人拋一掬砂子到坑裏去。——坑子填滿了，各人對牠行了禮，便告別而散。扶拉雞米勒撒下他們，連忙躲進基士撒桌夫喀叢林中去了。

耶果洛夫納出扶拉雞米勒的名字，款待教父和所有教堂的僧侶；說少主人心緒不好，不能出席招待。教父阿尼西祭師之妻菲道托夫納和寺吏徒步進發到貴族的院落去，在路上他們同耶果洛夫納談論死者的德行；說現在一切事情都急於要他兒子辦理。（特洛耶苦洛夫到死者家去的情形，和少主人對付他的言語態度，附近的居民都知道了。）

「天命注定，那是不可逃的。」祭師的妻說：「不過如果扶拉雞米勒

不能做我們的主人，那真可惜呵！無庸說的，他是一位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我們的主人不是他，却該是誰呢？」耶果洛夫納插嘴說：「基里拉不過白着一番急罷了——他一定要撞釘子的！我的少主人有本事能够自衛，并且上帝也保護着他哩！基里拉雖驕傲，但當我的革利沙對他喝叫：「滾開，老狗！趕快同我滾出院子去！」的時候，他也着嚇了。真胆小呵！」

「噯呀，耶果洛夫納，」寺吏說：「革利沙怎敢說那些話？至於我呢，我寧願懇求僧正，却不敢斜眼望一望他。革利沙的胆子真大呵！我一看見他就害怕起來了，我的背就這樣的拘攣了，這樣的拘攣了……」

「你太胆小了！」牧師說：「基里拉如果死了，像現在的安得列伊——」

般。那麼，難道喪禮將要更繁華些？賓客更多請些？上帝不以爲這反正是一樣嗎？」

「呵哈，教父，我們很願意恭請所有鄰村的人，可是扶拉雞米勒不願意。大概在我們這裏各人都滿意，我們還有東西款待客人。你吩咐做什麼？就是沒客來，那我也要款待你們諸位。」

這個厚情的允許和賓客底美味的餃子的希望催促了談話者的脚步。他們榮幸地來到貴族家裏，屋裏桌上早已鋪好了桌布，並且酒也擺好了。

却說扶拉雞米勒漸漸地深入密林。心中的悲哀被行動和疲困抑制下去了。他只管往前走，也不辨別什麼道路。樹枝時常刺觸他，有時竟刺破

他的皮膚。他的脚常時走到在池沼裏，他什麼也不留神一點。末後他走到一處小窪谷裏，四面都有樹環繞着；一條小溪沿着樹木沈靜地彎曲流着。這時正是秋天，樹上的葉兒已落了一半了。扶拉雞米勒停住了，坐在侵涼的泥草地上；陸續不斷的心思，把他的心靈迷惑得更黑暗了……他強烈地感覺自己的孤獨無聊。特洛耶苦洛夫的怨恨預告他還得有新的不幸事情闖來。他的那份窮產業不久就要歸別人所有了。他什麼也沒有，只赤貧等候着他。他坐在那地方許久，呆望着小溪安靜地流動，把好些凋落的樹葉順着溪水漂流了下去，他想人生也不過如是而已！坐了不知多少時候，他看見天色黑起來了，便站起身找道路回家。在不認識的樹林裏，他徬徨了許久，才走上那條引領他直接到自家大門口的大路。

教父和所有的僧侶迎着杜伯洛夫士基的面走來了。他想不如避開他們爲妙，於是勉強閃過一旁，藏躲到樹木背後。他們那些也沒發覺他，只激烈地互相談着。「我們不如離開這裏爲妙。」教父對他老婆這麼說。「爲什麼要離開這裏？事情無論如何了結，都於你我無損的。」祭司之妻回答，但是扶拉雞米勒沒有聽明白她的話。

走近自己的屋，他看見許多人民農夫和僕人羣集在院裏，遠遠地聽見非常的喧譁聲和談話。在小屋旁停住兩輛三套馬車，階台上有好些面生的人，穿着軍服的外套，好像在那裏談論什麼似的。「這是什麼意思！」一個發怒地問安當。安當跑到主人跟前。「這些是什麼人？他們來幹什麼？」——「噯，扶拉雞米勒老爺！」老頭喘着氣回答。「法官來了。他們

要把我們交割給特洛耶苦洛夫，侮辱我們……」

扶拉雞米勒垂下頭，他的僕人環繞着自己不幸的主人。「你是我們的親爺爺！」他們喊着，親了他一下手。「除開你，我們再也遇不着第二個像你一般柔和的主人了！老爺，請你吩咐一聲，我們進攻審判廳吧！死了也甘心呵！」扶拉雞米勒望着他們，忽然奇怪的感情擾亂了他。「你們放心吧！」他對他們說。「我就去同官員說和的了。」——「那麼，老爺，」一羣人對他喊道。「你要教訓他們一頓。」扶拉雞米勒轉身到官員面前。沙巴士金頭上戴頂小帽，又着腰站着，高傲地望望四圍。地方警長是個又高又胖的漢子，大約五十歲光景，臉紅有鬚；看見扶拉雞米勒走近來，咳了一聲嗽，嘎聲說道：「那麼我對你重述一遍，那已經說過的，按照縣裏的法庭的



判決，你的產業應當判歸基里拉彼得微支特洛耶苦洛夫。這位沙巴士金是他的代表，你們須要聽從他所吩咐的話；可是你們婦女們要愛敬他，他是很會愛惜你們的。」說完這番辛辣的滑稽話，地方警長哈哈大笑，沙巴士金和其餘人都跟着笑起來。扶拉雞米勒因怨生氣起來。「請問這是什麼意思？」他帶着矯飾的冷淡問那高興的地方警長——「這就是，」一個官員回答道：「我們來代理特洛耶苦洛夫接收他的產業并且要撥你們出去的！」

「但是你有權力來強占我的所有的產業，撥我們出去嗎？……哼！……」

「從前的地主安得列伊的兒子杜伯洛夫士基早已死了；你是什麼

人？  
「撥開去！」沙巴士金說，露出無禮的藐視的情態：「我們不認識你！但也不願意認識你！」

「大人，他是安得列伊的兒子扶拉雞米勒！我們的少主人！」人叢中一個聲音說。

「誰在那裏敢開口？」地方警長嚴厲說道：「什麼主人？什麼扶拉雞米勒？你們的主人是基里拉彼得微支特洛耶苦洛夫……聽見沒有？笨貨！」

「可不是嗎？」仍舊那個聲音說。

「這真是一個暴徒！」地方警長喊道：「喂，村長！來這裏！」村長大踏步走面前。

「查究誰敢同我拌嘴！我要他……」

村長轉身到人叢裏，詢問誰說了話。但是所有的人全沈默無言。一會兒，在最後那一行裏發出怨語聲，霎時間喧譁起來，并登時轉爲最驚人的涕泣。地方警長放低了聲音，願意說服他們……「各位別聽他的話！僕人們喊道：『喂，兄弟們，打他！』人羣移動了。沙巴士金和隨從的趕快跑進大門口，連忙就把大門關閉了。『兄弟們，往前進！』那個聲音說完，人羣壓迫起來。『停住！』杜伯洛夫士基喊道：『傻子，你們這算做什麼？你們這麼一來，倒害了自己和我！快退出去，別使我心裏不安！你們不要害怕，他很會體恤人哩，我將請求他——他決不侮辱我們的——我們都是他的孩子哩。如果你們暴動和劫搶起來，他怎能替你們辯護呢？』

少杜伯洛夫士基的話，和他的堂堂慷慨的態度，發生了効力。人民安靜地散去；院落空虛了。隨從人員坐在屋裏；扶拉雞米勒愁悶地走上階台，沙巴士金開開大門，向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感謝他仁慈的保護。

扶拉雞米勒輕蔑地聽着他，什麼也沒有回答。「我們決定，」議員接着說：「請你允許我們留在這裏住一夜；不然，天已黑了，你的農民在路上可以襲擊我們。請你行個方便，吩咐在客廳裏用乾草給我們做鋪蓋。到天一亮了，我們就出發回家。」

「你們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杜伯洛夫士基乾脆地回答：「橫豎我在這裏已經不是主人了！」

說完這些話，他走進自己父親的房裏，順手關好了房門。

## 第六章

「那麼所有的全完結了。」扶拉雞米勒自言自語地說。「早晨我還  
騰下有煤和麪包，明天我應當留在家裏。我的父親所葬埋的地方將要屬  
於仇人了，就是致他的死命和使我窮困主謀者……」扶拉雞米勒咬緊  
牙關，眼睛注視在他母親的像片上，一睽也不睽。那張像畫着他母親凭肘  
於欄干上，穿件白色晨衣，頭上拈着一朵玫瑰花。「這張像片若落于我的  
仇敵手裏，——扶拉雞米勒想——我一定要把牠拋棄于貯藏室裏，同破壞的  
桌椅在一處，或者要把牠掛在前屋當作他的管獵的嘲笑和注意的資料。  
在母親的臥室裏和父親死亡的房裏一定遷來他的管家，或做他的閨房。  
不，決不！這間愁苦的屋，從這裏他要趕我出去的，我決不讓他得到手。」扶

拉雞米勒咬牙痛恨；忽然奇怪的念頭在他的智海裏發生了；他聽見書記的語聲；他們支配家務，一時要這個，一會叫那個，種種嘈雜的聲音，擾亂了他憂愁的深思。最後一切才都寂靜了。

扶拉雞米勒打開櫥櫃和皮箱；收拾父親的文據。牠們大部分是家務的賬目和各種事情的日記。扶拉雞米勒也不看一看，就撕碎了去。在那些紙包裹，他發現了署名：『愛妻的信件』的小紙包。扶拉雞米勒帶着強烈的傷感讀起信來。那些信有在土耳其的戰地寫的，有從基士撒桌夫喀村投軍時寫的。她寫給他自己的寂寞生活和家庭的事務；溫柔地怨恨離別，并叫他回家，好親愛的重聚首一會。有一封信裏，她對他說，小扶拉雞米勒的健康使她心神不安；在另封裏，她說：見他才能卓越，於是預言他的幸福。

的光明的將來。扶拉雞米勒讀完了這些信，他的心靈便浸漬於家庭幸福的世界裏；時光過得很快，不覺壁上的鐘已打過十一點了。他把信放進口袋裏，拿起蠟燭從書室走出來。在客廳裏官員睡在地板上，桌上站着幾個他們喝乾了的酒杯。洪大的呼吸在各屋裏可以聽得見。扶拉雞米勒轉回來，走過他們身旁，便往前房去了。那裏是黑暗的；有個人看見燭光，忙跑到牆角去躲藏。扶拉雞米勒帶着蠟燭，轉身向他那裏，認得那人是鐵工阿勒希甫。

「你在這裏幹嗎？」扶拉雞米勒吃驚地問。

「我願意……我是來探聽他們都在家裏沒有。」阿勒希甫悄悄地回答，口訥了。

「但是你爲什麼帶着斧子呢？」

「爲什麼帶着斧子？難道不帶斧子可以走得來嗎？你瞧這些東西，就

是些貪官污吏……」

「你這醉漢，丟開斧子去喝酒吧！」

「我是醉漢麼？扶拉雞米勒老爺，上帝就是證人，簡直沒有喝一滴酒進嘴……但現在我還能夠喝酒嗎？這是什麼時候！他想管轄我們，想把我們的主人攆出貴族的院子……現在他們都睡熟了，我願意把他們片時殺個乾淨！不然，沒有機會報仇了！」

杜伯洛夫士基聽了，皺起眉頭來。

「你聽着，阿勒希甫！他沈默一會說：『這不是你應該做的事情；不



是官員的罪惡！你點燃提燈跟着我走！」

阿勒希甫從主人手裏拿過蠟燭，走到火爐背後，找出提燈點燃牠。於是兩個悄悄的下了階台，走到院子去。更夫正敲打着生鐵板，狗全吠起來了。「誰在打更？」杜伯洛夫士基問。「我們哩，老爺！」一個很細的聲音回答。「瓦西利沙和陸克利亞。」——「你們回家去吧！」杜伯洛夫士基對他們說。「用不着你們了！」——「沙巴士！」阿勒希甫附叫一聲。——「謝，乾爺爺！」老婦們回答，隨即走回家去了。

杜伯洛夫士基一直往前走，有兩個人走近他來。他們叫了他的名字一聲，杜伯洛夫士基知道是安當和革利沙的聲音。

「你們爲什麼不去睡覺？」他問他們。「乾爺爺呀！」安當回答。「難

道我們還睡得熟嗎？這是什麼時候……？」

「聲音說輕些！」杜伯洛夫士基打斷了他的話說：「耶果洛夫納在那裏？」——「在她自己的小房內哩。」革利沙回答。

「你去帶她到這裏來；所有我們的人也都叫他們離開屋子，到這兒來，不要遺留下一個人在屋裏，除開那些官員！但是你，安當，去駕好馬車！」革利沙走去了。過了一分鐘工夫，他同自己的母親走來。老婦在這一晚上，沒有解衣；就是全屋裏的人，除了那些官員們，也沒有誰合眼。

「所有的人全在這裏嗎？」杜伯洛夫士基問道：「沒有誰留在屋裏了吧？」

「沒有誰了，除開那些官員們。」革利沙回答。

「把乾草和稻稿搬來這裏！」杜伯洛夫士基說。

人們跑去馬廄裏，每人搬來一捆乾草。

「放在階台下面就是這樣，唔，孩兒們，放火吧！」

阿勒希甫打開提燈，杜伯洛夫士基點燃。

「等一會！」他對阿勒希甫說：「彷彿在倉卒中，我開了前房的門，沒有鎖，你快跑去鎖上吧！」

阿勒希甫跑到門口，見兩扇門關着，便用鎖把牠們鎖住。低聲咕嚕說：「現在你們倒霉了吧！」一壁說着，一壁轉回到杜伯洛夫士基那裏。

杜伯洛夫士基走近乾柴堆，乾草已發火了。火焰上昇，照耀得全院落通紅。

「嚶啾！」耶果洛夫納悲哀地喊道：「扶拉雞米勒安得列伊呀！你做什麼？」

「不要做聲！」杜伯洛夫士基說：「唔，孩兒們，再會！我就要走了；祝福你們好好在新主人家幹事吧！」

「你是我們親爺爺，養父呀！」人們喊道：「我們要死了——我們不肯拋棄你，願意同你一塊去！」

馬車來了。杜伯洛夫士基同革利沙上車坐下，安當打着馬，於是他們從院裏走出來。

霎時間火焰包圍了全屋子。房子的邊緣燒破了崩塌下來；燃着的棟樑也落下了；紅烟在屋頂捲舞着。悲哀的哭泣聲：「救命呀！救命呀！」的喊

聲發出來了。「現在你們活該了！」阿勒希甫望着火災帶着惡的微笑說。

——「阿勒希甫！耶果洛夫納對他說：『救救他們那些不信神的東西吧！上帝報酬你哩！』——「撞着大災了！鐵匠回答。在這時候，那些官員來到窗旁，竭力破壞那些二重窗。但屋頂那時已燒燬了。——號泣全清靜了！

不一會兒，所有的僕人羣集院中；老婦們喊叫着趕快跑去救出自己的器具；孩兒們跳躍着很喜歡。這次的火災，火花飛舞着彷彿一場火的風雪。把小屋也燒燃了。「現在，你們活該！」阿勒希甫說：「唉，你們也有今日！大概特洛耶苦洛夫很看得起你們吧！」正當這時候，一件新奇的事惹起他們的注意：一隻貓在燒着的小屋頂上亂跑，迷了方向，不知跳往那裏去好。四方的火焰圍繞着牠；那可憐的動物熱烈的喊叫着，哀求援救。小孩兒

笑得跌倒，雖然牠是絕望。「你們笑什麼？小鬼！」鐵匠生氣地說：「你們不怕上帝！天造之物快要滅亡了，你們倒大樂起來！」說着，他端一梯子，放到燒焦的屋頂，自己上去捉那隻貓。那隻貓明瞭他的用意，露出急性的感謝神情，抓住他的衣袖。燒得半焦的鐵匠帶着自己捕獲品爬了下來。「唔，兄弟們，再會！」他對擾亂的僕人說：「我在這裏沒有事做了；祝你們一切平安！再會！再會！」鐵匠去了；火災還熊熊地燒了許久。房屋燒完了，火勢漸漸小了，但炭堆的火焰還光輝地在黑夜裏燃燒着；基士撒桌夫喀村受火災的居民，都滿臉愁容的在火災周圍徘徊。

## 第七章

到第二天，火災的消息傳遍了所有鄰近的村莊。人人都用各種的推

想和假定談論那件事。有些人斷定說是杜伯洛夫士基的家人在出殯喝醉酒，一時不小心，失火把屋子燒了；別些個又歸罪於官員在新居裏喝醉了失事的。有幾個猜想這件事的真情，斷定杜伯洛夫士基是這件驚人的災殃的主犯，因為他心裏的怨恨和失望。許多人相信是他自己燒死法官和所有的僕人。又過了一天，特洛耶苦洛夫親身來查看火災的地點，並且自己來審理這件公案。地方警長，地方法庭的推事，律師和書記都來了。杜伯洛夫士基，乳母耶果洛夫納，僕人革利沙，車夫安當，鐵匠阿勒希甫都逃亡，不知去向。所有的僕人同聲說，屋頂塌下時，那些官員一塊兒燒死了；他們的燒焦了的骨殖已粉碎了。老婦瓦西利沙和陸克里亞說她們在火災前幾分鐘，曾經看見過杜伯洛夫士基和鐵匠阿勒希甫。阿勒希甫，大家證

明他還是活着的；大概，如果不是放火唯一的主使人，一定是個首犯。但在杜伯洛夫士基身上也有莫大的嫌疑。基里拉寫了一篇很詳細的呈文，打發人遞到省長那裏，於是一件新奇的事又發生了。

大火災之後，不久又發生一件特別新聞。基村附近發現了許多強盜，鄰近地方上的人心驚恐的了不得。政府對付的方法簡直窮了，劫搶之事層出不窮，并漸漸地明目張胆起來。無論在路上在村裏，都沒有一點太平。有幾輛三套馬車，充滿了強盜，白天巡行各縣，攔路劫搶旅客和郵車，并到村裏劫搶地主家裏，放火燒了他們的屋房。盜黨的首領以智慧，勇敢和豁達大量著名於一時，說起來，那真是一件怪事。杜伯洛夫士基的名字噪於一時，人人相信指揮勇敢的惡黨的不是別人，就是他自己。他們只奇怪一



件：特洛耶苦洛夫的財產獨能保全；強盜不劫搶他一間小屋也不阻礙他  
一輛貨車。特洛耶苦洛夫常對人自驕地說，杜伯洛夫士基很怕他，所以不  
敢劫搶他的東西；並且他的村裏警察隊辦得非常好。鄰人們起初嘲笑特  
洛耶苦洛夫的高傲；各人等着那些不速之客來拜訪柏克洛夫士基村，搶  
完大地主的家產；但是末後他們承認，強盜們對他表示恭敬，果然不敢去  
搶他家。特洛耶苦洛夫占了勝利了；每個杜伯洛夫士基新劫搶的消息傳  
來之後，他便對着省長，地方警長和中隊司令官說些譏諷的話，說他們辦  
得事不得力。

看看快到十月一日了；在特洛耶苦洛夫村裏那天是神殿祭祀日。但  
是我們在敘述這件奇事之先，且給讀者介紹幾位新人物；他們在這篇小

說的頭兩章，表面上已經輕敘述過了。

### 第八章

讀者大概已猜得基里拉的女兒——關於她，我們只是簡單提了幾句話——就是這篇小說的女英雄。以前我們只描寫她是位十七歲的姑娘，長的非常美貌。父親愛如掌上珠，但待遇她完全順着自己的脾氣。一面竭力奉承她的最低限度的奢侈，一面又厲害地威嚇她，有時竟待遇的非常苛刻。他自以為爲很寵愛她，但從來沒得她的信任。一切事情她都隱瞞着他的父親。她很愛交際，但是沒有一個女朋友，只是獨居地長大的。鄰人的妻和女很少走去基里拉家裏。他平常談天和宴會，總想要求男女一起，但沒有太太們出席，這位美人很少到賓客座裏。當基里拉宴會時，她家有所

圖書館，藏着的書籍，大部分是十八世紀法國著作家的文集，基里拉遺傳給她的。她的父親從沒讀過什麼書，除了「烹飪學全書」以外，不能指導她選擇書籍，所以馬沙自然雜亂選小說從各種文集裏面。在小說上，她完成了自己的教育。起先，有時有位米密姑娘指教。基里拉對於米密表示非常的信任和感謝。後來，彼此的感情超過友誼之上，基里拉便勉強把她悄悄地遣發到另一村裏去了。米密姑娘的爲人，和靄可親；她是位慈善的姑娘，從來沒有仗勢作惡，雖然倚着基里拉，大有權威——她的心很忠誠，不像別的情人，常時變心。基里拉愛她過於一切，於是黑睛的小孩，惡作劇的小猴子，便在他家生產出來了；容貌很像基里拉，他承認是他的兒子，雖然許多赤腳的小孩的形貌很像基里拉。基里拉從莫斯科寫信爲自己的小

馬沙請法國教習。正在我們敘述這件奇事時，那教習來到了柏克洛夫士基村。

這位教習的愉快的態度和儉樸的習慣使基里拉非常喜歡。他把自己的證書和基里拉的親戚的介紹信呈上給基里拉。他曾在親戚那里當過四年家庭教師。基里拉把一切都檢看過了，細見法國教習年紀很輕，恐怕他的經驗太少，心裏覺得有點不滿意。從教習的可憐的地位說來，這些缺點是非常重要的。基里拉心裏懷着許多疑惑，決定要對他登時說明；因此便吩咐把自己的馬沙叫來。（基里拉不能說法國話；馬沙做他的翻譯員。）「走來這裏，馬沙！你告訴這位先生：我請他來只爲教我的女孩的；他不能談『戀愛』，不然，我就要把他摔出去。翻譯這個給他聽，馬沙！」

馬沙羞的發紅起來，轉身對着教習用法語向他說，她的父親希望他言語要謙讓些，舉動要文雅一些。

那個法國人鞠了一躬，回答說，一切事情都聽地主教導，剛才所吩咐的話他牢牢的記在心裏。

馬沙逐字翻譯他的回答。

「好好！」基里拉說：「就請他明天開始授課吧。他的職務就是伺候馬沙和教授文法搭地理……翻譯這些話給他聽！」

馬沙在父親粗野言辭的翻譯裏，心亂起來了。後來基里拉送出了自己的法國人到傍屋去，那里就是指定給他的房子。

馬沙對於那位少年的法人毫不注意。在那受過教育的貴族的偏見

裏，教習就是馬沙的一種奴僕或工人；奴僕和工人他是不把他們當人看待的。她沒有察覺自己在街夫沙先生身上所發生的感情，至於那位先生的騷亂，心頭鹿撞和變常的聲音她也一點不覺得。一直過了好幾天，馬沙雖然天天同他在一塊，但不大注意。後來不知怎的，她腦子裏常時有一個他的完全的新的印像。

在基里拉家大門外，有幾隻小熊在那里耍把戲；這就是柏克洛夫士基村地主們的娛樂了。耍把戲的人每天都牽小熊來客廳裏玩，基里拉整個鐘頭在那里同他們忙碌，用小貓和小狗喂牠們。等到長大了，便用鎖鏈鎖住，預備出去獵獸。有時帶到洋房的窗前，叫牠們滾倒空虛的用鐵釘釘着的酒桶；熊先把桶嗅了一遍，後來用掌輕輕地抓弄；弄到自己的掌刺破

了，生氣起來，更用力把桶去推撞，用力想止住痛，熊大怒起來，一面吼着，一面奔上酒桶，牠非到把那空的目的物奪得之後，決不肯放手。這不過是一件小玩意；但特洛耶苦洛夫以爲最好的遊戲是——

在一間空房裏，鎖着一隻餓熊，用繩子把牠繫在旋入牆裏的鐵環上。那條繩子與房子一般長，只有一個對角對於凶猛野獸的進攻，沒有什麼危險。教師平常領帶新來的生徒到這間屋門口，突然把他推進熊裏面，即刻關好房門。不幸的犧牲物於是和狗熊留在一處。他只好帶着撕破的衣裾和抓破的手，趕快找尋無危險的牆角；但有時被逼迫緊貼着牆壁站有整整三個鐘頭之久，親眼看着憤怒的野獸跳來撲他，只離二步遠，爲繩所限制，不能再前了；於是坐在後腿上，站起身來，吼號着盡奮鬥盡力伸張來

撲他。這麼的玩意就是俄國貴族高尙的娛樂了！

在教習的來到後，過了幾天，特洛耶苦洛夫想起那高尙的娛樂來，打算在熊的房裏款待他。有一天早晨，召喚他來，并指導他那黑暗的步廊。忽然側門打開了。——兩個僕人把那位法國先生推進房去，即刻用匙鑰鎖了門。那位教習回頭看見一隻繫住的熊；那野獸打着鼾，遠遠地嗅了一遍，忽然站起在後腿上，走到他那里……法人心中不慌不忙，也不逃跑，只等着攻擊。熊來近了，街夫沙從袋裏取出一管小手槍，對準那饑獸的耳朵，轟然放了一槍。熊殺倒了。所有的人全避開去了，房門開了。——基里拉走進來，看見自己戲謔的結局，不禁吃了一驚。

基里拉願意要他解釋所有的事實：誰先警告了街夫沙這個玩笑？爲



什麼在他的口袋裏有裝好子彈的手槍？他叫馬沙來翻譯。馬沙跑來了，翻譯他父親的問題給法人聽。

「我沒有聽見關於熊的事，」街夫沙回答：「但我是常時帶着手槍在身上的，因為我不願意忍受外界的侮辱，誰侮辱了我，我就非同他決鬥不可！」

馬沙吃驚地望着他，翻譯他的話給基里拉聽。基里拉沒有回答什麼，只吩咐僕人把熊拖出去剥皮；後來對自己的人說道：「何等一個勇少年！他絲毫不怯怕！當真的，一點也不怕！」從此刻起，他很愛街夫沙，並且已不想再試驗他了。

但這件事在馬利亞身上發生了一個強烈的感情。她的幻想喫了一

驚，因為她看見那隻死熊；街夫沙站在熊身上，安然地同她談話。她看見他的勇敢和高傲的性質，心中暗自歡喜。於是從那時起，開始對少年教習表示尊敬，並且漸漸增長起來。在他們中間樹立了些關係的基礎了。馬利亞有美妙的聲音和大的音樂天才，街夫沙便教她的音樂功課。從此以後，讀者已不難猜到馬沙迷了他了，但她自己却還不肯承認那話。

### 第九章

在神殿祭祀日的前一晚，賓客全會集起來了。第一起留歇在貴族的正屋和傍屋裏；第二起留歇在管家那里；第三起留歇在牧師家裏；第四起留歇在富裕的農民家裏。馬廐裏擠滿了旅行用的馬匹；院子和小屋裏停滿了各式的馬車。在早晨九點鐘時，祈禱鐘一打過了，所有的人全起身到

新建的石的教堂去。這座教堂是基里拉獨力建築的，每年都用他的貢獻物裝飾着。聚集了這麼多尊貴的拜神者，所以平常的農民不能插足於教堂裏，都站在門口和圍牆裏面。祈禱鐘打罷了，各人候着基里拉。他坐輛六頭的馬車來到了，同着馬利亞，莊重地走到自己的地位。農夫農婦的視線都轉去注意馬沙——有些驚奇她的美麗，有些注視她的服裝。祈禱開始了，家庭的唱歌組在樂隊席上唱起歌來。基里拉走上前去祈禱，當助祭高聲叙述這廟的創建人時，他目不邪視，高傲的鞠躬行禮。

祈禱完畢了。基里拉首先走向十字架去，所有的都成羣的跟着他。他的鄰人們恭敬地走去他面前；婦女則圍繞着馬沙。後來基里拉從教堂走出來，邀請所有的人到他家裏用午餐。坐上馬車，進發回家去了。所有的人

跟在他背後走去。屋裏擠滿了來賓，時時刻刻有新人物走進來。新來的勉強可以擠到主人面前。太太們整齊地坐成半圓形，都穿戴着時髦的，貴重的服裝，戴着珍珠寶石。男子則蜂擁在魚子醬和酒旁，嘈雜地不同調的互相談着話。在客廳裏擺了八十副餐具的桌子。僕人們擺酒杯哪，刀叉哪，酒瓶哪，鋪桌布哪，簡直忙不過來。後來管家的說酒席擺好了；於是基里拉首先走去坐席，跟着是婦女們佔據自己的位置，各人相捱的坐着，互相擠做一團，好像一羣胆小的母羊。她們對面是男席，在桌子的末端，教習坐在小沙沙的身旁。

僕人按着身分分送菜碟，有疑惑的時候，就問總管家，所以幾乎沒有一點兒錯亂。碟子和刀叉的響聲與賓客們嘈雜的談話混合了。基里拉快

樂地望着自己的食物，他心裏覺得非常快樂。正在這時候，一輛馬車駕着六匹馬的走進院子來。「這是誰？」主人問。有些人回答，說是安當爬夫陸其伊赤。門開了——安當爬夫陸其伊赤，是個胖男子，大約五十歲，臉圓而麻，下頷疊成三層，一直走入飯廳，對基里拉鞠了一躬，微笑着。「來這裏吃飯。」基里拉喊道。「原諒！安當爬夫陸其伊赤，請坐！告訴我們你早晨不去祈禱，吃午餐又來的晚，這是什麼意思？這好像不像你的行徑，因為你和祈禱者都好吃午餐的呵！」——「罪過！」安當回答，把口布繫住在雜色的外套的紐孔裏。「罪過！基里拉老爺！我很早就動身上路的，但還沒走到二十里地，忽然車的前輪破壞了。——這有什麼法子呢？幸而離村子不遠，當馬匹把車拉到村裏，找得鐵匠完全修理好了的時候，恰恰經過了

三個鐘頭——這真無可奈何呵！我不敢穿過基士撒夫士基樹林走那條地路，却走那些迂迴的小徑。」——「噯！」基里拉插嘴說：「你大概是個胆小的東西，你怕什麼呢？」——「怎地，我怕什麼？基里拉老爺！杜伯洛夫士基劫搶的法子高明極了；他一點也不蠢，誰也不怕，要是說起他來，簡直可恨極了！」——「老弟，爲什麼你這樣恨他呢？」——「爲什麼？基里拉老爺，就是爲你和安得列伊的訴訟呀！不是我存心奉承你，就是按着公理和良心說，杜伯洛夫士基並沒有權力管理基士撒夫喀村，不過是你讓給他，他纔有管理權。安得列伊在世時，他誓言要保護我，大概他的兒子遵從父親的話，所以不搶我。現在有上帝保護我，他們只搶了我一個倉庫，但是空的，什麼也沒搶着。」——「在你們村上，他們打算動手了。」基里拉

說：「我想你那個紅皮錢箱大概已經滿了吧！」——「那里的話？基里拉老爺，從前的確是滿的，但現在已完全空了。」——「够了！兄弟，你別瞞我，你的金錢消費到那里去了？你家養着許多母猪，但你沒有款待一個客，而且又奪了人家的農奴。——貯蓄金錢，又將何用？」——「別取笑我，老爺！」安當微笑着說：「我們快要破產了哩！」說罷，又起肥肉餡饅頭，送到嘴裏。基里拉撇下他，轉身同新地方警長談話。這位新地方警長今天第一次來基里拉家做客，坐在餐棹的橫頭，與教習并排着。

「警長先生，近日怎麼樣？快捕得杜伯洛夫士基了吧？」

地方警長恐怖起來，鞠了一躬，微微笑一笑，口訥着稟告說：「我們盡力吧，大人。」

「哼！我們盡力吧！你早早當盡力了！但是於你沒有什麼利益。不錯，當真的，爲什麼要捕捉他呢？杜伯洛夫士基的劫搶——不過搶別人的錢財吧！地方警長的金錢却還在口袋裏。這樣的恩人你肯剷除他嗎？對不對，警長先生！」

「實在不錯，大人！」完全慌亂的警長回答。

賓客全體哈哈大笑起來。

「我很愛說老實話的人。」基里拉說：「這樣顯然是我多事，不等候這里當局的幫助了。只可憐那已死的地方警長塔拉司阿歷克奢耶維赤！如果不燒死他，鄰近村莊一定要稍微安靜些。但是杜伯洛夫士基的事，你聽見了什麼沒有？近來有人看見他嗎？」



「在我那里哩！基里拉先生。」一個胖婦的聲音說：「上星期二他還在我家裏吃過午餐哩！」

各人的視線全轉向安納沙維士納革羅波瓦了。她是一個十分愚樸的寡婦，爲人和靄，大家都敬愛她。所有的人都帶着好奇心準備傾聽她的故事。

「三星期前，我打發一個管家去城裏寄一封信給我的兒子瓦留沙，順帶匯兩千盧布給他。我並不溺愛兒子，不過，各位知道，近衛軍的武官應當保持禮儀，所以穿着要體面一些。我怕他的薪水不够用，因此才寄些錢給他。杜伯洛夫士基的名字，在我腦筋裏雖然深深的印着，但是我想離城很近，不過十四里地遠，誰敢劫搶呢？我的管家去了一天，看看天黑了，才轉

回家來，臉色蒼白，衣服全捱撕破了。我嘆了一聲，問他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做了什麼來？」他對我說：「安納媽媽，錢捱強盜劫搶去了！我幾乎沒有捱打死！杜伯洛夫士基想掛死我，我磕頭求情，他才放了我。但是銀錢全搶乾淨了，並且奪了馬匹和貨車。」我登時暈倒了。天呀！我的瓦留沙怎麼辦哩！沒有法子，只好重新寫一封信去，告訴他一切的事情，把自己的「祝福」寄給他。

「過了一個星期，有一天，忽然一輛馬車走進我的院子，有一位將軍來了，要見我一面。他走進我家裏，大約二十五歲，微黑，黑髮，有鬚鬚，真像苦里臬夫的樣子。他對我自己介紹，說是我的先夫伊宛安得列伊維赤的朋友，並且同辦過事。他說他走過村邊，知道我住在村裏，所以特地走進來拜

候一躺。我買了許多菜款待他。我對他談論這一件，那一件。後來談到杜伯洛夫士基，我又對他敘述我招的橫禍。那位將軍皺起眉頭來了。「這真奇怪啦！」他說。「我聽聞杜伯洛夫士基並不劫搶貧人，只是劫搶富翁！而且他劫搶人家，並不一切都搶乾淨的。但是沒有一個人控告他殺人，可見他很有良心。請你吩咐叫你的管家來。」

管家來了，他一看見將軍，就先喫了一驚。「你告訴我，老弟，杜伯洛夫士基怎樣劫搶你的？他怎地願意掛死你？」我的管家戰抖起來，倒橫到將軍脚下。「老爺，罪過！我自認犯罪……撒謊。」——「如果這樣，」將軍回答：「那麼你對太太說明一切事情是怎樣發生的。」管家嚇得說不出話來了。「唔，什麼？」將軍接着說：「你說：在那里你遇見杜伯洛夫士基？」

「在兩株松樹旁，老爺在兩株松樹旁邊」——「他對你說了些什麼話？」——「他問我：『你是誰的管家？你往那里去？去幹什麼？』」——「唔，後來怎麼樣呢？」——「後來他要我的信和錢；我便把信和錢都送給了他。」——「他呢？」——「唔，他……老爺，罪過！」——「唔，他做了些什麼呢？」——「他還給我信和錢，並且說：『走你的路吧，把這信快點寄去！』」——「唔，」——「老爺，罪過！」——「我替你處置他。」將軍嚴厲地說：「但是你，太太，搜索這惡漢的皮箱，請你把他交到我手裏，讓我來處罰他。你知道，杜伯洛夫士基是近衛軍的軍官，他是不肯侮辱朋友的。」——「我已明白這位將軍就是杜伯洛夫士基，但沒有同他談論別的話。車夫把管家捆在車上；銀錢找着了。將軍在我家裏吃了午餐，便帶着管家走。」

了。第二天，在樹林裏發現了我的管家，捆在橡樹上，削了皮，彷彿小菩提樹一般。」

大家靜聽着安納說的故事，尤其是婦女們，格外地注意。有許多人聽見杜伯洛夫士基這樣義俠，心裏暗暗替他祝福，尤其是馬麗亞那個熱情的幻想家。

「安納，你以為在你家裏吃午餐的就是杜伯洛夫士基嗎？」基里拉問：「這大錯特錯了！我雖然不知道在你家裏做客的是誰，但決不是杜伯洛夫士基！」

「老爺，怎麼不是杜伯洛夫士基呢？他走上了大路，就攔路劫搶，這不是他是誰呢？」

「我不知道；但我相信那決不是杜伯洛夫士基！我記得他幼年時代，頭髮是濃黑的；在那時他是一個很漂亮的，光亮的頭髮的孩子。而且我的確知道，他比我的馬沙大五歲。他現在不過二十三歲光景，決沒有二十五歲。」

「實在不錯，大人！」地方警長說：「我有一張扶拉雞米勒杜伯洛夫士基的相貌單，說他今年整廿三歲。」

「哦，」基里拉說：「那麼請你唸唸吧，我們靜聽。我們應當知道他的容貌怎樣；如果他遇見我們，那他就跑不出我的手中了。」

地方警長從袋裏掏出一張很髒的紙，展開來，拖長聲音讀道：

「扶拉雞米勒杜伯洛夫士基的容貌，是照着他的僕人所說而描寫

出來的：

「年二十三歲，中等身材，臉皮白淨，沒有鬍鬚，眼睛作褐色，頭髮作黃金色，鼻樑高直，特別的容貌沒有什麼。」

「僅只這一點？」基里拉說。

「僅只這一點。」地方警長折好那張紙說。

「恭賀你，警長先生！這張單子很重要！按着這些，你將不難偵探杜伯洛夫士基了！但是誰不是中等身材？誰不是金黃色頭髮？誰不是高鼻樑？誰不是褐色眼睛呢？若是這樣一個人，我可以打賭：即使你同杜伯洛夫士基說了三點鐘的話，你一定不知道他是誰！」

地方警長好好地把那張紙放進袋裏去，靜默地叉起白菜鵝肉吃着；

僕人在來賓身邊已巡行了好幾次，斟滿各人的酒杯。好幾瓶高加索的紅酒和香檳酒都開了，瓶塞嘩拍的響聲連續不絕。各人臉上發紅起來，談話也更高聲，更沒系統，更快樂了。

『不錯，』基里拉繼續說：『我們已不得見像已故的塔那司阿歷克奢伊維赤一樣的地方警長了！這是不錯的，不足奇怪的。可惜燒死了那位青年！不然全黨黨人沒有一個不死在他手裏！一定把他們都會捕獲，那麼杜伯洛夫士基也不能逃脫了。塔那司雖要受他的賄賂，但決不釋放他。這是他的習慣。沒有辦法；顯然我干涉這件案子，同我的僕人去擊強盜。我真多事了！我曾派出二十個人，叫他們去清理盜林。人民胆子真大，每人敢單身去獵熊，不怕盜賊。』



「你的熊壯健麼？基里拉老爺！」安當想起了老毛的老相識和他從前曾做過犧牲物的戲謔。

「我的熊已經死了哩！」基里拉回答：「牠已光榮地死在仇敵手中了。那位就是熊的戰勝者！說着指示街夫沙——請我的法國教師把相片給你看吧。他復仇爲你的……請你讓我說出來……你記得嗎！」

「怎麼不記得哩！」安當搔了一會痒說：「很記得哩！那麼米沙已死了——可憐米沙！當真可憐呵！多麼好開玩笑的呀！多麼一個聰明人呀！真是一隻好狗熊！但是爲什麼先生打死牠？」

基里拉非常高興叙述法國教習的偉績，因爲他想表揚街夫沙的勇敢精神。賓客們注意聽着米沙死的故事，並且吃驚地望着街夫沙。街夫沙

聽見人家談論自己的勇敢，心裏也非常高興；傲然坐在自己位上，眼睛不時瞬着自己的活潑的女學生。

午餐吃了三個鐘頭之久才完畢了。主人把口布放下，各人一齊站起來，走去客廳裏；在那里早有咖啡，紙牌和一切酒後的東西等着他們。

## 第十章

將近夜晚七鐘點，有些個來賓願意走了。但是好普恩士酒的主人吩咐人關上了大門，并宣言道，非到第二天早晨，決不放一個人出院子去。不多時，音樂奏起來了。開了客廳門，舉行跳舞會。主人和他的親近者坐在屋角，喝乾一杯又一杯，看着少年行樂。老婦們鬪着紙牌。那里沒有駐防的騎兵隊，所以男客比女客少。但是會跳舞的都全邀請來了。青年男女跳舞着；

教習在各人裏面特別出風頭。他跳舞得非常好，所有婦女都選上了他；因爲同他跳舞，非常靈敏。他好幾次纏着馬利亞，婦女們都嘲笑地注視他們。將到半夜了，疲倦的主人停止了跳舞，吩咐人擺晚餐，他自己却走去睡了。

基里拉一走，社交增加得更快樂更自由。斯文的人强行佔據婦女旁邊的坐位；姑娘們笑着同自己的鄰人耳語；太太們高聲談論着；男賓喝酒，爭論和打哈哈。總而言之，晚餐是非常快活，並且留下許多愉快的回憶。

只有一個人沒有享着一般的快樂：安當鬱悶似的靜坐在自己位上，擔心地喝着酒，彷彿異常不安。強盜的談話傷感了他的幻想。我們不久可以看見他有懸念他們充分的原因。

安當請諸位來賓做見證，那個紅皮箱的確是空的，並不是謊語；紅皮

箱真個是空的，從前保藏在裏面的銀錢，已放在皮袋了，現在那只皮袋他帶在胸前襯衣下面。這個預防法，他安慰了自己對於一切永久的恐怖的懷疑。當他勉強留宿在別人家裏，總怕別人領他到幽寂的遠離的宿所，因為那里強盜容易進來。他用眼睛睜着，要找位靠得住的同伴。末後選上了街夫沙；他的外貌特別有力，而且勇敢，回想起那隻狗熊的所以致死，安當狠佩服他；於是決定選拔他了。大家吃完飯，亞當連忙跟着少年的法國人，咳了一聲嗽，吐了痰，便對他說明本意。

「哼！哼！不能夠嗎？密司忒，我要留歇在你房裏，因為，請你看看……」

「先生要什麼……」街夫沙問，恭敬地向亞當鞠了一躬。

「呵哈！糟糕！你還沒學會俄文？」延威母阿鞋武苦鞋！——譯者按：法

文原意爲「我要在你的臥房睡覺。」」

「先生，我非常歡迎。」街夫沙回答：「請你吩咐，就得了。」

亞當非常滿意自己的法國話的學力，便登時走去整理鋪蓋。

賓客們互相道別了，各人走去自己指定的房裏。亞當同着教習走去傍屋去。夜色很黑暗，街夫沙用提燈照着路，亞當很勇敢地跟着他走。時刻抱緊那秘密的皮袋，爲的是證明銀錢還在他的懷裏。

走進了傍屋，教習點燃了蠟燭，兩個動手解衣；亞當在房裏散着步，一面注視門鍵和窗戶，一面儘搖着頭。房門只有一條門門着，窗戶外面沒有鐵柵欄。他想對街夫沙訴不平，但是他的法語的學力太有限了，不能說明這些繁複的義思；而且法國人也不大明白他的話。所以亞當不得不拋棄

自己的怨語。他們的床對面鋪着，兩個睡下了；於是教習吹滅了蠟燭。

「普勒苦阿武士鞋普勒苦阿武士鞋？（你爲什麼吹滅了蠟燭？）安當喊道。他把法文的動詞照着俄文動詞變化變化變起來了。『我不能夠在黑暗裏睡覺的。』」

街夫沙不明白他喊嚷的意思，只祝他「晚安！」

「可惡的異教徒！」安當包裹在被窩裏呻吟說：「你爲什麼把蠟燭吹滅了哩！我沒有光亮不能睡覺！——密司忒呀，密司忒！」他又接着道：

「延威阿威克武怕爾列？（你吹滅了蠟燭幹什麼？）」

但是法國人不回答他；不一會，齶齶地發鼾起來了。

「打聽！法國惡漢！」安當想——「我受了他的害了！你看，窗戶是開

着的，強盜進來很容易。但是他這惡漢放大砲你也難驚醒他。密司忒呀，密司忒！」

安當沈默不語了。疲困和酒醉漸漸地征服了他的恐怖。他睡熟了；雲時間不可思議的夢完全占領了他。

旅客預備去叫醒他。他在夢中覺得有人輕輕地摘他襯衣的領。亞當睜開眼睛，在秋天早晨黎明的時候，看見街夫沙就在面前。他一隻手握住袖珍的手槍，一隻手正在解那寶貴口袋的紐扣。安當麻木了。「克西克奢？麥歇，克西克奢？（你幹什麼？先生，你幹什麼？）」他用驚駭聲氣說——「安靜點！不要聲張！」教習用清楚的俄語說：「不要聲張！不然，你就沒命了！我是杜伯洛夫士基哩。」

## 第十一章

這篇小說後來的結局，我還未曾敘述過；現在我請求讀者許可我說明最後的情形。

在某驛站，一間驛站站長的屋裏，上文我們已經提到的，一個旅客，外貌謙遜而忍耐，局促地在屋角頭坐着；他好像是一個平民，或者是一個外國人，就是在驛站沒有勢力的人。他的馬車停放在門外，等候塗油。車裏擱着一只小皮箱，證明他的景況不十分豐足。他也不問茶和咖啡，只望着窗外吹唢哨。站長的夫人坐在屏風後面，覺得很不滿意。

「那個吹唢哨的東西，」她低聲說：「乘時吹着；嘴唇吹破了，我才甘心哩！呪咀的異教徒！」



「什麼？」站長說：「這有什麼要緊？讓他自己吹去！」

「這有什麼要緊？」生氣的老婆反駁說：「難道你不知道預兆嗎？」

「什麼預兆？難道哨聲響了，就有人來討賬嗎？怕河摩夫納，在我們家裏，無論有人吹哨沒有，但我們並沒有欠人家的債。」

「你讓他走吧！西多雷赤！你留住他幹什麼？給他馬匹，就讓他滾出去！」

「等一會，怕河摩夫納在馬廄裏一共三輛車，第四輛正在休息。誰料得定，旅客將要按時來到了；我不願意替法人負責任。你聽見嗎？又有車來了！跑得這樣快，那不是將軍嗎？」

馬車停在階台旁邊。僕人下了車，連忙打開車門，一位少年穿件陸軍

式外套，戴頂劫奪糧食者的白帽子，走進站長的屋來；僕人把皮箱搬進去，放在窗台上。

「馬匹哩？」那位軍官用命令口氣說。

「立刻。」站長回答：「請把驛馬證券給我！」

「我沒帶驛馬證券。我要去那里……難道你不認識我？」

站長慌亂了，趕緊去催促車夫。少年在屋裏往來閑踱着，踱到屏風後面，輕輕地問站長夫人：「那位旅客是誰？」

「誰認識他哩？」站長夫人回答：「大概是個法國人。他等候馬匹已經五個鐘頭了，時刻吹着唿哨，令人討厭極了！」

少年用法語同那位旅客談話起來。

「請問您往那里去？」少年問他。

「到附近一個城裏去。」法人回答：「我到一位地主家，他請我做家庭教員。我想今天要到那里，但是站長先生還沒有替我預備馬匹。在這地方很難得着馬匹，軍官先生！」

「你聘到這里那一位地主家去？」軍官問。

「基里拉特洛耶苦洛夫家裏。」法人回答。

「基里拉特洛耶苦洛夫家裏？這個基里拉特洛耶苦洛夫是怎麼樣一個人？」

「我不大知道。聽聞說，他不很慈善，是一個高傲的，頑固的主人；對待自己的僕人，非常殘酷，沒有一個人愛他。不知爲什麼，所有的人聽見了他

的名字，就要嚇一跳；並且他毫不尊敬教師，聽聞說，已經有兩個捱他用棍棒打死了……」

「那麼，你決定要到這樣一個怪物家裏當教習嗎？」

「那做什麼事呢？軍官先生，他提出條件，給我很豐的修金，三千盧布一年，現在一切都預備妥當了。也許我要比別人幸福些哩。我家裏有個老母親。我把一半修金寄給她過活，其餘的錢，在五年內，我可以積成小小的資本，足夠爲我將來的獨立生活。到那時，有了資本，我就到巴黎做投機商業去……」

「在基里拉家裏你有熟人嗎？」軍官問。

「沒有。」教習回答。「他寫信給莫斯科的一位朋友，叫他代請一位

家庭教習。那個朋友的廚師是我的同鄉，於是他舉荐了我。本來我的職業不是教習，是做菓子生意的；但是他們對我說貴處教習的職業有格外的好處……」

軍官沈思了一會，便打斷法人的話，說道：「請聽着：如果有人代替你去，他立刻給你一萬盧布現金，那麼你願意就回巴黎去嗎？」

法人喫驚地望着軍官微笑，又搖搖頭。

「馬預備好了。」站長進來說。

「立刻。」軍官回答：「請你出去一會。」（站長和僕人退了出去。）  
「我不說費話了。」他用法語繼續說：「一萬盧布我可以給你；請你把聘書給我，你好馬上回貴國去。」

說完這些話，他打開皮箱，取出幾包紙幣。

法人圓睜着眼睛，他不知道想什麼。

「我回國去？我的聘書？」他喫驚地重複說：「這就是我的聘書！……但是你同我開玩笑嗎？爲什麼我的聘書要給你？」

「你不必管這些。我只問你：你答應我代替你的職務不？」

法人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把自己的聘書交給了少年軍官。那軍官趕快檢查牠們。

「你的護照……好；介紹信……看見了；生產地證書……好極了！唔，這就是給你的錢，轉回去吧！再見！」

法人站着好像生了根一般，軍官轉身去了。

「我忘記了兩句要緊話：請你賭個咒：這回事千萬別讓旁人知道……這層你要牢牢地記住！」

「先生，那一定！」法人回答：「但是我的護照呢？我沒有護照怎麼辦呢？」

「你說在路上被杜伯洛夫士基劫搶去了。他們一定相信你的。再見吧！上帝給你快到巴黎！祝你慈善的母親康健！」

杜伯洛夫士基從屋裏走出來，坐上馬車，急馳去了。

當馬車走去時，站長在窗中看見了，對老婆感嘆道：「泊河摩夫納！你知道嗎？你瞧，這就是杜伯洛夫士基呀！」

站長夫人火急地跳向窗前，但是已經晚了。杜伯洛夫士基已經走遠

了。她罵丈夫道：『你不怕上帝！西多雷赤！爲什麼你先不告訴我呢？我不過只想看看杜伯洛夫士基，現在又要等他回頭來了。沒有良心的！你真正的無良心呵！』

法人站着不動，好像生了根似的；同軍官定的條約和金錢——完全對於他好像夢境一般。但那幾包紙幣明明在他的口袋內，證明這種奇事是實在的了。

他決定賃一匹馬到城裏去，車夫引領他。到夜晚，他才走到城裏。

城門旁邊有一所破壞的警衛室，站在那里代替守衛。法人不走到城門，便吩咐停住了。從車上下來，對車夫用手勢說明：放在車上皮箱送他做酒資。車夫非常喫驚法人的豪俠大量，就好像法人喫驚杜伯洛夫士基的



情形一樣。車夫感謝而去。法人不願意走進城去，便徒步走到一個著名的遊藝場，場主是他的朋友。在朋友家裏歇了一夜，次日早晨，坐上一輛空的三套馬車，跑回家裏。沒有了四輪破車，也沒有了皮箱，只帶着一副圓大的臉和一雙紅眼睛。

杜伯洛夫士基取得了法人的聘書，便勇敢的到特氏家去，在上文我們已知道當起家庭教師來了。他的秘密的圖謀是什麼，我們以後自然知道。幸而在他房裏沒有露出什麼破綻來。當真的，他很少留心小沙沙的教育，完全任他自由放蕩，沒有嚴格地教授功課，不過只是表面敷衍罷了。但是他却非常注意他的女學生的音樂的成績，並常時整個鐘頭坐着同她彈琴。所有的人都喜歡這位少年教習。基里拉愛他在打獵時又勇敢又活

潑；馬利亞愛他爲教授熱心，和伺候如僕人的週到；沙沙愛他爲管理不嚴，功課可隨便；家人愛他爲他的仁慈和大量；從表面看來，簡直不知道他是個家教師。他自己也很親愛全家的人，自認爲家庭中的一份子。

自從他來做教習的職業到那可紀念的謙會日，將近一個月了，可是沒有一個人懷疑他是一個這樣兇猛的強盜。他的名字已惹起了附近地主們的恐怖。在所有這些時候，杜伯洛夫士基雖然沒有退出柏克洛夫士基村，但是關於他的劫搶的消息，仍時有所聞；大概是他的黨羽，在首領不在黨中時，也實行搶劫的生活。在一間屋裏同人共住的時候，他總以爲別人是自己的仇敵，便要搶人家的珍寶。杜伯洛夫士基不能抑制其野性，他知道了錢皮囊的存在，便決定要奪回牠。所以他用突然的強盜手段，驚嚇

了那個不幸的安當怕夫陸其伊赤。

## 第十二章

早晨九點鐘，所有在柏克洛夫士基住夜的賓客都陸續到客廳會集了。廳裏的開水壺正沸沸地沸騰着。馬利亞穿着晨衣，坐在開水壺前面；基里拉穿件粗呢外套，踏雙拖鞋，手中的大碗茶，喝得乾乾的，彷彿洗滌了一般。最後安當來了，他的臉色十分青白，似乎擾亂不安的神情。所以他的容貌使衆人喫了一驚。基里拉登時問候他的康健。安當回答，沒有什麼心思了，只恐怖地望着教習。但教習坐在那里，好像沒有一點事一般。過了幾分鐘，僕人走進來對安當說，他的馬車預備好了。安當趕快告別，急忙地由屋裏走出來，上車走了。賓客們都不明白他爲什麼如此慌忙。基里拉決定他

是吃脹了。喝過早茶，吃完告別的早宴，其餘的賓客開始散去。不多時，柏克洛夫士基村人烟稀少了，於是完全恢復平常的秩序。

過了好幾天，沒有發生什麼可注意的事情。柏克洛夫士基村居民的生活是和平常一樣。基里拉每天出去打獵、讀書、遊玩和音樂的功課忙碌了馬利亞，尤其是音樂的功課。她漸漸明白自己心裏的感覺，並且覺得心裏意外的難過；因為她看見法人忍耐的毅力，心裏非常愛他。至於在教習一方面，他從不越出禮法一步，而且安鎮她的驕傲和怯懦的疑慮。馬利亞對於法國教師的信仰，愈久愈深；以至於她沒有街夫沙，就覺得非常煩悶。她非常注意他的舉動，她願意知道他一切的意見，非常時同意於他。許是她還沒有迷戀他；但是有時偶然遇見的時候，或者讀着言情小說時，戀愛

的火焰便在她心裏發燒起來。

有一天馬利亞走進客廳，教習正在裏面等着她；她察覺了他的臉色蒼白的煩惱，不禁吃了一驚。她打開洋琴，唱了幾篇樂譜；杜伯洛夫士基藉口頭痛，不能授課，請她原諒；掩好樂譜，便給她一團秘密的短信。馬利亞來不及思慮，伸手接受了，却登時又後悔起來。但杜伯洛夫士基已不在客廳裏了。馬利亞走到自己房裏，展開那團短信，讀道：

「請你今晚七點鐘到小河邊花亭裏；我有緊要話同你說。」

馬利亞的好奇心厲害地被激動了。她早已等候他表示愛情。她以爲將來聽得的話，定是自己所料想到的那些意思；但又覺得，如果他向自己求婚，那又怎麼辦呢？按着他自己的身分，什麼時候不應當捉摩她的手的；

不然，那就不合禮法了。後來她決定走去相會。但只躊躇一件：她怎樣接受教習的愛情的表示？帶貴族的驕傲，或是帶朋友的忠告呢？帶快樂的態度，或是帶漠然的同情呢？於是她時刻望着鐘；天色黑下來了，燃點蠟燭了。基里拉坐着同來到的鄰人門牌。桌上的鐘打過六點三刻了；馬利亞悄悄地走到階台上，朝四方張望了一會，便望花園跑去。

夜色漆黑，天上蓋着烏雲；離身兩步外，不能看得見什麼東西。馬利亞在黑暗裏，沿着熟道走去，走了一會，到花亭邊了；她停住在那裏休息，等着街夫沙，臉色露出平心靜氣的神色。誰知道街夫沙已經站在她面前了。

「謝謝你！」他用愁苦的聲氣悄悄地說：「你不對面拒絕我的要求吧？我是絕望了，若是你不答應我！」

馬利亞用預備好的法語回答道：「我希望你不要強迫我！有什麼緊急事情，我們可以好好兒商量。」

他沈默無言，好像一個木偶一般。「因為事情迫切……我應當告訴你。」末後他說：「大概你將來也會知道清楚……但在離別以前，我應當同你說明白。」

馬利亞沒有回答什麼。這些話，她以為是表示愛情的緒言。

「我是一個你所料想不到的人物。」他垂下頭接着說：「我不是法

國人街夫沙——我——杜伯洛夫士基是也！」

馬利亞大喊起來。

「不要害怕！我懇切的求你！你不當怕我的名字！但是我是個不幸的

人！你的父親奪了我的產業，把我趕了出來；所以才上山到大路上來劫掠。但是你不應當害怕我，無論我是個什麼人！一切都完結了……我赦免他了！你救了他！我的第一件流血的偉業應當是在他身上成就。我本來打算要跑進屋裏，放一把火燒了你的家；並且跑進他的臥室，阻止他逃命；那時你走過我身旁，好像天使一樣，那麼，我就放心啦！我知道你所住的屋，是很神聖的；我決不侵犯你的安寧。你沒有一個親人，這一層使我非常擔憂。我要丟開復仇心，好像狂人的行爲一樣。我整天傍着柏克洛夫士基花園巡梭，爲希望遠遠地看見你的白色服裝。在你的不留意的遊逛時，我曾跟在你背後，暗中保護你，從這個叢樹林走到別個叢樹林；我在暗地裏走着的時候，心裏覺得非常快活。末後得了好機會……我搬到你家裏住。這三個



星期是我幸福的日子；也是我的愁苦生活中快樂的回憶……今天我接到了一消息：我不能再留在這裏了。我今天同你告別！就是在這個時候……但在分手以前，我應該對你說明。你不要呪罵我，不要輕視我。請你掛念我這個杜伯洛夫士基！你知道，他是個非常人物，有很大的本領；但是他的心會愛你！從來沒有……」

那時激烈的唿哨吹響了。杜伯洛夫士基便沈默下去。他握住馬利亞的手，緊閉熱情的口唇。唿哨重複響了。「再會！」杜伯洛夫士基說：「他們叫我了；我不能住在你家了。」他走開了。馬利亞站着不動。杜伯洛夫士基回身來，重新握住她的手。「如果不論什麼時候，」他對她用柔和的和動人的聲氣說：「如果不論什麼時候，有禍事逼近了你，那麼，你不要等候誰

來在救助，保護你嗎？那時候，你肯約我去援救你，保護你嗎？我這樣忠心的衛護你，你不推辭嗎？」

馬利亞暗自哭泣起來，唸哨又響第三次了。

「你答應我嗎？」杜伯洛夫士基喊道：「你如不給我回答：『你起誓也不？』我決不離開你！」

「我願起誓！」可憐的美人低聲說。

馬利亞同杜伯洛夫士基動情的會面後，便從花園轉回來。她見門外許多人，在階台旁停着一輛三套馬車，人們亂跑着，人聲鼎沸，遠遠地她聽得基里拉的聲氣，便趕快跑進屋裏，恐怕人家撞見他。在客廳裏，基里拉遇見她，賓客們圍着地方警長，不住地質問他；警長是我們的熟人，從頭到

脚，全身武裝，用又隱秘的又慌忙的神情，回答他們：『你到那裏來？馬沙！』  
基里拉問：『你遇見了街夫沙先生嗎？』馬沙竭力遮飾，說沒有遇見。『你看，』基里拉接着說：『地方警長來逮捕他哩，因為他就是杜伯洛夫士基自己呵。』——『所有的……大人。』地方警長恭敬地說。——『呵，老弟，』基里拉打斷了他的話說：『請你滾出去！你既有他的相貌單，你去張榜捉拿他吧！我不交出我的法國人給你，我要留着他。怎麼可以相信安當的話？他是個愛撒謊的人，他不過夢見教習想劫搶他吧。不然，爲什麼那天早晨他不對我提及一個字？……』——『法人威嚇着他哩，大人。』地方警長回答：『而且強迫他起誓，不要聲張啦！』——『胡說！』基里拉果決地道：『即刻我去調查一切的真實。教習在那裏？』他問進來的僕人——

「無論什麼地方，也找不着。」僕人回答——「那麼就搜索他呀！」基里拉大喊起來；這時他開始疑惑了。「請告訴我你那張相貌單怎樣說！」他對地方警長說。警長便登時把那張相貌單遞給他。「哼！哼！二十三歲……這倒是的確的，但是這樣還算不得真正證據。」——「教習在那裏？」——「找他不着。」是又一次回答。基里拉着急起來；馬利亞已嚇的半死半活了。「你臉色青白了，馬沙！」她父親察覺了，對她說：「你受驚了嗎？」——「沒有受驚，爸爸！」馬沙回答：「我的頭發痛啦。」——「等會，馬沙，到自己房裏去，不要着急。」馬沙親了他的手一下，便趕快走進自己房裏去了。她躺在床上，暗自哭泣起來。哭暈了，使女們解開她的衣服，用冷水和萬應的酒精在胸前一擦，她便清醒過來。使女收拾好被蓋，她便睡着了。

究竟法人找不着了。基里拉在客廳往來踱着，威嚴地打唿哨吹道：「勝利的雷聲響了！」賓客們互相耳語，地方警長好像笨漢一般。法人已找不着了，大概他是預先躲藏了。但是誰先密告了他呢？現在怎麼辦呢？大家都莫名其妙。

鐘已打十一點了，沒有一個人想睡覺。後來基里拉生氣地對地方警長說：「唔，什麼，你不要留在我這裏到天亮了！你瞧，我的家又不是旅館。你真太笨了，喂，老弟，捉住杜伯洛夫士基，如果這是杜伯洛夫士基。你走回家去吧，以後要敏捷一些！你回家的時候到了！你走吧！」他說完了，轉身對來賓道：「吩咐駕馬吧，我要想睡覺了。」

特洛耶苦洛夫同自己的賓客這樣不盡歡地告別了。

### 第十三章

過了好些時日，沒有發生什麼特異的事情。但到次年夏初，在基里拉的家庭生活裏，發生了許多變化。

離基里拉三十俄里的地方，有一所維列伊士基親王的莊院。親王住在外國多年，所有他的產業全歸一個退職的陸軍少佐管理。在柏克洛夫士基村和阿拉伯托瓦耶村素來沒有什麼禮的往來；但在那年五月尾，親王從外國歸來，一直來到那多年不見的故鄉，於是兩村便發生了關係。親王習慣了放蕩生活，不能忍耐幽居，在到家後第三日，便去拜會到特洛耶苦洛夫。基里拉他是沒會面過的，但一見如故，友誼登時篤厚起來。

親王將近五十歲了，但很像五十開外的人。他操勞過度，所以身體非

常衰弱，面上更顯出難消磨的皺紋。他的嗜好甚多，每每心慾不遂，便頻頻引起許多煩悶。雖然他的外貌好像很快活，但是心裏有許多不快意的事，情埋藏着。他非常愛社交，而尤其是愛同婦女們。基里拉非常滿意他的拜會，對於這位在社會上受人尊敬的人物，他照自己的常例，招待他參觀自己房屋，并領到獵犬院裏。但親王在狗的空氣裏，氣悶的非常，便用洒了香水的手絹緊籠住鼻子，急忙走開了。古式的花園有幾株老菩提樹，四方形池塘和端正的花塢，這些他都喜歡。他所愛的是英國式的花園，英國式建築，但在這裏他也稱贊而賞識一番。僕人進來通報說，菜飯擺好了，他們便走去吃午餐。親王走路腳有點跛了，因為遊的過於疲困，於是又後悔自己的拜會起來。

在客廳裏，馬利亞遇見了他們——這位老年的好色徒，一見她的美貌，大喫一驚。特洛耶苦洛夫請親王坐在馬利亞旁邊，親王見她出席，而且並坐，心裏『不亦樂乎？』了他對她講有趣味的小說，引起她注意。午餐後，基里拉提議騎馬出去逛，但親王推辭不去，開玩笑地說自己的腳痛了，不能騎馬。他提議坐有蓬馬車出去逛，這麼他可以不同自己親愛的鄰女分別。馬車駕好了，兩個老頭和一個美人三個坐上車開走了。談話一時沒有間斷，馬利亞很喜歡聽那位俗人諂媚的恭維話。忽然維列伊士基轉身向基里拉問道：『這些房屋怎麼全被燒了？這些房屋是附屬於你的嗎？』基里拉皺起眉頭；那些燒燬村屋的火災所刺激起的回憶使他覺得不快活，只回答道：『現在總算是我的土地了！從前是屬於杜伯洛夫士基。』——



「屬於杜伯洛夫士基？」維列伊士基重複說：「怎麼屬於這著名的大盜呢？」——「屬於他的父親的。」基里拉回答：「但是他父親也是一個兇猛的強盜！」——「我們的強盜首領逃避到那裏去了？他被捕了沒有？還活着不？」——「還活着，並且很自由哩！可惜我們的老地方警長被燒死了！不然，早已把他捕獲了。喂，親王！杜伯洛夫士基常到你那裏嗎？」——「是，去年他想放火劫搶東西哩。可不是嗎，馬利亞，他真是有趣味的小說中的主人翁呵？」——「有什麼趣味？」特洛耶苦洛夫說：「她還認識他哩！他教她的音樂，整整三星期久，但是他簡直沒有做一點功課。」說到這裏，基里拉便敘述那假裝的法國教習的故事起來。馬利亞坐着，如坐針氈一樣。維列伊士基十分注意地傾聽着，覺得這很奇怪，隨後便改換了談話。

逛回來了，親王吩咐套自己的馬車；雖然基里拉極力請他留在家裏過夜，但他不贊成，喝完茶後，登時開車走了。但在未走之前，他請基里拉和他的女兒到他家裏去玩。高傲的特洛耶苦洛夫應允了；因為他恭敬王爵的勳位，勳章，和那三百農奴的村莊。他見親王請他去吃飯，以為他和親王平等了，自己覺得榮幸的了不得。

#### 第十四章

親王拜會了兩天之後，基里拉帶了自己的女兒，便去維列伊士基家作客。到了阿拉伯托瓦村，他看見清潔的農舍，磚砌的洋房，一切都是英國式的，看來很不順眼，簡直不敢讚美。在屋前，有一塊橢圓形的濃綠的草地，一隻瑞士的牛牧在上面，搖着頸上的鈴鐺。屋子的四面有廣闊的公園包

圍着。主人在階台旁面會見了新到的來賓，連忙伸手給那少年的美人。她進來華美的客廳，桌上已擺好三副刀叉了。親王引領來賓到窗前遠望，一幅美景呈在目前。窩瓦河在窗前流過，張着帆的重載的小艇和小小的打魚船在河面蕩走着，船上有許多男男女女。在河的對岸有岡陵和田野，延亙着，幾個村莊被風景襯托着，分外清幽。後來他們到美術陳列室參觀，所有的美術品都是親王在外國買來的。親王對馬利亞說明內容和畫家的歷史；又指出優劣的地方。他說明或批評那些圖畫，並不用繪學上的專門名詞，但帶有感情和想像。馬利亞高興地聽着他。午餐預備好了，他們走去吃飯。特洛耶苦洛夫很讚美主人的酒和廚師的技術；但是馬利亞却不覺得什麼，並且也很少同只會過兩次的生人談話。親王因此覺得很失望。午

餐後，主人對來賓提議到花園裏去逛。他們贊成了，便一齊到園裏。在那島嶼棋佈的寬湖岸上一個花亭裏喝咖啡，忽然銅器音樂奏響起來；一隻六槳的小艇停碇在那花亭旁。他們一齊下船，在湖上一面蕩着，一面談話。在一個島上，他們發現大理石的雕刻；又一個上面發現秘密的洞窟；在第三個上又有隱秘的題詞：這一些都刺激起少女馬利亞的好奇心。她非常討厭親王恭維她的媚語。時光不覺地度過了，天色發黑起來。親王藉口清涼和露水，急忙走回家去；開水壺久已等候着他們了。親王請求馬利亞暫時當作獨身者家裏的主婦。她酌好茶，傾聽可愛的好談家說非歷史的故事。忽然槍聲響了！——火光照耀天空……親王給馬利亞一條頸巾，叫她和特洛耶苦洛夫快到露台上去。在屋前面黑暗裏，各色的火光爆發起來，好

像穗子一樣，一會兒全落了下來，如下雨一般；滅而復明的火星在空中飛舞，煞是好看，馬利亞樂得像小孩子一般。維列伊士基見她快樂，心裏也非常高興。基里拉見他招待得這樣慇懃，這樣恭敬，心裏也非常滿意。遊戲完了，便開晚宴，菜蔬同午餐一樣的豐富。飯後，他們兩父女便住下了。次日早晨，他們約好後會之期，便告別了慇懃的主人而歸。

## 第十五章

這一天，馬利亞坐在自己房裏的窗前作刺繡手工，兩扇窗戶大開着。她一不留神，便把絲的顏色弄錯了；他竟用綠色的絲刺成一朵玫瑰花。在她的針下，畫布正確地顯出來原畫模本；但是她的心思已不在作活上面了——不知到那裏去了。

忽然由窗外伸出一隻手來，有個人把一封信擱在刺繡上，又隱藏了。馬利亞登時已領悟了。正在這時候，一個僕人進來叫她到基里拉那裏。她嚇了一跳，連忙把信藏在手巾底下，便趕急跑去父親書室裏。

在書室裏，不單是基里拉一個人，維列伊士基也坐在他身旁。馬利亞進來時，親王站起來，恭敬地施了一禮，他覺得很着急。『走來這裏，馬沙！』基里拉說：『現在我告訴你一件新聞，我希望牠能使你快活。這位就是你的求婚者！親王對你求婚哩！』

馬利亞大吃一驚，死相的蒼白色，登時蓋上了她的臉。她沈默無言。親王走到她面前，握着他的手，帶感動的神色問道：『親愛的，你允許我的要求嗎？』馬沙仍舊沈默無言。

「同意的一定同意！」基里拉說：「但是你知道，親王姑娘們是難說這個字出口的唔，孩子，接吻吧！幸福開始了哩！」

馬沙站着不動，老親王吻了一下她的手，忽然眼淚在她那青白的臉上跑動起來了，親王略略皺起眉頭。

「走去！走去！」基里拉說：「走去拭乾了自己的眼淚，再高興地轉回我們這裏來！」——「姑娘們在定婚時，都要哭的。」他轉身對維列伊士基接着說：「這是她們平常的慣例。但是現在，親王，我們且談談結婚嫁粧的事情吧。」

馬利亞不住地哭起來，連忙跑進自己房裏，關了房門，想像將來自已要作老王爵的夫人，心裏非常難過；對於那老東西恨入骨髓……「不決

不！她在絕望裏，重複地說：「不如死了！不如去做尼姑！……不如嫁給杜伯洛夫士基。……」說到這裏，她想起那封信，連忙撕開讀牠；她已預覺得那信定是杜伯洛夫士基寫來的。不錯，那信果然是他寫的，上面只寫道：

「今晚十點鐘到以前的地點！」

月光亮晶晶地照耀着；村舍的夜間十分寂靜；有時揚起微風，清靜的沙沙聲在花園中跑過。

在清幽的月夜裏，馬利亞走到那約定相會的地方，但還沒看見一個人。忽然從花亭背後杜伯洛夫士基現出來在她面前。「我都知道！」他對她用愁苦的聲音悄悄地說：「你要記得你的允許！」

「你願意保護我嗎？親愛的……」馬沙回答：「但是你莫生氣；我很



怕你的保護哩！——你怎樣援助我呢？」

「我能够從仇敵的手中救你出來。」

「如果你愛我，請你莫害他，請你不要動他！我不願意爲一點不幸的緣故，就……」

「我決不動他：你的志願是神聖的，我豈敢違反？你救了他的命了！無論如何，我決不連累你一同犯罪！請你放心：我的犯罪，對於你是毫無嫌疑的。但是怎麼從殘酷的父親手裏救你出來呢？」

「還有希望：我希望用自己的眼淚和絕望去感動他。他雖頑固，但很愛我哩。」

「你不要空希望這些了！眼淚在他看來不過是平常的東西，是普通

一般少年姑娘的做作！當她們嫁人不是由戀愛的結合，都是這麼矯揉造作！但是，如果他不徵求你的同意，擅自作主允許了，那麼你怎麼對付呢？你肯把自己青春的命運送給老丈夫的手中嗎？」

「那時，那時，沒有法子辦的時候——請你來救我的命——我願意做你的妻子。」

杜伯洛夫士基驚嚇了一下；蓋着蒼白色的臉，這時益發白起來了。他垂着頭沈默了許久。

「你先要竭力哀求你的父親，到他的膝前去懇求；你對他，先要用軟語去感動他的心，然後再用一點恐嚇的手段。你說，富貴於你是不能取得一秒鐘的幸福的；你的年紀正是青春，決不願意跟老頭子過日子；你不要

怕他的憤怒或威脅，當只留下一線希望時；你說，你決不願意離開他的膝前。如他堅決地拒絕你——最後你就激烈地說：「如果你不聽我的哀求，我就要另自找保護人了！」……」

說到這裏，杜伯洛夫士基把雙手蒙着臉；他好像氣塞了一樣。馬利亞哭起來了……

「不幸的，我的不幸的命運呀！」他愁苦地嘆息說：「爲你把我的生命犧牲了；遠遠地看見你，就想摩一下你的手，那是我的快樂；當我擁抱着你的時候，心裏快活死了：「安琪兒，我們死吧！」——可憐的！我必須要犧牲暫時的快樂！我應當竭力抵抗他！我不敢跑到你膝前，感謝你的如天賜的賞品。啊，我真討厭他……我決定同他對敵……但是我覺得現在我的

心裏真快活極了！」

他溫柔地抱着她的細腰，擁到自己的胸前，緊緊的箍住。馬利亞屈着頭，在少年強盜的肩上。——兩個都沈默無言……

時光飛過了。「到時候了！」後來馬沙說。杜伯洛夫士基好像從睡夢中驚醒一般。他拿起她的手，把一枚戒指戴上她的指頭。「如果你決意跑來我這裏，」他說：「那就把戒指帶來這裏，拋下這株橡樹的空洞裏，我就知道怎樣對付了。」

杜伯洛夫士基親了她的手一下，便隱藏到樹林裏去了。

## 第十六章

維列伊士基親王的求婚鄰近地方都已傳遍了。基里拉收到許多賀

儀結婚已預備了。馬沙天天哀求父親，但是無效了。她款待那位老求婚的，漸漸冷淡而勉強起來。親王却滿不在乎那些；他不管馬沙愛不愛他，見馬沙默然，以為她允許了，心中高興的，了不得。

時光過得很快。末後馬沙決意自己寫信給維列伊士基親王，竭力激起他心中大量的感情，公然承認對於他沒有一點戀愛，哀求他退回婚約；不然她就要用最後的手段了。她溫柔地把信遞給維列伊士基親王。那個秘密地讀完了信，並沒有被自己未婚妻的直白感動絲毫；反而言之，他見必須要趕快舉行婚禮，並且把那封信給自己的岳父看了。

基里拉憤懣極了；親王勸他對於馬沙不要表示什麼臉色，不要說看了她的信。基里拉應諾了，對她不說那些；但決定不再拖延時光，預定在第二

二天舉行結婚禮。親王以爲這種辦法很好，便走到自己未婚妻處，對她說，那信十分苦惱了他，但他希望得着她的戀愛；說她的否認的念頭，使他過于難堪了。他決不同意自己的死刑的宣布。說完這些後，他恭敬地親了一下她的手，便走開了，沒有對她說一句基里拉已決定的話。

當親王一走出院子，她的父親就走進來明白地吩咐她：婚禮已預備在明天舉行了。馬利亞剛才聽了維列伊士基的話，已傷感的了不得，現在又見父親如此吩咐，便淌下眼淚來，撲到父親膝前，用傷心的聲氣喊道：「爸爸！爸爸！不要害了我，我不愛親王！我不願意做他的夫人！」

「這是什麼意思？」基里拉嚴厲地說：「從先他求婚時，你已經默認了；現在一切都決定了，你又想反口來否認，你不要發呆了；這是不成的！」

「不要害了我！爸爸！」可憐的馬沙重覆地說：「爲什麼你趕我出去？嫁給不相愛的人呢？難道你討厭我嗎？我願意如以前一樣，同你住在一塊！爸爸，你沒了我，豈不要鬱悶？並且當你想起我是不幸的人時，那更憂鬱了！爸爸，不要強迫我！我不願意嫁人哩！」

基里拉感動了，但是已經答應了，不便反口，便推開馬沙說道：「這完全是小節！你聽見沒有？我比你更明白，這都是爲你自己的幸福！眼淚不能救助你！後天是你的婚禮喜日！」

「後天，」馬沙喊道：「我的上帝，不，不能夠！這是不行的！爸爸，請聽着！如果你決定要害我，那我就要找保護人了！那保護人是你萬想不到的，你看見了就要驚嚇！這是你逼迫我做的！」

「什麼什麼？」特洛耶苦洛夫說：「威嚇！威嚇！我大胆的女孩兒，你知道嗎？我全是爲你個人的幸福。你敢用保護人來威嚇我？且看看這保護人是誰！」

「扶拉雞米勒杜伯洛夫士基！」馬沙絕望地回答。

基里拉心想她一定是瘋了，便吃驚地望着她：「好！」他沉默了一會，對她說：「你願意誰做保護人，你就自己候着罷！但你要坐在這屋裏，不許出去，一直到婚禮時！」說完這些，基里拉走出去，自己把門鎖了。

這位可憐的女郎哭了許久，幻想所有等着她的事情。但是激烈的辯明了，她心裏輕快了許多，便泰然地沈思一條最好的對付方法。最要緊的一件事就是要避開結婚。杜伯洛夫士基留下給她的戒指，還戴在無名指



上。她瞅着戒指，便想起他最後吩咐她的話，熱烈地希望在後花園裏的小花亭子旁邊，再同他秘密相會一次。她想在夜裏一定可以在花園中花亭旁邊找得杜伯洛夫士基。她決定走去那裏等候他，當天一黑的時候。天黑了，馬沙準備出去相會，但是她的房門鎖上了，使女從門外回答她說，基里拉吩咐不準放她出來；她是被拘禁起來了。她坐在窗前，非常地困惱，一直到夜深，還是坐着衣不解帶，不動地張望黑暗的青天。到天亮時，她打盹起來；但她的微睡被愁苦的幻像擾亂了，清晨的陽光驚醒了她。

## 第十七章

她醒驚後，想起她可怕的地位，心裏非常恐怖而難過。她叫僕人，使女進來回答她的問話，說基里拉昨晚出去了，今天要很晚纔回來；他吩咐了

嚴厲的命令，不許放她出自己的房門，并監視着，誰也不許同她說話；說基里拉出去找牧師商量結婚的事情；他們的結婚禮快要舉行了。使女說了這些消息以後，便撇下了馬利亞，從新鎖好了房門。

少年幽禁者聽了使女的話便硬起了心腸。她的腦袋沸騰了，血液也波動起來。她決定把一切情形告訴杜伯洛夫士基，便思索方法把戒指扔去約定的橡樹空洞裏。正在這時候，一塊小石頭扎着玻璃窗響了一聲，馬利亞向窗外一望，看見小沙沙對她作手勢。她知道他的意思，所以很喜歡他。「你好！沙沙，爲什麼你叫我？」——「我來，親愛的姊姊，打聽你的情形。你不要我做什麼嗎？爸爸生氣禁絕全屋的人聽從你的話；但是你隨便吩咐我做什麼，我一切替你去做！」——「謝謝！我的親愛的沙興恩喀！你聽

着。你知道在花亭邊那株有空洞的老橡樹嗎？」——「我知道，姊姊。」

——「那麼，如果你愛我，請趕快跑到那裏，把這枚戒指扔到那空洞裏去。但是要留神，莫使人家看見你。」說罷，她把戒指扔給他，從新關好了窗戶。

小孩拾起戒指，拔起腳就飛跑。三分鐘工夫，他到了約定的樹旁。他停住了腳，喘息了一回，朝四方張望了一下，便把戒指扔到橡樹空洞裏。做完了這件好事，他願意登時去報告馬利亞；忽然一個紅臉的貧兒，從花亭後面閃出來，跑到橡樹邊，伸手進空洞裏去。沙沙趕快奔上，用雙手捉住他。

「你在這裏幹什麼？」他嚴厲地說。——「那不干你的事！」小孩一面回答，一面竭力掙脫。

「放下這戒指，赤鬼子！」沙沙喊道：「不然，我就要打你了！」

那個也不回答，只管用手掌打他的臉。但沙沙仍不放鬆他，扯起喉嚨大嚷道：「賊！賊！這裏！這裏！」

那小孩盡力掙脫沙沙的手。他看來比沙沙大二歲，却力氣比沙沙強多了。但沙沙是狡黠一些。他們相爭了幾分鐘，末後，紅臉的孩子勝了。他把沙沙按在地上，并扼住他的咽喉。正在這時，一隻有力的手抓住了那小孩的紅色硬頭髮，原來是園丁士撒潘。他提起那小孩，離地兩尺之高。

「呵哈！你這紅臉的小惡漢！」園丁說：「怎麼你敢打起少爺來了？這還了得！」

沙沙已經跳起來，放心地說道：「你只會箍人家的腰；不然，你簡直不能降服我哦！快把戒指退還來，接去吧！」

「不還你，怎樣！」紅臉回答他，忽然轉了一個身，想從士撒潘手中掙脫自己的硬頭髮。

「退還我戒指！」沙沙嚷說。

「等一會，少爺！」士撒潘說：「我們帶他到管家那裏處罰他去！」園丁把俘虜帶到貴族的院裏，沙沙跟着他們，不時望望自己的撕破了又染有草綠色的袴子。那時基里拉正走去自己的馬廄，他們三人忽然走到了他的面前。

「什麼事情？」他問士撒潘。

士撒潘把上文的事實簡短地敘述了一遍。

基里拉注意聽他的話。

「你這無賴子！」他轉身向沙沙說：「爲什麼你同他打架？」

「他從橡樹空洞裏偷了我的戒指。爸爸，請你叫他退還我的戒指！」

「怎麼樣的戒指？從什麼空洞裏？」

「馬利亞給我的……但那戒指……」

沙沙心裏慌亂起來了。基里拉皺起眉頭搖頭說：

「這裏與馬利亞有關係了——你老實說這是什麼一回事？不然我

先把你打死去，再處罰他！你說馬利亞叫你做什麼？」

「當真，爸爸，我……爸爸……馬利亞沒有吩咐我做什麼，爸爸。」

「士撒潘去拿一根好的白樺樹棍來給我！」

「等一會！爸爸，我把所有的都告訴你吧。我今天跑到院裏，馬利亞姊

姊打開了窗戶；我跑到窗前玩，馬利亞不留心把這戒指墜落了，我便拾起藏到空洞裏去……于……是……這個紅臉孩子想偷戒指……」

「不留神墜落了！你想藏起……士撒潘去拿棍子來！」

「爸爸，等一會！我完全告訴你，馬利亞姊姊吩咐我跑到橡樹那裏，扔這戒指進空洞裏去。我遵命跑去那裏，扔這個戒指，却這個討厭的孩子……」

基里拉轉身向那骯髒不堪的孩子嚴厲地問道：「你是誰家的？」  
「我是杜伯洛夫士基先生的僕人。」他回答。

基里拉的臉色登時變了。

「你大概不承認我是主人——好！你在我的花園裏做什麼？」

「偷覆盆子。」那小孩很平心靜氣地回答。

「僕人也同主人一樣，簡直全家都是強盜！但是，難道覆盆子生長在我那裏橡樹上？」

小孩什麼也沒有回答。

「爸爸！叫他退還戒指啦！」沙沙說。

「別多話！」基里拉說：「不然，我又要拿棍子來打你，滾到自己房裏去！」——轉身對小孩說：「小鬼，如果你對我說明一切，我就不打你，還給你五哥幣買乾菓吃。快把戒指還我！」——小孩攤開手掌，表明在他手中沒有什麼東西。——「不然，非打死你不可！」

小孩沒回答一句話，只垂頭站着，露出真個呆子的模樣。



「好！」基里拉說：「把他鎖在不論什麼地方，看守着他，莫讓他逃跑了！不然，我就要剝你們的皮！」

士撒潘把小孩領到養鴿子的小屋裏，便鎖住他在那裏，叫一個年老的女飼鳥者看守他。

「這裏實在有點疑惑：馬沙顯然和杜伯洛夫士基有點交情。難道真個叫他來援救嗎？」基里拉在房裏散着步，心中一壁這麼想，一壁生氣地打唿哨：『勝利的雷聲響了！』『許是我發現了他的隱情，所以他不逃避開我們這裏，我們要利用這機會……』車鈴響了；地方警長正來了。於是基里拉吩咐把剛才捉住的孩子帶來。

不一會，貨車走進院子來，我們相熟的地方警長進了屋子；他滿身塵

士，好像一個泥人一般。

「好消息」基里拉說：「我捉住了杜伯洛夫士基了！」

「大人，謝天謝地！」警長帶着高興的神氣說：「他在那裏？」

「他並不是杜伯洛夫士基，乃是他的——一個黨羽。立刻他們就把他帶來，他可幫助我們捕得盜首。這就是他。」

地方警長厲顏正色地等着那強盜，當他看見那是一個十三歲的外表很羸弱的孩子，不禁喫了一驚。他帶着疑惑轉身向着基里拉，等候說明。基里拉登時對他敘述起來，但不說馬利亞早晨的事。

地方警長注意傾聽基里拉的話，時時望望那個小惡黨。小孩假裝呆子，神情自若，彷彿沒有這一回事似的。

決。

「大人，我有句秘密話對你說。」末後地方警長說。

基里拉領他到另一屋裏，親自鎖好了房門。

過了半小時，他們才又走進客廳裏。在那裏囚犯等着自己命運的判

把你流放出去。但我保護你，并懇求赦免了你。——釋放他吧！」

小孩釋放了。

「你該謝謝主人呀！」地方警長說。

小孩走到基里拉前，把他的手親了一下。

「你走回家去吧！」基里拉對他說：「可是自今以後，不要在橡樹下

偷覆盆子了。」

小孩走出來，跳下階台，也不回頭，放開脚步跑起來，穿過田野，望基士撒臬夫喀而去。跑到村裏，他在一間半破壞的小屋前停住脚，站在窗戶外，敲起窗戶來。窗板升起了，一個老婦現了出來。

「親奶奶！麪包！」小孩說：「我從早晨起，沒吃一點東西，要餓死我了！」

「呵哈，這是你！米恰！你到那兒去來？小鬼！」老婦回答。

「奶奶，我哀求你老給我一塊麪包吃吧！」

「進屋裏來呀！」

「沒有工夫，親奶奶，我還要趕到別處去哩！麵包！請你行善施捨一塊

麪包給我吃吧！

「米恰，你應當做點事呀！」老婦重覆地說：「喂，給你一塊麪包！」說着，從窗裏遞了一塊黑麪包給小孩。

小孩餓饑饑地碎嚼起來；一面嚼，一面徒步進發去了。

天色發黑起來了；米恰溜進基士撒桌夫喀樹林，走到兩株松樹前，站着像前面的二個衛兵似的，他停住了腳，朝四方張望了一會，吹起音銳而斷續的唢哨，又傾耳聽着；接着他聽見輕聲的唢哨的回答，有一個人從林中出來走近他面前。

## 第十八章

基里拉在客廳裏踱去踱來，口裏打唢哨，吹着自己的歌曲，比平常更

高聲些。全屋是鬧熱得很；僕人們使女們都奔忙了不得。在馬車夫小屋裏停滿了馬車，院外人民羣集。小姐的粧室裏，太太們使女們蜂擁地圍着那位令人可憐的不能活動的馬利亞；她的頭上戴滿了珍翠寶石，低着頭，輕微地戰慄着；她的手足不知所措了。只是沈默着無心思地望着鏡子。「快了嗎？」基里拉的聲音在門旁響了。「就得了！」婦女回答。「馬利亞，你站起來看看好不好？」馬利亞站了起來，却沒有回答什麼。房門開了。「新婦準備好了。」太太對基里拉說。「吩咐套馬車吧。」——「祝一路平安。」基里拉回答。——從桌上拿起相片——「走來我這裏，馬沙。」他用感動的聲音對她說。「祝福你……」不幸的姑娘倒在他腳上哭起來了。「爸爸呀……爸爸……」她流淚說，音聲很微弱，氣接不上來了。基里拉連忙

祝福她，扶她起來，着人扶上車去。養娘和使女伴着她。他們到了教堂，新郎早已在那裏等着了。他走出來迎接新娘，一見她的蒼白的臉色，不覺喫了一驚。他們并肩走進那冷浸而空虛的教堂，牧師從殿後出來，登時舉行結婚禮。馬利亞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聽見，只是低頭沉思；無論什麼時候，她只抱着一個唯一的希望：就是等着杜伯洛夫士基來到。但是她的情人終於沒有來。當牧師對她發『婚禮』的問話時，她顫抖了一會，便暈倒了，但心裏還在希望着。牧師不要她回答，就敷衍過去了。

婚禮完畢了。她覺得老丈夫親了自己幾個嘴，并聽見來賓諂媚的恭喜；這時她還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生活是永世鎖鏈着的，并且不相信杜伯洛夫士基不飛來解救她。親王對她說了一大篇甜甜蜜蜜的情話，但她却不

明他說的是什麼。他們從教堂出來，在大門口，柏克洛夫士基村的農民擠着看鬧熱。馬利亞的眼光迅速地朝四方射了一遍，又現出像以前一樣失了知覺的狀態。新夫婦同坐一輛馬車，走回家去。基里拉已先回走，籌備歡迎這一對新人了。馬利亞坐在車裏，一聲不響，但親王已樂不可支了。他沒有說什麼討厭話和滑稽話，使馬利亞厭倦，他的話都是普通的，不要什麼回答的。他們走了將近二十里地，馬車在岡陵的村路上跑得很快，因為牠是英國式的新式車。

忽然發生了追捕的聲響，馬車停住了。武裝的人羣團團圍住；一個人戴着假面具，打開了青年王爵夫人所坐的那一面的車門，對她說道：『你自由了！請走出來吧！』——『這是什麼意思？』親王喊：『你是誰？』——



「這是杜伯洛夫士基啦！」王爵夫人回答，親王不慌不忙地從側面口袋取出旅行用的手槍來打戴假面具的強盜。他的夫人喊起來，嚇的用雙手蒙着臉。杜伯洛夫士基的肩膊受了傷，流出血來。親王馬上又取出一支手槍來。但是他還沒來及放槍，車門大開了，幾隻強力的手把他從車裏拖出來，奪去了他的手槍，小刀在他身上閃光了。「不要動他！」杜伯洛夫士基喊。他的黑暗的黨羽便退去了。「你現在自由了！」杜伯洛夫士基轉身向王爵夫人接着說。「不！」她回答。「現在已晚了！我已結婚了！現在我是維列伊士基親王的老婆了。」——「你說什麼？」杜伯洛夫士基絕望的喊：「不！你不是他的老婆！你是被強迫的！你從前沒有同意……」——「我同意了！我已經盟了誓了！」她堅決地回答。「親王是我的丈夫，請你放了

他，留下我同他吧！我不騙你，我要等候你到最後的秒鐘……但是現在我對你說，現在已晚了！請放了我們吧！」但是杜伯洛夫士基已聽不清她的話了，因為傷口的痛苦和強烈的傷感滅磨了他的氣力。他倒在車輪旁邊，一羣強盜圍繞他。他對他們說了好些話，他們便扶他上馬坐着，兩個在旁扶住他，三個在轡下牽馬；於是所有的人都跟着走去了，只留下馬車在大道當中。親王的僕人都被捆綁了，但是沒有劫搶去什麼東西，沒有流一滴血，末後仍舊安安然然地回了家。

## 第十九章

在密林當中狹窄的草地上，高聳着一座小的土城。城上有砲台，城外挖有溝壕。在砲台後面，有幾所木頭的小屋。門外有許多人，吃過午飯，都沒

戴帽子靠近木頭屋坐着；按着他們的服裝的異樣和一律的武裝，立刻可以知道他們都是強盜。在砲台小砲旁邊坐有一個哨兵，翹着自己的脚。他正在縫補自己的衣服上幾處破綻，使用針線非常馴熟，真是個有經驗的裁縫。他一面補衣服，一面張望四方。

雖然有些水杓子好幾次從這一個的手遞到那一個的手，但是奇怪的沈默統管着這一羣人。強盜們吃完飯，陸續地站起來，禱告上帝；有些在小屋裏踱來踱去；有些散在樹林裏相倚着打盹——完全照着俄國的習慣。

哨兵做完了自己的工作，放下自己的剛補好的衣服，把針插在衣袖上，騎在大砲上面，扯起喉嚨，大聲唱憂鬱的古歌：

『你不要噪鬧了！綠色的樹林！』

『不要防礙我沉思我的幻想！少年！』

正在這時，一間小屋的門開了，一個老婦人戴着白色頭巾，穿着得又清潔又整齊，在門檻旁現出來。『得了吧！你，士撒泊喀！』她生氣地說：『主人正在熟睡着，你却在這裏瞎喊；你這個沒良心的東西！』——『罪過！彼得洛夫納！』士撒泊喀回答：『好好，我不再唱了，讓他自己安然睡覺養病吧。』老婦走了，士撒泊喀在砲台上散步起來。

在老婦走出來的那間小屋裏，受傷的杜伯洛夫士基躺在屏風後一架野營的床上。在他面前有一張小桌子，桌上放着他的手槍，他的短劍掛在床頭上。這間小泥屋鋪着頂上的地氈，屋角有一架銀灰色的婦女的化

粧台和一面穿衣鏡。杜伯洛夫士基手中拿一本打開的書，但他的眼睛是閉着的。老婦從屏風後望了他一下，不知道他到底睡著了，或者只是沈思著。

忽然杜伯洛夫士基顫抖起來了。砲台裏紛亂大作，士撒泊喀伸頭進窗裏向着他喊道：『親爺爺！扶拉雞米勒！我們的同黨發起「信號」來了！他們找着了我們了！』杜伯洛夫士基從床上跳起來，拿起武器，從小屋走出來。強盜們已羣集門外，喧譁的了不得；他一出現，才沈靜了。『所有的人全集在這裏了嗎？』杜伯洛夫士基問——『全在這裏，除了偵探！』他們回答——『各歸崗位！』杜伯洛夫士基喊。強盜忙歸各自的指定的地位。正在這時，三個偵探向大門跑來，杜伯洛夫士基迎着他們走去。『怎麼一

回事？」他問——「兵到樹林了！」他們回答：「他們要圍攻我們哩！」杜伯洛夫士基吩咐關好寨門，親自走去查看大砲。樹林裏發生了好些聲響，而且越來越近了。強盜靜默地等候着。忽然三四個兵從林中現了出來，即刻又退後放了幾槍報告同伴們。『準備交戰！』杜伯洛夫士基下令說：『是強盜們裏嘈雜大作，但一刻又全清靜了。那時他們聽見步隊走近的嘈雜聲，刀槍在村中閃閃發光，一百五十個兵從林中蜂擁出來，帶着喊聲跑近砲台。』杜伯洛夫士基連忙點火繩放了一砲——一個打破了頭，兩個受了傷；於是兵士慌亂起來了。但有一個軍官向前奔來，兵士跟在他後面，一齊跑到溝壕邊。強盜放步槍和手槍射他們，並且各人手中持着斧子，保護砲台；好勇猛的大兵硬爬上砲台去，只那二十個受傷的同伴纔留在壕中。

徒手交戰起來。兵已攻下砲台，強盜便各自逃命。杜伯洛夫士基向軍官走去，用手槍描準了他的胸部，放了一槍。軍官中彈，仰後倒下；手下兵士連忙抬到林裏去，其餘的人見首領受傷，無人指揮，便停止了攻擊。強盜們趁着這擾亂的機會，鼓起勇氣，反攻官軍，復得了砲台。強盜戰勝了，追趕了官軍一程而回。杜伯洛夫士基吩咐部下關好寨門，并加派步哨，偵探敵情。受傷的黨羽抬去屋裏醫治。

最後的結果如何呢？這一次官軍敗績的消息傳出之後，地方上的人對於勇敢的杜伯洛夫士基的劫搶，大爲注意；而且人心驚慌異常。於是人人都想法子要逮捕他，不論打死或活捉。

自強盜戰勝官軍之後，過了幾天，杜伯洛夫士基召集所有自己的黨

羽，對他們道：『你們在我手下，都已變成富翁了！你們各有原來的職業，現在可以到不論什麼遼遠的地方，安心作工，度過下半世快樂生活。我已決定永遠離開你們，到外國去了。但是你們千萬不要荒廢自己的手藝！』說完這番話，他撇下他們，偷偷地溜開了，沒有一個人知道他隱居在那裏。

人人都知道，強盜對於首領的命令是絕對服從的。自杜伯洛夫士基出亡以後，各人都散了；鬩動全省的大盜就此消滅了。

從此以後，地方上安靜了；交通恢復了；劫搶的新聞沒有聽人傳說了。

一八三三，二，六，波爾基羅。



# 鐘形的王后紙牌

## 第一章

在天氣不好的日子，

他們常時聚賭；

他們的賭金從五十元到一百元；

賭贏了便用粉筆記着賬。

.....

在這樣天氣不好的日子，

他們就是辦這樣的公事！

有一天夜晚，他們在近衛騎軍軍官納陸莫夫家裏打紙牌；長的冬夜不知不覺的度過了，一直到早晨五點鐘才吃晚餐。幾個贏了錢的便狂喝大嚼，其餘的無精打采的默坐在空盤子面前。但是香檳酒一來了，談話便活潑起來了，而且大家全參與着。

『你輸贏如何？蘇林！』主人問。

『我又輸了，正和平日一樣。我承認我的運氣真背時：每打必輸！入局的時候，我總想贏幾個，但是下場時，我總是輸的。』

『你難道不想撈回本錢嗎？』

『……………』

「革爾曼真是一個正人君子！」一個客人指着一個青年工兵軍官說：「他自出世以來，不但是沒有打過一次牌，並且連牌也沒有摸過。然而他却陪着我們坐到五點鐘，旁觀我們打牌。」

「我很喜歡看打牌！」革爾曼說：「但是我不願意犧牲日用的金錢，以博得意外之財。」

「革爾曼是德國人，他的生活很儉樸，自然他不愛打牌；這倒沒有什麼——」托姆士基說：「但是有一個人的行爲我很不明白，就是我的祖母安納菲多托夫亞伯爵夫人。」

「什麼？」客人們問。

「我不明白我的祖母爲什麼現在不打牌了。」托姆士基接着說。

「一位八十歲的老夫人不打牌了，這有什麼希奇的呢？」納陸莫夫說。

「關於她的事績，你們知道一些嗎？」

「不知道；當真的一點兒也不知道。」

「哦，那麼你們聽着！我的祖母六十年前，曾到巴黎去遊歷，住在一座大洋樓上。那時哄動了許多人，大家都想跑到她那裏，看一看莫斯科的美人。黎奢里耶向她求愛，祖母拒絕不睬，於是他幾乎要自殺。在那個時候，一般婦女都喜歡打「埃及王」牌。有一天祖母在宮裏打牌，她打輸了，欠了一位公爵許多錢。回到家裏，她解下了面網，脫了有鯨魚籬撐開的內裙，告訴祖父，說輸了許多錢，要他償清欠賬。先祖父不過祖母的老管家。他怕她

如獅一般；但是聽了這樣驚人的數目，他生氣走出去拿算盤來對她說，在半年之內，已經花了五十萬佛郎了；莫斯科和沙拉托夫一帶的產業快要賣完了。絕對的拒絕替她還賬。祖母打了他一個耳光子，便個人去睡了。第二天她叫人找丈夫來，希望他執行閨房的教訓；但是先祖父仍舊剛硬不屈。在生活史上這是第一次他倆的拌嘴。後來祖母謙恭的解釋說，各處的欠債是不一樣的，公爵的欠賬與車廠的欠賬當有區別。先祖父仍不爲所動。她拔起腳走出去了。「到那裏去？」先祖父心裏慌了。「不，你不用管！」祖母不知怎樣辦了。她認識一位有名的人物，名叫奢熱勒蔑公爵。關於這位公爵的奇怪的事情，你們一定聽見過了。你們知道他自命爲長生不老的猶太人，長生不老丹和點金石的發明家。有許多人嘲笑他是一個假學

者在喀柵諾瓦的日記裏，說他是一個奸人。但是他的來歷雖不明白，可是儀表魁梧，交際場中是很可愛的一個人物。祖母十分愛他；如果有人說他的短處，她就要發氣。祖母知道奢熱勒蔑擁有整千整萬的金錢，她決定求他幫助，於是寫信給他，請他趕快到她那裏來。老滑頭即刻來了。祖母用最愁苦的話，敘述自己的丈夫的虐待給他聽，希望他看朋友的情面助她一臂之力。奢熱勒蔑感動了。「我可以替你還清欠賬。」說他：「但是我知道你輸的錢贏不回來，你一定心裏難過。我不願意你又受一番苦惱。現在有一個法你還可以撈回本來。」——「但是，親愛的公爵！」祖母回答：「我老實告訴你，我現在一文也沒有了。」——「不必要錢。」奢熱勒蔑反駁說：「請你聽我說！」於是他對她宣布自己的秘訣。這個秘訣我們無論花

多少錢也難買來的……」

青年的賭徒加倍的注意聽着。托姆士基吸了一會烟，舒了一舒氣，接着說道：

「就在那天夜晚，祖母到維爾沙里賭館去打牌。祖母悄悄的對公爵說，以前的欠賬等下場後再還清，請原諒還遲之罪。接着就賭起來了。她選出三張紙牌，應用公爵的秘訣，三張紙牌贏了，於是祖母完全還清了欠賬。」

「好機會呀！一個客人說。」

「絕像一篇小說哩！」革爾曼說。

「大概那副牌是假的吧？」又一個說。

『我想是真的！』托姆士基莊重的回答。

『怎麼你有這樣的祖母，可以猜透三張牌，到如今你還沒有得她的秘訣呢？』納陸莫夫說。

『無可奈何啦！』托姆士基回答：『她有四個兒子，都是好賭的。這四個失望的賭徒，沒有一個承受她的秘訣，雖然這個爲他們很有利益，就是爲我也有莫大的好處。然而她倒幫助過茶泊李赤基一次，贏回了三十多萬盧布。這是我的叔叔伊宛伊里赤伯爵告訴我的。茶泊李赤基在少年時代，浪費了百萬金錢。有一天他輸給一個人——我記得是卓李茶——三十萬盧布。他絕望了。祖母對於少年的浪費是很討厭的，但她却可憐茶泊李赤基。她給他三張紙牌，教他怎樣賭法。但是撈回本之後，永遠不許再賭。茶泊



李赤基得了她的秘訣，頭一回便贏了五萬，連戰連勝——還清了欠賬，還有賸餘……」

「到睡覺的時候了，差一刻六點了。」  
其實天已亮了。各人喝乾了自己的酒杯，便各自散去。

## 第二章

先生大概想和女僕訂婚吧？

可不是嗎？太太！

但是女僕心裏很願意哩！

——俗語——

老伯爵夫人坐在梳妝室裏穿衣鏡前。三個使女圍着她侍候：一個拿着一瓶胭脂，一個拿着一盒髮針，一個捧着一頂紅色帶子的高寢帽。伯爵夫人年紀雖老，但她却非常講究古式的妝飾，還是保守着青年時代的習慣，一切都是七十年前的時裝。在窗旁坐着一個姑娘，正在作刺繡的活計。

「祖母，早安！」一個青年軍官走了進來：「你好，李渣恩喀姑娘——祖母，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什麼事，保羅？」（譯者注：保羅是托姆士基的小名。）

「請你讓我介紹一個朋友給你。在星期五的跳舞會，請你允許他加入。」

「好，你帶他赴跳舞會介紹給我吧。你昨天去過那裏嗎？」

「可不是嗎，非常快活！他們跳舞一直跳到五點鐘哩。妃烈赤喀亞長得真漂亮！」

「我的親愛的，妃烈赤喀亞長得怎樣漂亮？難道她像她的祖母塔利亞，彼得羅夫納侯爵夫人一樣漂亮嗎？……但是侯爵夫人現在年紀老了……」

「什麼，年紀老了？」托姆士基無心的回答：「她已經死了七年了哩。」

李渣恩喀抬起頭來，對着少年作手勢。托姆士基想起了老夫人的秘訣，已沒有第二個人能夠知道了。但伯爵夫人却平心靜氣的聽着這個不幸的消息。

「死了！」她說：「我却不知道嘍。我們同時被任命爲女官，當我們覲見時，女皇……」

伯爵夫人對孫兒叙說自己的逸事已一百次了。

「唔，保羅！」後來她說道：「現在扶我起來吧！唔，我的鼻煙盒在那裏？」

伯爵夫人扶着使女，走到屏風後，去妝束去了。托姆士基同李渣恩喀留在屋裏坐着。

「你介紹誰？」李渣恩喀低聲問。

「納陸莫夫。你認識他不？」

「不認識。他是武的，還是文的？」

「武的。」

「工兵軍官嗎？」

「不是的，他是個騎兵軍官。——你爲什麼想他是工兵軍官呢？」  
姑娘笑而不答。

「保羅！伯爵夫人從屏風後喊道：『拿一本小說來給我；但是不要時髦的文體的。』」

「什麼，祖母？」

「就是小說裏的主人公不是縊死或溺死作結局的。我很害怕溺死或縊死的人哩。」

「這類的小說現在已經沒有了。你要一本俄國的嗎？」

『俄國的小說……好，你拿一本來吧！』

『祖母，我就拿來。——李渣恩喀，你爲什麼想納陸莫夫是工兵軍官呢？』

李渣恩喀獨自坐在屋裏。她放下活計，站起來從窗口閑眺。在大街對面，從屋角露出一個青年軍官來。紅暈蓋滿了她的兩頰。她坐下來，低頭注視着畫布，又刺繡起來了。正在這時候，伯爵夫人穿好了衣服，走了進來。

『李渣恩喀，去吩咐套車。』她說：『我們要出去逛了。』

李渣恩喀從刺繡架後站起來，收拾自己的活計。

『你怎麼啦？我的娘！你聾了嗎？』伯爵夫人喊道：『快點去吩咐套車！』

「就去。」姑娘低聲回答了一聲，便跑出去了。

一個僕人走進來，呈上一本書給伯爵夫人，是泊夫勒，亞歷山大微支送來的。

「好，謝謝！」伯爵夫人說：「李渣恩喀……李渣恩喀！你跑到那裏去幹什麼？」

「穿衣服哩。」

「你別忙，我的娘！來這裏坐着，打開卷上高聲讀給我聽！」  
姑娘拿起書來讀了幾行。

「高聲一點！」伯爵夫人說：「你幹什麼啦？我的娘！你想打瞌睡了，是不是？……等一會！……挪我的腳踏橈近來一些！……唔！」

李渣恩喀又讀完了兩頁。伯爵夫人打呵欠起來了。

「別讀了！」她說：「盡是胡說八道！把它送還泊夫勒侯爵吧，你說謝他……馬車怎麼樣了？」

「馬車早預備好了。」李渣恩喀說着，朝街上望了一望。

「你爲什麼還沒有穿好衣服？」伯爵夫人說：「倒要我來等你！快點滾去穿好衣服來！」

李渣恩喀忙跑去自己房裏。不到兩分鐘，伯爵夫人大聲叫喚起來。男女僕人一齊跑了進來。

「難道你們沒有聽見我的話嗎？」伯爵夫人說：「去告訴李渣恩喀，我等着她！」



李渣恩喀穿件晨衣，戴着帽子，走了出來。

「曖喲，我的娘！伯爵夫人說：『這是什麼衣服？這是爲什麼？你穿得這樣漂亮去迷惑誰？——天氣怎麼樣？好像有風吧？』」

「沒有一點風，太太，天氣很好哩！一個男僕回答。」

「你常時說反話的；那麼就是有風了！打開那個小窗子……好涼快！去吩咐卸馬車，李渣恩喀，我們不出去逛了。你用不着穿什麼衣服了。」

「這就是我的生活！」李渣恩喀心裏暗想。

李渣恩喀實在是一個可憐的人物！丹茄說得好：「依賴旁人的生活是最苦不過的；別人的意志是很難奉承的！」李渣恩喀自從做了老夫人的看護婦後，這樣的痛苦，委曲不知受了多少。伯爵夫人又那裏知下人的

痛苦呢？固然她的心裏沒有存什麼折磨下人的念頭，這不過是她的脾氣如此，原也怪不得她。因為她是社會上有名的老夫人，她的性情非常喜歡交際，最愛加入各種游藝會。她赴跳舞會的時候，擦脂抹粉，穿着古式的服裝，坐在屋角頭，好像跳舞廳中不可缺少的奇怪的裝飾品一樣。凡是到會的人，都向她恭恭敬敬的鞠一個躬，好像照例的刻板的規矩一樣。有時她也在自己家裏招待全城有名的人物。她家裏的成羣的奴僕，人多事少，都養得肥胖胖的一個。但他們服侍主人很不慇懃，只會偷那將要死的老夫人的東西。李渣恩喀是主人的犧牲品。她管茶因為多放了點白糖，常要挨罵。伯爵夫人出去逛，若遇天氣不好，馬路難走，又是她挨罵的資料了。她的薪水，雖有定額，但從來沒有發清的。她穿的衣服也和太太們一樣，真是社

會上最可憐不過的人物！所有的都認識她，但沒有誰注意。在跳舞會上，除非貴婦人要她裝束，才得跳舞一會。她很聰明，覺得自己的環境很壞，極願意人家援助她。但是青年人大半喜愛妖淫的姑娘，她雖然比那些狐媚的無情的女郎可愛得一百倍，但是沒有誰睬她。有時她從華美客廳裏出來，走進自己的房裏，想起來非常傷心，竟至暗自哭泣。她的房裏佈置得非常簡陋：幾隻小箱子，一面穿衣鏡，一鋪床，和一個銅燭台而已。

有一天第一章所叙的賭局後兩天，伯爵夫人出去逛，沒有去得成的前一星期——李渣恩喀坐在窗前刺繡架後作活計。湊巧她朝大街上閑眺的時候，看見一個青年的工兵軍官在大街上不動的站着，注視她的窗戶。她垂下了頭，仍舊做她的活計。過了五分鐘，她不覺又望了一眼，奇怪青

年的軍官仍舊站在原地。她不是個水性楊花的姑娘，想同那個過路的軍官賣個俏兒。於是她只顧低頭刺繡，一氣作了兩點鐘工，沒有抬過一次頭。開午飯了。她起身收拾活計，偶然往窗外一望，又看見了那個軍官。她覺得這個非常奇怪。午飯後，她很不安然的走到窗前，但是那軍官已不見了。——她也就忘記他了……

過了兩天，李渣恩喀同伯爵夫人上馬車的時候，又看見那個軍官。他站在大門口，把海獺皮的大衣領遮住一半的臉，一對黑眼珠從皮帽底下炯炯發光。李渣恩喀嚇了一跳，不知道怎麼辦了，連忙跳上了車，心裏非常驚愕。

轉回家來，她跑到窗前——那個軍官又站在老地點，一雙眼睛注視

着她。她心裏不覺發生了一種好奇心，感覺着一種從前沒有感覺到的情感。只得跑開了。

從此以後，每天到一定的時間，那青年軍官，在她的窗前就可以看見。久而久之，他倆之間創造了一種目交的交情。她坐在窗前做活計，到了一定的時間，覺得他來了——一抬頭望見他。漸漸的李渣恩嚙望他一天比一天注意而長久。青年人大概很感謝他。當她用銳利的眼光瞟那青年，四條視線互相碰着的時候，各人的雙頰即刻緋紅起來。過了一星期，她向他微笑了。

托姆士基請伯爵夫人允許他介紹一個朋友加入跳舞會時，李渣恩心裏跳得很厲害；到她知道納陸莫夫不是工兵軍官時，不禁後悔失言。

洩露了自己的秘密給輕浮的托姆士基聽見了。

革爾曼是一個俄國化的德國人的兒子。他的父親遺給他的資產很少。但是他自食其力，不肯浪費一文。他持家固然節儉，却不致於吝嗇。他的朋友很少有嘲笑他的儉樸的。他有堅強的毅力和活潑的想像。他心裏雖然喜歡賭錢，但從來沒有拿過牌。因為他預算好自己的財產，不肯（他這樣說）「犧牲日用的金錢，以博得意外之財。」但是他通宵坐在牌桌旁，帶着乾着急的神情，注意賭家輸贏。

這個三張紙牌的逸事，着實感動了他的幻想，整夜盤桓在他的腦筋裏。第二天夜晚，他在彼得大街閑走時想道：「怎樣呢？如果老伯爵夫人把自己的秘密告訴了我，或者指示那三張得勝的紙牌。爲什麼不試一試自

己的運氣呢……介紹給她，得她寵愛後，事情就容易辦了！但這不是一時能成功的；她已經八十七歲了，再過一星期，也許要死了……三張紙牌的逸事？當真有這一回事嗎……不，經濟，節慾和勤奮就是我的三張得勝的紙牌！這可以三倍七倍我的資本，可以使我安穩和獨立！」想着，已到一座古式建築的屋前了。這條大街，車馬非常擁擠，一列一列的馬車都是走向那有燈光的大門口去的。從那些馬車裏，一會有美人的漂亮腳兒伸出來，一會有帶馬刺的長桶靴伸出來，一會有花紋的外交官的長靴伸出來；外套和手套在威嚴的衛兵旁閃光。革爾曼停住了腳，問站在牆角的巡警道：

「這是誰的屋？」

「伯爵夫人的。」巡警回答。

革爾曼吃了一驚。奇怪的逸事又閃現在他的想像中了。他在屋旁走來走去，沉思屋的主婦的奇怪的能力。當他回到家裏時候已經很晚了。在床<sub>上</sub>翻來覆去，老睡不着；後來熟睡之後，夢見紙牌，綠色的牌桌，一捲一捲的紙幣，一堆一堆的金盧布，打了一通宵牌，運氣真好，打一牌贏一牌，賭家的鈔票，金錢都括到他面前，便抓起統放進口袋裏去。驚醒時，時候很不早了，夢裏的財產不知飛到何處去了。他覺得苦悶得很，便拔腳走出去。躊躇不知不覺又走到了伯爵夫人的屋前：大概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意力引誘着他。他停住了腳，朝着窗戶呆呆的望着。在窗子裏，他看見一個黑髮的頭垂屈着，大概是在看書或作活計。忽然那個頭抬了起來，革爾曼看見一個清冷的面孔和一對黑眼睛。這一分鐘便決定了他的命運。



### 第三章

我的親愛的，

我看你寫來的信，還不如你寫的快呵！

——通信——

李渣恩喀剛脫了晨衣和帽子，伯爵夫人又叫她去吩咐套車。她們走出來上車，兩個女僕扶着老夫人送進車裏。李渣恩喀看見工兵軍官站在車輪旁邊。他上前握住她的手。李渣恩喀吃了一驚，忙縮手不迭。青年不見了，一封信留在她的手中。她連忙藏在手套裏。沿途上她什麼也沒有聽見，什麼也沒有看見。伯爵夫人在車上常愛發問：『誰遇見我們？』啦，『這座

橋叫做什麼名字？』啦，『在那裏的佈告牌上寫的是什麼？』啦，問個不了。這一回李渣恩喀無心回答，常常答非所問；因此惱了伯爵夫人。

『你幹什麼去了？我的娘！你昏了嗎？你不聽見我的話？不明白嗎？……好在我還看得清楚，沒有老糊塗！』

李渣恩喀沒有聽見她的話。轉回家後，她連忙跑進自己房裏，從手套中取出那封信來。信是開口的，抽出一看，原來是一封表示愛情的信，從一篇德文小說裏抄來的。李渣恩喀雖不十分懂德文，但也覺得很喜歡。

她接到了這封信，心裏非常不安。因為同青年男子發生了秘密的交情，這是很危險的。她歸咎於自己的品行不檢，人家纔敢寫信來。但是怎麼辦呢？把信退還他呢？還是冷淡的答覆呢？她既沒有女朋友，又沒有女教師，

簡直沒有一個人可與商量。左思右想，李渣恩喀決意寫信答覆他。

她坐在寫字台邊，拿起鋼筆，展開信紙——沉思起來。好幾次她動手寫了幾行，但又撕了去。一時她覺得那些言詞太謙卑了，一時又覺得太殘忍了。最後她寫成了幾行：

「我相信你有光明正大的目的，決不願意以無意識的行爲來侮辱我。但是我們的友誼不應當這樣開始的！希望你以後再不要這樣的輕狂……」

到第二天，李渣恩喀看見革爾曼走來，便從刺繡架後站起，走出客廳，打開窗櫺，把信扔下街心；希望青年趕快拾去。革爾曼果然忙跑過來拾起，走進一間水菓店。撕開信封，看見自己的原信和李渣恩喀的回信。看完了，

便轉回家去。

三天之後，一個年輕的眼快的女僕從婦女服飾店拿來一封信。李渣恩喀急忙拆開，認識是革爾曼的筆迹，但很擔心他要向自己借錢。

「我的大姐，你送錯了。」她說：「這封信不是給我的。」

「不，決不會錯！這的確是給你的。」勇敢的使女回答，露出狡猾的微笑：「你仔細的看一看吧！」

李渣恩喀看完了，原來革爾曼要求會一次面。「這可不能够！」革爾曼的大膽的要求使她現出驚慌的神色。於是她把信撕碎了，對女僕說道：「這封信一定不是給我的。」

「如果不是給你的，你爲什麼撕碎去？」使女說：「教我把什麼退還

原主呢？」

「請你以後再不要拿信來我面前，你去告訴那寫信的人不要這樣輕狂無禮！」李渣恩喀忸忸怩怩的說。

但是韋爾曼還不死心。李渣恩喀每天接他一封信。送信的方法雖時有不同，信裏的文字都是從德文書上抄來的。說他如何如何的仰慕她，希望一見面爲榮。一言以蔽之：滿紙愛情的言詞。李渣恩喀不忍把信退還，她已漸墜入魔境，一一回答。——她的回信漸漸長而甜密了。

這一天是開跳舞會的日子。李渣恩喀從窗口扔下一封信給他，上面寫道：「今晚在某公使館開跳舞會。伯爵夫人要赴會的，我們在那裏要等到兩點鐘才能回來。秘密會面的機會到了。伯爵夫人出門後，她的僕人大

概都躲到自己房裏去了，在屋外間兒只有一個看門的，但他也常躲進自己的小房裏去。請你十二點半鐘來這裏，一直上樓。如果在屋外間兒撞着人，你就問：「伯爵夫人在家嗎？」他們回答你：「不在家。」——沒有法子，你只好轉回去。但是你大概會撞不着什麼人的。從前房往左邊走，一直走到伯爵夫人的寢室。在寢室內錦簾的後面，你可以看見兩扇小門：右邊的通書室，伯爵夫人很少進去的；左邊的通行廊，那裏有一架窄的螺旋梯子。就是通到我房裏的了。」

革爾曼切盼約定時間的快到，急得彷彿老虎一般。剛打十點鐘，他已在伯爵夫人的屋前候着了。天氣很可惡：北風呼呼的括着，雪片紛紛飛舞；街燈朦朧，街上空空的，不見一個過路人。革爾曼穿一件厚的大氅，不覺得

有什麼風雪。伯爵夫人的車套好了。革爾曼看見僕人扶出來一個駝背的老太太，穿件黑貂皮外套，後面緊跟着李渣恩喀，穿一件暖外套，頭上戴着些鮮花。車門關好了。馬車在鬆軟的雪上開走了。看門的掩上大門，窗戶就黑了。革爾曼在寂寞的屋旁徘徊了許久，走到街燈下看一看錶，已十一點四十分了。他站在街燈下，注視錶上的指針，等候其餘的時候。恰到十二點半，革爾曼便走上伯爵夫人府的台階進去。那亮晶晶的屋外間兒，果然看門的不在那裏。革爾曼跑上樓去，打開房門，走進前房，看見一個僕人坐在破舊的骯髒的安樂椅上打盹。他把脚步放輕，快快的走進去。客廳和飯廳都是黑的，只有從前房射入的微弱的光。革爾曼走進伯爵夫人的寢室，在聖像前點着一盞金黃色的神燈，充滿了暮氣的景象。房裏擺着幾張褪

色的帶有絨毛枕頭的安樂躺椅。牆上掛着兩張列伯郎在巴黎畫的相片：一張是一個大約四十歲的男子，面部豐滿，微微紅暈，穿件天青色的制服，胸前帶着星形的勳章。那一張是一個青年的美人，鼻子鈎鈎的，額上的髮捲着，頭戴一朵玫瑰花。四個牆角擺着白磁的牧女，來羅伊廠造的飯廳鐘。還有帽帶盒，賭具，扇子，各種玩具……等等東西散亂在桌椅上面。革爾曼走到錦簾後面，看見一張小鐵床。右邊一扇門通書室，左邊一扇門通行廊。革爾曼一開通行廊的那扇門，看見一架窄的螺旋式的梯子，就是通到那可憐的李渣恩喀的房的……但是他不上樓，轉回來，走進那黑暗的書室裏。

時候過得真慢！全屋都是清靜靜的。在客廳裏的鐘打了一點，各房裏



的鐘也陸續打了一下。——一切又寂靜了。革爾曼靠着冷火爐站着，雖不覺得冷，但心裏跳動得很厲害，好像將要遇着危險一樣。鐘已打過兩點了，他非常着急。遠遠的聽見馬車聲，漸漸越響越近。馬車走到屋前停住了。他聽見車踏放下的響聲，滿屋的人都奔忙起來。僕人進來喊了幾聲，滿屋燈光都燃亮了。三個老媽扶着伯爵夫人走進寢室來。老夫人面無血色，倒在大靠背椅上。革爾曼從裂縫裏望得清清楚楚。李渣恩喀忙走上樓去，革爾曼聽見她的急遽的脚步聲，心裏突然良心發現，似乎後悔太魯莽，但一會兒又平靜了。原來他麻木了！

伯爵夫人在穿衣鏡前脫衣服，使女解脫了玫瑰色的頭巾，從白禿的頭上摘下打扮的假髮。夾髮針像陣雨一般落下來。銀線繡花的緞衣也脫

了。革爾曼瞧見她的不可思議的裝飾，覺得很不順眼。現在伯爵夫人穿上寢衣，戴上睡帽，這樣的裝束很適合她的年齡，一點也不覺得可憎了。

伯爵夫人同一般的老年人一樣，夜晚老是睡不着覺。脫了衣服，她吩咐使女們回房睡去了，便獨自坐在窗旁柔軟的安樂椅上。房裏只點着一盞神燈。她的臉色越顯得黃了。微弱的嘴唇上下顫動，全身左右搖擺。眼睛矇矓表示她心裏的安逸。她的身體的動作并非出自本意，不過是一種潛電力引動罷了。突然間，死灰色的臉上現出驚恐的神色，嘴唇也不顫動了，眼睛也活潑有神了，原來在伯爵夫人面前站着一個不認識的男子。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他用清楚的低聲說：「我不是來謀害你的！我是來懇求你一樁事情的！」

老夫人呆呆的望着他，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一般。革爾曼以爲他是個聾子，便緊接她的耳朵，重說了一遍。她仍舊如前的沈默無言。革爾曼接着說道：

「你不費什麼東西，就能够使我的生活變成幸福而快樂，你只告訴我……我知道你可以猜透三張紙牌……」

革爾曼住了嘴，伯爵夫人好像明白了他的要求，想找話來回答。想了一會，她說道：

「那是一種玩笑之談！那有那回事？我老實告訴你，那不過是一種玩笑之談罷了！」

「不是玩笑之談吧？」革爾曼生氣說：「你記得茶泊李赤基，還是你

幫助他撈回本錢來的哩！」

伯爵夫人現出很不安的神色和很激烈的感動，但是她不久又回復以前的無感覺的狀態。

「你不肯告訴我那三張得勝的紙牌嗎？」革爾曼說。

伯爵夫人仍舊沉默無言。革爾曼接着說道：

「你爲誰這樣嚴守着自己的秘訣？爲子孫，是不是？但是他們很有錢，實在用不着那個秘訣。他們連金錢的價值都不知道，三張紙牌對於他們是沒有用處的。至於那得不着父親遺產的人，雖然他有服務的能力，也許要窮死的。我不是個浪子，我知道金錢的價值。你的三張紙牌告訴了我，對於我有莫大的利益！你決不會白說出來的。唔，快說！」

他住了嘴，戰慄的聽候她的回答。伯爵夫人仍舊沈默無言。革爾曼跪下懇求道：

「如果你有愛情的情感，記得愛情的快樂，愛你的初生的嬰兒，感覺過人類各種的情感，那麼我現在就用待妻子，情人，母親的感情——人生不可侵犯的感情——待你。請你不要拒絕我的要求！請你把你的秘訣告訴我！你嚴守着有什麼用處？……也許那秘密要犯大罪惡，把終身的快樂統統失掉去！……請你試想一想：你的年紀已經很老了，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我已預備替你懺悔你的罪惡，如果你把你的秘訣告訴我。我的幸福握在你手中，而且不只我一個人，我的孩子，孫子，曾孫……也將感激你，尊敬你如神聖一般……」

老夫人沒有回答一句話。

革爾曼站起來，切齒說道：

「老妖怪！你不告訴我對不起！我要強迫你說了！」說罷，他從口袋裏  
取出一枝手槍來。

伯爵夫人一見手槍，登時驚惶失色，搖著頭，舉起手，好像躲避射擊一  
樣……末後，向後倒下，一動也不動了！

「快說……快說！」革爾曼握着她的手說：「我最後一次問你：你願  
意不願意把那三張紙牌告訴我？」

伯爵夫人沒有回答。革爾曼仔細一看，原來她已經死了！

#### 第四章

一八〇〇年，五月七日。

你這個沒有道德和信仰的人！

——通信——

李渣恩喀坐在自己房裏，還穿着跳舞的衣服，怔怔的出神。她一到家，便把使女打發開了，急急忙忙走上樓去，心裏突突的跳得很厲害。她希望在房裏找着革爾曼，但一轉念，又希望他不來才好。踱進房門，張望了一回，沒有見他的影子，她證明他沒有來，心裏便放下了一半，深深感謝自己的命運。這時她回想起以前經過的情況來了；自從第一次在窗內看見那個青年後，不到三個星期，已經彼此通信起來了；因此那青年要求見一回面。

李渣恩喀只由幾封信上的簽字，知道他的名字叫革爾曼。但沒有同他面談過一次，不知道他這個人到底怎麼樣。至於他的來歷，她更不知道了。

——世上的事情真難說！托姆士基同柏林公主從前的感情多好？今天晚上他們竟不睦起來了。托姆士基要報復她，於是親熱李渣恩喀，同他跳舞——跳那波蘭舞。在這時候，他取笑他鍾情少年軍官的事，并告訴她革爾曼的許多笑話。李渣恩喀以為自己的秘密已被他知道了。

「這些你從誰知道的？」她笑着問。

「一個朋友告訴我的。他很知道你的事情哩。」托姆士基回答：「他是一個很著名的人物。」

「這位著名的人物是誰？」



「他叫做革爾曼。」

李渣恩喀沒有回答什麼，但是她的手腳冰硬了！

「這位革爾曼，」托姆士基接着說：「是一個最多情的人；他的容貌像拿破崙，他的精神像蔑非斯托非里……但是我想在他的良心上至少有三件罪惡……你的臉色怎麼這樣灰白？」

「我的頭痛……革爾曼對你說了些什麼——他那個人怎麼樣？」

「革爾曼同自己的朋友不甚合得來。他說，他要獨行其道……我看他很關心着你；朋友們談到你的時候，他非常留心。」

「他在那裏看見我來？」

「許是在教堂裏，在游藝會……誰知道哩！也許是在你房裏，當你睡」

熟的時候，因為除此以外……」

三位太太走來問他道：「你不願意嗎？」他們的談話被打斷了。

托姆士基所選上的婦女是柏林公主。他們失和不久，又同跳舞起來了。他倆的感情濃厚之後，托姆士基又把李渣恩喀拋到腦後去了。——李渣恩喀想接續打斷的談話，但是馬祖勒喀舞已完，老伯爵夫人要走了。

托姆士基的話，只有在跳舞場中所談的話，深印於李渣恩喀的腦中。托姆士基所敘述的革爾曼的爲人和她心裏所想像的竟一樣。她的情人的品貌和性情使她傾倒，又使她害怕。現在她又着玉臂，低着戴滿花的頭，垂在半裸露的胸前，坐着沉思。忽然房門開了，革爾曼走了進來。她大嚇了一跳。

「你在那裏？」她用驚嚇的耳語問。

「在老伯爵夫人的寢室裏。」革爾曼回答：「現在我要即刻離開你了：因為伯爵夫人已經死了！」

「我的天呀……你說什麼？」

「大概我是她致死的原動力。」革爾曼接着說。

李渣恩喀瞪着他。托姆士基的話：「在他的良心上，至少有二件罪惡。」在她心裏回想起來了。革爾曼排着她坐在窗前，叙述剛才經過的情形。

李渣恩喀吃驚的聽着他的話。她想，多情的書信，熱烈的愛情，大膽的要求……這些都不是真愛情！金錢——那是他所渴望的！不幸的姑娘現在做了謀殺主人的兇手的傀儡了……她哭得非常悲哀，如喪考妣。革爾

曼靜默的望着她哭，他的心也寸裂了。但是他的悲痛，不是因爲姑娘的眼淚，也不是因爲謀殺了老夫人，心裏難過；他所悲痛的只有一件：他希望發財的秘訣已經無人傳授了。

「你簡直是一個怪物！」李渣恩喀說。

「我並不願意她死。」革爾曼回答：「我的手槍也沒有子彈。」  
他倆都沉默無言。

早晨來了。李渣恩喀吹滅了蠟燭，蒼白的光線射進房裏來。她揉了一會哭眼，抬頭望着革爾曼。革爾曼坐在窗前，愁眉不展，好像拿破崙的像一樣。這副神情立刻激動了李渣恩喀的心思。

「現在你怎麼出去呢？」李渣恩喀說：「我想帶你走那秘密的樓梯，

但是，要經過伯爵夫人的寢室，我很害怕。」

「請你告訴我，那條道路，我就可以出去了。」

李渣恩喀站起來，從箱裏取出一把鑰匙，給革爾曼，告訴他那條路和那秘密樓梯的機關。革爾曼握住她的冰冷的、柔弱的手，親了一下，便走了出來。

他下了螺旋式的樓梯，又走進伯爵夫人的寢室。已死的老夫人硬僵僵的坐着，臉色蠟黃。革爾曼站在他面前，呆呆的望着，彷彿要想法子救甦來一樣。站了一會，走進書室，看見有兩扇門，便順着黑暗的樓梯下去。心裏覺得怪難過的。他一面走，一面想道：「就沿着這架樓梯，在六十年以前，也許有一個英雄的少年，穿着繡花的外套，戴着三角形的帽子，從房裏走下

這樓梯。現在那英雄的少年想早已消滅在墳墓裏了。但是他的老年的情人今天才死了……』

在樓梯下，革爾曼找着一扇門，打開鎖，穿過長廊，就到了大街上。

## 第五章

在這天夜晚，男爵夫人B.來我這裏。

她全身素服，對我說道：

「你好！顧問先生。」

——石維金波革——

在這驚駭的夜晚之後三天，早晨九點鐘，革爾曼到了舉行伯爵夫人

的喪禮的寺裏他雖然不覺得後悔，但是究竟鎮壓不住良心對他說：『你是謀殺伯爵夫人的兇手！』他雖然不相信宗教，但是他很迷信死伯爵夫人能够作崇他的生活。因此他決意參與她的喪禮，哀求她饒恕自己的罪惡。

教堂裏擠滿了。革爾曼分開人羣，鑽了進去，只見棺材放在一架華麗的棺罩裏，上面有一個天鵝絨的錦亭；死屍睡在棺裏，雙手交疊在胸前，穿一身白緞子的衣服。死者的家屬，僕人穿着黑紗外套，肩上披着花紋緞帶，手中拿着蠟燭，站在棺的兩旁。親戚穿着重孝——兒子，孫子沒有一個人哭，因為眼淚是要悲哀才能流出來的。伯爵夫人年紀這樣老了，死是當然的，而且她的子孫早已當她死了。一個有名的青年僧正演說了一番，他用

很動聽的言詞，叙述這位有德的夫人安謐的過去——這是他屢次參預喪禮的爛調的演說。

嚴肅的喪禮完畢了。死者的親屬首先對屍體行辭別禮。接着是無數的來賓，因為她在世時曾經參預過他們藝會。隨後是老夫人的家人。最後是老夫人同年的老太太，兩個使女扶着她。她沒有力氣鞠躬，只是落了幾點老淚，親了一下老伴的冰冷的手。革爾曼走上棺前，在冰冷的地上跪了幾分鐘，起來的時候，臉色灰白如死人一樣。他爬上棺罩，屈身在屍體上面……在這時候，他彷彿看見死者嘲笑的看着他，閃着眼睛侮辱他。革爾曼連忙退後，空蹙了一步，跌倒在地上。僕人上前扶了他起來。正當這個時候，李渣恩喀也昏倒在教堂門口。這些瑣事擾亂了莊嚴的喪禮好幾分鐘。



忽然在這些送殯的人叢裏聽見有很可注意的私語：一位高而瘦的御前大臣對站在他身旁的英人說：「那青年軍官是伯爵夫人的私生子哩！」英人冷笑道：「唉……」

這一天革爾曼整整忙了一天。他本是不喝酒的，可是這天午餐竟破了戒，喝了許多酒，爲的是想抑壓心裏的難過。但是酒不解真愁，他越喝，越激動他的心思。轉回家來，躺在床上和衣熟睡了。

他醒來的時候，已是深夜了。月光照在他的房裏。他看一看鐘，差一刻三點了。他睡不着了，起來坐在床上思想老伯爵夫人舉行喪禮的情形。

正在這時候，街上有一個人從窗口望了一望，立刻又走開了。革爾曼也沒有注意他。過了一會，他聽見前房的門開了，他以爲是他的馬弁喝醒

了酒，夜遊回來。但是他聽見套靴的足音很輕，不像他的馬弁的脚步聲。房門開了，一個穿身白色衣服的女子走了進來。革爾曼以為是他的老年的乳母，還怪她何以深夜來這裏。白衣婦人走到床前，革爾曼仔細一認，原來是老伯爵夫人。

「我違背了我的志願，來你這裏，答應你的要求。」她堅決的說：「現在我告訴你我的秘訣就是「三」「七」「一」，能使你贏錢。但是你只能賭一次，以後不許再賭！我饒恕了你嚇死我的罪過，希望你娶我的李渣恩喀……」

說完了，她輕輕的轉身走了出去。革爾曼聽見外間兒的門響，看見一個人又從窗口望了他一望。

革爾曼許久才定了神。他走去僕人房裏，他的馬弁正呼呼的睡在地板上。革爾曼把他叫醒來，但是他是喝酒醉了的，問不出什麼消息來。外間的門是鎖着的。革爾曼回到自己房裏，點燃蠟燭，記下他幻想裏所聽見的事實。

## 第六章

「等一會！」

——你怎麼敢對我說「等一會」？

「大人，我說等一會吧！」

兩種專注的思想，不能同時存在腦筋裏，正像物理學上兩個物體不

能同時占一地位一樣。在革爾曼的心裏，「三」「七」「一」的思想立刻把死的伯爵夫人的思想排擠去了。現在「三」「七」「一」永遠盤據在他心裏，並且常常說在口上。如果他遇見一個青年的女子，他就說：「你看，她多麼漂亮，竟像心形的「三」一樣！」如果人家問他：「現在幾點鐘了？」他就答道：「差五分「七」點了。」他看見一個胖子，他就想起像「一」「一」一樣。「三」「七」「一」在他夢裏變幻出許多形狀。「三」在他面前開着像神奇的花形；「七」顯着像高德人的門形；「一」變成了一個大蜘蛛。他一心一意總想要利用這個用大力得來的秘訣。於是打算請假到巴黎去旅行，在那裏有許多公開的賭館，一定可以博得自己的幸運。但是有許多事務牽着他，竟去不成。

在莫斯科有一個大賭局，爲頭的是一個有名的柴林士基。他一生的光陰都消費在紙牌桌子上。他的運氣很好，賺了百萬的財產。在他的賭局裏，有明亮的屋子，好手的廚師，侍候週到的僕人，因此大家都喜歡到他的賭局賭錢。現在他來到彼得格勒，有錢的青年們羣聚在他房裏。而且因爲紙牌忘了跳舞，寧願捨去獻媚的婦人，紙牌却不可不打。有一天納陸莫夫帶革爾曼到柴林士基的寓所去。

他們走過一排一排的華麗的房子，裏面擠滿了的賭客。每間房裏有許多清潔的僕人侍候着。將軍和樞密院的顧問也在場打牌，一般少年坐在天鵝絨的沙發上，吃冰激淋，抽煙捲。在客廳裏，二十多個賭客圍着一張長桌，擁擠着賭錢。主人管理出入的籌碼。他是一個六十來歲的老人，容貌

非常莊重，頭上滿了的銀色的白髮；他的豐滿的清冷的臉龐顯出他的心腸很慈善；眼睛閃閃發光，一望而知他是一個性情溫和的人。納陸莫夫介紹革爾曼給他。他親熱的握了一握革爾曼的手，請他不要客氣，接着繼續分牌。

柴林士基分完牌，停一會，等着賭家整理好自己的牌，記着換牌的張數，很恭敬的聽他們的問話。換牌的時候，他放正紙牌的角邊，不使旁人瞧見，謹慎的遞給賭家。一牌打完了，他又洗牌，預備分配。

「你願意我入局嗎？」革爾曼從一個打着牌的胖紳士的背後伸着手說。

柴林士基微笑了一下，鞠了一個躬，彷彿表示允許的意思。納陸莫夫

笑着慶賀破了賭戒，希望他得着一個幸運的開始。

「賭孤注！」革爾曼用粉筆在牌背寫了數碼說。

「多少？」莊家睜了一眼說：「我看不清楚。」

「四萬七千！」革爾曼回答。

滿屋的人聽了這句話，登時轉過頭來，各人的眼光都注視着革爾曼。

「他瘋了！」納陸莫夫心裏暗想。

「我告訴你！」柴林士基帶着吃驚的微笑說：「你太賭得大了；我們

這裏沒有一個賭過一次二百七十五盧布的。」

「什麼？」革爾曼說：「你不許賭這個數目嗎？」

柴林士基鞠了一個躬，表示同意的樣子。

「我有一句話我先聲明。」他說：「我們雖然是很相信得過的好朋友，但是爲賭場的規矩和便利計算起見，請你把現金拿出來，放在你的牌上！」

革爾曼從口袋裏取出銀行的鈔票，交給柴林士基。柴林士基連忙數了一數，就放在他的牌上。

柴林士基動手分牌……右面翻出一張「九」，左面是張「三」。「我贏了！」革爾曼翻起自己的牌說。

賭徒們咕嚕的私語起來了。柴林士基皺了一下眉頭，一會又轉了微笑。

「你要即刻算清嗎？」他問革爾曼。



「隨便你吧。」革爾曼回答。

柴林士基從口袋裏取出鈔票，登時付清了給他。革爾曼接了錢，便離開了桌子。納陸莫夫簡直嚇呆了。革爾曼喝了一杯檸檬，便回家去了。

第二天晚上，革爾曼又到柴林士基那裏。主人正在分牌。他走到桌前，賭友立刻找個位置給他。柴林士基莊重的對他鞠了一個躬。

革爾曼等到第二次分牌時，拿了一張牌，就把自己的四萬七千盧布和昨夜所贏的統統放在牌上。

柴林士基又接着分牌……右面是一張「僕役牌」，左面是一張「七」。

革爾曼翻起自己的牌，顯示他的「七」。

所有的人都驚嘆的了不得。柴林士基真倒霉了。他立刻拿了九萬四千盧布給革爾曼。革爾曼不動聲色的接收了；放進袋裏就走了。

第三天夜晚，革爾曼又在桌旁坐着了。所有的人全等着他。大將軍和樞密院顧問都放下自己的牌，看他們的大注的賭。青年的軍官從椅上跳了起來。僕人聚積到客廳裏。大家圍着革爾曼。其餘的賭客都放了自己的牌，焦急的等候他們的結果。革爾曼站在桌旁，準備和柴林士基作最後的賭賽。灰白的臉色的柴林士基仍舊微笑着。柴林士基洗完了牌，革爾曼拿了自己的牌，把鈔票放在牌上。這好像決鬥一樣，四面都寂靜着。

柴林士基雙手顫抖着分牌……右面翻出幾張「鑰形的王后牌」，左面是一張「一」。

「一一」贏了！革爾曼喊了一聲，便翻出自己的牌。

「你的「鏟形的王后牌」輸了！」柴林士基溫和的說。

革爾曼驚跳起來，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張「鏟形的王后牌」。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並且不明白何以發生了這個錯誤。

在這個時候，「鏟形的王后牌」彷彿向他睜眼而微笑。這個情狀很感動了他……

「老伯爵夫人！」他驚嚇的大聲喊道。

柴林士基把贏得的鈔票放進袋裏。革爾曼木雞似的站着，一動也不動。他離開牌桌之後，嘈雜的談話喧譁起來了。「這場賭真痛快！」賭客們同聲的說。柴林士基重新洗好了牌，照舊繼續賭下去。

※

※

※

※

革爾曼瘋了。他們把他送進俄布霍夫士基醫院，住在第十七號房間。他不能回答什麼問話，口裏只喃喃的說：『三，七，一，錐形的王后；三，七，一，錐形的王后……』

李渣恩喀嫁了一個很有愛情的少年丈夫。他在部裏服務，有許多的進款；——就是從前老伯爵夫人的管家的兒子。

托姆士基後來陞了騎兵大尉，與柏林公主結了婚。

——完——

## 別爾金小說集跋

現在我們搜集了別爾金的幾篇小說，刊一專集，發表於世；我們爲要負出版的責任，僅將這位著作家的小傳附於他的作品之後，以資讀者容易了解他的思想和行狀。馬利亞阿歷克奢耶夫納特拉非李納亞是著者最親的女親戚，而且就是他的繼承人。我們本想問她要些作小傳的材料，可惜她也同我們一樣，不知道死者一點行狀。但是她告訴我們有一位伊凡彼得羅微支先生很知道作家平生的事迹，可以寫信去請教他。我們聽了她的話，果然接得了一封令人很滿意的回信。現在把他的原文發表出來，并沒添刪一個字。這封回信真是一些忠實的，珍貴的，并且很完滿的傳

## 記的材料

跋

我的敬愛的先生：

昨天——二十三日——奉到你十五日寄的信，很歡喜！你說，要我把已死的著作家伊宛彼得微支別爾金的生辰，死日，官職，家庭情形，性情……詳細的報告給你；他是我的忠誠的朋友，最親近的鄰人，我很願意滿足你的厚意，一一報告你。但是，我的敬愛的先生！這些事迹都是從他的談話和我的觀察所能記憶的得來的；不詳不盡之處，諒所不免，請你原諒！

伊宛彼得微支別爾金是一個小說作家。一七九八年生於郭留興羅村。父親彼得伊宛諾微支別爾金是個陸軍少佐；人品忠

厚而且斯文，娶特拉非李納亞的女兒撒拉革伊喀夫李諾夫納爲妻。她也是同她的丈夫一樣的忠厚。少佐家裏本不殷富，但持家節儉，還平平的過得去。他們的兒子從村裏吏寺受些初等教育。但這位作家，別爾金，讀書很用心，並且最喜歡研究俄國文學。他創作的基礎，已於這少年時代樹立了！一八一五年，少佐把他送入步兵團服務；（日期記不清楚了）一直到一八二三年，少佐夫婦同時死了，他才不得不辭了職，回到世襲產業的郭留與羅村。

別爾金掌管家產之後，因爲他少不更事，而且心地慈厚的緣故，不久產業蕩去了一大半，並且他雙親創設的家規，也衰微了。

他手下的農民一見地主簡直像個傻子，人人都樂得欺負他。這位青年地主沒有法子管束他們，只得把全家家務委托一個管倉庫的老女人掌管。因為她很會說故事，所以得了主人的信仰。但是這個老婆子蠢極了；從來不會辨別二十五盧布和五十盧布的紙幣。農民一點也不怕她；她就是他們的教母。農民們選出的村長，也縱容他們一致的欺騙主人，並且常發生種種過分的要求；所以別爾金竟被逼迫把貴族的農業取消了，而派極輕微的租稅。農民們利用主人的心地慈軟，在頭一年，他們便要求他特別減租；過了幾年，他們只納三分之一；最後，他們便把胡桃、覆盆子等物納作三分之二的租稅；並且還有短租的。



我是別爾金父親的好朋友，應當教訓他的兒子，使他恢復從前的家規。有一天，我帶了幾本家政的書，走到他家裏，把那騙子村長叫來，當着別爾金面前，申斥了一頓。起初，主人很注意我的舉動，彷彿要勵精圖治的神情。我把他的家務詳細考察起來，發現在這兩年內，農民的人數增加，而家禽和家畜的數目反特別減少。別爾金知道了這點消息，便自滿了，不更聽我的話了。就在當時，我把騙子村長嚴厲的審問一番；那知道別爾金毫不理牠，在自己坐椅上大聲打起鼾來了。我見他這個孺子真不可教；從那時起，便不干涉他的家務，任他自己處理。

但是這回事情沒有破壞我們一點友誼。我很可憐他的怯懦

無能，却不能爲力，只得忠誠愛護他罷了。至於他呢，他很尊敬我這一把年紀，并且誠心的愛我；便是到他臨死的時候，還每天和我會面，佩服我的平常的談話。雖然我們的思想，品性，習慣，彼此不相合，却是我們的交情日益親密。

別爾金一生的生活，過得很適度；既不奢華，又不吝嗇。我從來沒有見他發過一回酒興。（這在本地可以算是空前的！）他很帶些女性的色彩，但沒有像姑娘一般的羞怯。

別爾金創作的小說很多，除了在你信裏說及的以外，還遺下許多文稿：一部分在我這裏，一部分被他的管倉庫的用來做家中各種的需要。去年冬天，他家傍屋的窗戶通是用他未完稿的

小說稿紙裱糊的；那些小說似乎是他第一次的嘗試。據他自己說，他所做的小說，大半是的確從別人聽見之後，才寫的。但是小說裏人物的名字，是他自己想像出來的；至於村名和鄉名是借用附近的鄉村的；這並不是含有什麼惡意，只不過因為他的想像力缺乏罷了。

一八二八年秋天，別爾金得了感冒瘧疾；後轉熱病而死。雖然城裏高明的醫生都請到了，究竟醫不了他的命。他享壽三十歲；葬於郭留興羅村教堂裏，他雙親的墳旁。

別爾金是中等身材；雙眼作灰色；頭髮作金黃色；鼻樑筆直；面貌白而瘦。

我的敬愛的先生！這就是我的鄰人的生活情形，官職，性情的  
大略了！但是如果你用得着我這封信時，請你千萬莫提我的名  
字！我雖然極敬愛著作家，但是以我的身分，我的年紀而論，我是  
很不重要的脚色，而且不配加入的！

一八三〇，十一，十六，於臬納拉多瓦村。

我們非常感謝這位先生：他把這些重要的材料供給給我們，完成了著  
作家的小傳。這是多麼可喜的事！現在我們敬納他的意見，不宣布他的姓  
名出來；只希望讀者批評，賞鑑上面發表的幾篇小說——別爾金的創作。

——完——

這九篇小說是普希金托名別爾金發表的。他把牠們收集起來，刊一專集，名爲別爾金小說集。——自己在集後作了一篇別爾金小說集跋，描寫別爾金的人品。他所以要托假名發表的緣故，是因爲當文網深嚴，想避開當時人的批評。

一九二四，九，五。譯者附誌。

22

10

普希金小說集正誤表

二	六	沒有了	沒有馬了
七	三	綬帶着	綬上帶着
一七	三	通他的	通報他的
四四	一	若是	若要
四四	八	東西方	東方
四八	七	順指揮	順着指揮
五四	七	看不出	看出
六二	三	兒好	兒子好
八五	五	婉婉	委婉
九二	一〇	我妻	我的妻
一一三	四	平日冷	平日的冷
一二八	二	板供	板上供
一二九	一〇	帶銅	帶着銅
一三〇	四	是難的	是很難的
二二七	六	表情	表情
二四一	四	困主	困的主
二四一	八	獵的	獵狗者的
二四二	三	切才都	切都
二五六	一〇	捧出去	攆出去
二七七	四	者說	者——說
二八〇	一	放在	放進
二八〇	六	亞當	安當
二八一	三	亞當	安當
二八一	四	亞當	安當
二八一	五	亞當	安當
二八一	七	亞當	安當
二八一	一〇	義思	意思
二八一	一〇	亞當	安當

一三一	五	近我	向我	二八二	二	燭)	燭)
一四九	二	彷彿	彷彿	二九四	三	家教師	家庭教師
一四九	一〇	苦哉	苦了	三〇一	二	一消息	一個消息
一五二	五	蕎麥哪	蕎麥哪	三〇六	八	會到特	會特
一五四	七	音尾	音字	三〇八	一〇	基	基的
一七五	九	隨他	隨牠	三一四	六	新聞	奇事
一七八	三	材并兼	材兼	三二二	九	義思	意思
一八七	四	覺得很	覺得很	三二五	九	她可怕	她的可怕
一九五	三	人與主	人或主	三五二	一〇	不過祖	不過是祖
一九六	六	己老友	己的老友	三六五	五	好	好
一九七	七	驚訝	驚訝	三六五	一〇	苦委	苦和委
一九九	三	獵的	獵狗的	三六七	一	有的都	有的人都
二〇〇	二	獵的	獵狗者的	三八〇	七	曼開	曼打開
二一二	五	根	跟	三九五	八	親戚	親屬
二二三	四	汗	汗	三九六	四	們藝	們的游藝
二二三	三	深毛的	龍毛的	三九七	一〇	喝醒	喝醉
二二四	一〇	不是安得列伊的代理人	安得列伊又有代理人	四〇六	五	聚積	聚集
二二七	六	他容貌	他的容貌	末頁	三	當文網	當時文禁



上海  
亞東圖書館印行

白話文的模範  
新智識的淵泉

吳虞  
文錄

獨秀  
文存

胡適  
文存

洋裝兩冊……………定價二元八角

平裝四冊……………定價二元二角

洋裝兩冊……………定價二元七角

平裝四冊……………定價二元一角

胡適之先生序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五分

中學適用的  
教材和參考書

▲高中適用 **中古文學概論**

徐嘉瑞編 定價三角五分

▲初中適用 **國文作法**

高語罕編 定價八角

▲初中適用 **中國語法講義**

孫復工編 定價三角五分

▲初中適用 **白話書信**

高語罕編 定價八角

▲高初中參  
考適用 **虛助詞典**

施括乾編 定價二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新 十 詩 種 集

嘗試集……胡適著……定價四角五分  
 草兒在前集……康洪章著……定價五角五分  
 河上集……康洪章著……定價二角五分  
 冬夜……俞平伯著……定價六角  
 西還……俞平伯著……定價六角五分  
 蕙風……汪靜之著……定價五角  
 渡河……陸志章著……定價四角五分  
 流雲……宗白華著……定價二角五分  
 胡思永的遺詩……定價三角五分  
 一九二一年新詩年選……北社編……定價五角

上海亞東圖書發行



代表一個時代的  
神學的精文

全有胡適之先生的考證傳叙或引論  
有的有錢玄同先生的序  
有的有陳獨秀先生的序

水滸續集	鏡花緣	三國演義	西遊記	儒林外史	紅樓夢	水滸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洋裝四冊一元七角	洋裝四冊一元六角	洋裝四冊二元八角	洋裝四冊一元五角	洋裝二冊一元三角	洋裝六冊三元三角	洋裝二冊二元八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

OM同人組織的文藝刊物

我們的七月

一九二四年

定價五角

內有論文，小說，詩，歌劇，小品，札記，通信等；并載有珂羅版印俞曲園先生精楷贈內的詩扇及豐子愷先生漫畫。文稿概不署名，文責公同担任；出版是不定期的。現由OM社委託本館發刊；用瑞典紙印，封面係豐子愷先生所畫，甚為精美。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 崔東壁遺書

出版預告

▲考信錄卅六卷

▲雜著及文集十八卷

▲佚文傳記評論序文約十萬言

胡適……序文  
顧頡剛……點標

崔東壁先生（述）對於中國古史有摧陷擯清之大功，考信錄一書爲千古不朽之作。惟其遺書流傳甚少。現由本館請顧頡剛先生重加校勘，標點分段，并逐段加以標題，使讀者開卷了然。至關於崔氏之佚文傳狀及歷來學者對於崔氏之評論，亦由胡適之先生及顧先生盡力搜求，裒然成帙。又由胡先生覓得最早刊本數種，詳爲校勘。凡欲治中國史學者，不可不讀。

上海亞東圖書館啓

## 胡適之先生著的書

(書名)	(出版處)	(定價)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商務……	\$1.20
胡適文存……	亞東……	\$2.20
胡適文存二集……	亞東……	\$2.40
先秦名學史(英文)……	亞東……	\$1.20
章實齋年譜……	商務……	\$0.30
嘗試集……	亞東……	\$0.45
短篇小說……	亞東……	\$0.30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申報館……	\$0.40
五十年來世界之哲學……	申報館……	\$0.30

總發行所：上海各該館

分售處：各省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普希金小說集(全)

每册定價洋七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譯者 趙誠之

印刷者兼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2112  
10/1/24

8748

